



我为什么皈依伊斯兰教？

# 新穆斯林故事会



阿里·阔赛 编写



宗教事务部出版社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出版物：1541

宗教文学：345

编辑：

法提赫·库特 博士

策划者：

罗葛曼·阿斯兰

翻译：

秦丽

审译：

麦尔彦

设计：

吾谷尔·阿乐腾托普

宗教事务最高委员会决议：

06.06.2018/28

ISBN : 978-975-19-7043-5

2018-35-Y-0003-1541

证书编号：12931

2018年，伊斯坦布尔 第一次印刷

印刷厂：

Çağlayan A.Ş.

+90 232 274 22 15

©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出版

联系方式：

宗教刊物出版总局

外文图书管理局

Dini Yayınlar Genel Müdürlüğü

Yabancı Dil ve Lehçelerde Yayınlar Daire Başkanlığı

地址：Üniversiteler Mah. Dumlupınar Bulvarı

No:147/A 06800 Çankaya-ANKARA/TÜRKİYE

电话：+90 312 295 72 81 - 传真：+90 312 284 72 88

e-mail: yabancidiller@diyanet.gov.tr



---

我为什么皈信伊斯兰教？

# 新穆斯林故事会

---



阿里·阔赛 编写

秦丽 译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出版社

## 目录

序言 .....	7
查理斯 Charles .....	9
穆罕默德 Muhammed .....	13
汉姆扎 Hamza .....	17
法蒂玛 Fatima .....	20
玛格里特 Margaret .....	23
希拉勒 Hilary .....	26
哈蒂嘉 Hatice .....	29
穆罕默德·尔萨 Muhammed Isa .....	31
弗阿特 Fuat .....	35
优素福·阿里 Yusuf Ali .....	39
阿伊莎 Aişe .....	42
苏麦耶 Sümeyye .....	45
莱拉 Leyla .....	49
吾姆·古丽素姆 Ümmü Gülsüm .....	52
马利克·穆罕默德 Malik Muhammed .....	55
默尼卡 Monika .....	58
萨菲耶 Safiye .....	60
约翰 John .....	63
朵罗斯 Dorothy .....	66
凯特 Kate .....	68
布雷恩 Brian .....	70
格洛丽亚 Gloria .....	73
保罗 Paul .....	76
易卜拉欣 Ibrahim .....	79

哈利勒 Halil .....	82
贾米里 Cemil.....	86
布鲁斯 Bruce.....	89
阿日娜 Arina .....	93
艾哈迈德 Ahmed.....	98
伊布拉音·卡莱松 Ibrahim Karlsson.....	104
拉冉女士 Miss Lara .....	108
吉姆·克林宁 Jim Clinging.....	112
阿卜杜勒阿齐兹 Abdulaziz.....	114
耶赫雅 Yahya .....	116
杰米莱 Cemile.....	119
阿里·克里斯楸 Ali Chrispin.....	122
莎容 Sharon .....	126
乎达 Hüda.....	130
凯瑞麦 Kerime .....	140
穆萨·赛里曼 Musa Selman .....	146
优素福·伊斯拉姆(凯特·史蒂文斯) Yusuf Islam (Cat Stevens).....	150
罗伯特 Robert.....	157
肯奈斯 Kenneth .....	161
格瑞斯 Grace.....	167
阿布杜萨拉姆 Abdüsselam.....	172





## 序言

尊敬的读者们：

现如今，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战争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新媒体舆论时代，不幸的是，在这场舆论战争中受到伤害最多的是我们穆斯林。在一个我们感到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里，我们期待着别人可以更真实地认识穆斯林的时候，非常遗憾的是负面形象却一直伴随着我们。有些不能代表伊斯兰的东西，在这个发酵的媒体化时代里，很快地会转变成不实的信息，然后转嫁给伊斯兰。这个转变的中心轴就是我们一直想与之合作的西方世界。

从1980年到今天这种负面形象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在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变得更加明显，但有一种东西始终没有因为这个形象而被影响，那就是《古兰经》，全能的安拉说：“我确已降示教诲，我确是教诲的保护者。”（石谷章15：9）西方世界和《古兰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事实上不一样，不管形象有多么负面，在西方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却愈来愈多，而将这些人引向伊斯兰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古兰经》。

对于这些人来说，《古兰经》是一本揭开世间万物存在的奥秘，讲解我们被创造的意义以及生活的意义，并且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规定明确的界限的书。跟我们这些传统的穆斯林



相比，《古兰经》对于那些生活在西方世界新入教的人更加有意义，因为他们早就厌烦了原来的宗教为了满足人一时的私欲而任意改变原来既有的规则，无限制的降低底线。

通过这本书，你们将会了解到《古兰经》是西方人加入伊斯兰的重要因素。在此书中介绍了当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选择伊斯兰教的原因。其中一部分故事来自于在英国上学的博士生的真实故事，其他则来源于刊登在各种报纸和杂志以及互联网上的故事。基于社会科学访谈方法的研究规则，确保被访谈人的隐私，因此在你阅读的故事中，有些故事将不署真名。

此书原文为英语版本，这些故事被马尔马拉大学伊斯兰学院的两位研究生阿依多安·阿日（Aydoğan Arı）和优素福·卡拉布鲁特（Yusuf Karabulut）翻译成土耳其语。这本书由负责宗教事务的部长麦哈迈特·阿依丁（Mehmet Aydın）先生和宗教事务局长阿里·巴达克吾力（Ali Bardakoğlu）先生以及他的助理麦和麦特·古尔麦兹（Mehmet Görmez）先生支持出版，他们为此提出了建议和贡献，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马尔马拉大学伊斯兰学院教授阿里博士

Prof. Dr. Ali Köse



有一天，如果有人对我说：“你将会成为一个穆斯林，  
你的生活将会改变”，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查理斯 Charles

我出生于英国牛津郡一个基督教家庭，我是家中的长子。我的家人从没去过教堂，但一直按照基督教的生活方式生活。十四岁时父亲去世了，我作为家里的长子，承担起了照顾兄弟们的责任。没有生活方向的我顺理成章的也就成为了基督徒，如果在那一年，一个人对我说：“你将会成为穆斯林，你的生活将被改变”，我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当我14岁时，我辍学回家，开始在一个农场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我十八岁时被征召入伍。我首先被派往德国，然后被派往英国统治的巴勒斯坦。当时这个任务直到1948年，我成为一名驻留在巴勒斯坦的士兵，我知道巴勒斯坦是耶稣曾经生活的地方。不管怎样，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被偷袭了，但我们不知道是谁做的，我想尽快离开这里。实际上，这里将是我在世界上去的最后一个地方了，二十一岁时，我退伍回到英国。

在1973年，母亲去世了，同时我也更多地开始对宗教进行思考。当时我是一名基督徒，我一直向上帝祈祷让我走上正确的道路。1975年，命运把我带回到巴勒斯坦。基督教徒告诉

我，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家乡，就像所有的西方人那样我得到的信息是犹太人在以色列被阿拉伯人围攻，西方媒体舆论灌输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思想。因此我打算去以色列支援犹太人对抗阿拉伯人。我在名为‘The Jerusalem’（《耶路撒冷》）的报刊上找到了一份在特拉维夫的工作。我到了特拉维夫工作三个月后，因为我没办法和犹太人交朋友，所以我决定回英国，但是当飞机开始起飞时，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回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回到英国后，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但内心一直告诉我：“回到以色列！”于是一年后我又回到了特拉维夫。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决定回到英国。这次，我没有抱怨和我一起工作过的犹太人，但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当我上飞机时，听到同样的声音：“你错了，留在这里！”最后，我回到了以前在英国工作过的一家建筑公司担任检查员，但我不知道如何使内心的这种奇怪的感觉消失。

一年后，我收到了以色列一位朋友的来信。他说：“如果你再来以色列的话，不要去特拉维夫，你去一个名字叫kibbutz的小城镇。”我再次回到了以色列，这次我去了朋友说的kibbutz的小城镇，但我面对的这场运动中的敌人——巴勒斯坦人，他们正在为犹太人建造定居点，我不得不面对他们，因为我要进行施工检查。他们为了能养家糊口在犹太人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然而犹太人是企图灭绝他们的。当我看到这一幕时，我好像成为了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友好地欢迎我，对我很热情，我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然而他们是知道我来这里的目的，我是为了帮助犹太人来到了以色列，但他们对我仍然非常好。我在想“现在，这些人是我的敌人，我要不要杀死他们，然后坐飞机逃跑？”然而偏见逐渐消失，我与巴勒斯坦人的友谊迅速增加。

有一天，一名巴勒斯坦建筑工人邀请我到附近的一个巴勒斯坦村庄，人们坐在大门前，喝着茶，我们每经过一所房子，主人都邀请我们，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最后我们来到一所房子，这个家里虽然看起来很穷，但是他们拥有更加高尚的精神能量。他们用茶和饼干招待我们。家里有一个五岁的孩子，他安静地坐在我的对面。过了一会儿，当我们站起来，要准备离开时，小男孩走向我们，站在我面前用阿拉伯语说着一些话，当然，我什么都没听懂。带我去的那个巴勒斯坦人说道：“这个孩子的名字叫优素福，他说他想要一个晚安吻”。这一刻世界都静止了，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是的，我现在已经开始喜欢这些人了，但我怎么吻他？我无法想象，我像是静止了，这个穆斯林孩子怎么会想要我，一个英国人的吻？

这是我无法描述的东西。这时我自己跪在地上。我像是变得和阿拉伯人一样，我拥抱优素福的时候，我们看着对方。我搂着优素福，紧紧的抱着他，然后我吻了他。从那一刻开始一切都改变了。我感觉像是一瞬间爆发了一样，我开始流泪，优素福在我怀里。我开始哭泣。我请求上帝原谅我，同时觉得上帝接受了我的祈求。因为我耳边有一个声音：“你属于这些人！他们是你的人，这些是你的人！现在这里不是以色列，而是巴勒斯坦”。我开始换个角度看待这一切，我像是重生了一样。从现在开始，这些人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这里吸引我的不是帮助犹太人，而是寻找我的归属，我哭了一会儿，全家人都和我一起哭泣。每个人都意识到一些不同寻常，那晚是一个新的开始，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开始。

为了认识巴勒斯坦人，我一个星期去那个小城镇两三次和他们交流，我认识这个小镇的每个人。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和订婚，我现在成为了村庄的一员，但我们不是在谈论宗教。他们没有和我谈论伊斯兰教。我认为他们害怕我会拒绝。他们不是用言语告诉我伊斯兰教而是用行动传播伊斯兰。我开始接触伊斯兰教并学习它。现在，安拉开始引导我，通过这些穆斯林的行为，我爱上了伊斯兰教。我为什么来到这里，发生了什么？现在我了解了真相，发现了真相。

这一切使得犹太人对我非常不满意，因为我常常与巴勒斯坦人在一起，跟他们密切交往，犹太人对此很生气。有一天两个警察把我带到警察局审问。实际上我来以色列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犹太人，可是现在被犹太人驱逐出境了。我回到了英国。我还没有念作证词，不是一个穆斯林，但我现在感觉英国对于我就像陌生的国家一样，在精神上我陷入了痛苦、挣扎，我想念那些和我志同道合的人们。我决定在英国寻找穆斯林，因为我所在的地区没有穆斯林，我开始接触一些穆斯林组织并加入了穆斯林团体。在不久之后，我念了作证词从基督教回到了伊斯兰的怀抱。



在我未遇见穆斯林之前，只读了《古兰经》的我，  
成为了穆斯林

穆罕默德 Muhammed

我的母亲信仰长老教会，而我的父亲是一个与英格兰教堂有关系的人。我的家人与宗教的联系并不太多，我在七、八岁的时候，他们有时带我去参加教堂里的仪式，但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一方面牧师说星期天是休息日(安息日)，另一方面我的家人迫使我去“周末学校”(在教堂里教授基督教课程的培训班)。

我相信自己是有信仰的人，我也确信上帝的存在，但是我质疑这个信仰当中的宗教教律是否正确？在我的认知里伊斯兰教是错误的，穆罕默德通过收集犹太人的故事写下了《古兰经》，我常常用穆罕默德主义代替伊斯兰这个词汇。

11岁的时候我的父母离婚了，我由母亲抚养。我14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我又回到了爸爸身边，我开始学习更多的宗教知识，寻找我生活的方向。当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决定成为一名神职人员并走向上帝带给我的道路。我在教堂报了名，在一个传教机构当了一年的志愿者，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后来我进入了神学院，将来想成为牧师或宗教老师。在这时我向上帝保证我会做正直的人，因为一个神职

人员就像一个牧羊人，不仅仅是对自己，还要对其他人的负责。毕业后，我选择了做教师，我与教会的关系非常好，我甚至留在教堂度假。

上大学的时候我学习希腊语版本的《圣经》，因为我读过的《圣经》有不同的版本，所以我开始意识到一些事情，但我那时候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后来当我进一步研究，我发现年代越久远的《圣经》，它的内容越是接近教义，而年代越接近现代的《圣经》，内容越是被添油加醋。而这个发现，将会对于我以后的一段时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我的教学生涯的前几年，一个新学期开始，老师们被分配去给准备参加大学考试的学生教授宗教课程，我被分配去教授《路加福音》与伊斯兰教的课程。在我上大学时，我没有上过任何关于伊斯兰教的课程，所以我没有准备关于伊斯兰教的课程。为了节省时间，同时也为了学习一点伊斯兰教的知识，我先讲了《路加福音》。但是作为老师必须以身作则，首先我必须学会，我在没有准备太多关于《路加福音》资料的情况下，加上自己仅有的知识写了一篇关于《路加福音》的注解。我试图客观地进行深入研究，当我努力理解《圣经》讲什么的时候，我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看了一些不同的注解和批评的文章，我发现关于耶稣的诞生和童年的内容，路加福音和马克福音都有记录，但是相对起来路加福音的记录比较薄弱。耶稣的教导是很伟大的，他鼓舞人的精神并给人们带来力量。但是在《圣经》中记录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些故事，四大福音尤其是《路加福音》，正文内容记录比较薄弱，不全面。例如：关于保罗写的圣餐（面包和葡萄酒礼仪）仪式早于四大福音，四大福音的作者完全是抄袭保罗的内容，事实上耶稣的死亡与他为拯救人类而牺牲自己这些内容，四大福音也没有任何

记录。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保罗自己编写的，而路加福音的作者，他们将这些内容复制到自己的作品中。因此，在我对比原文的这些错误后，所得出的结论是：耶稣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也不是上帝。（此时，我还不知道伊斯兰教是如何讲述这件事情的。）他是受到了上帝的启示，是人类的使者，但我找不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因此，我有两个基本的结论，耶稣没有神性，他也不需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这些依旧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因为，如果你一直按照基督徒的传统被培养，当你阅读《圣经》时，有些东西可能会让你感到奇怪。但下意识的会继续习惯于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是象征性的。你可以把《圣经》中的一切都看作是毫无逻辑的，但即便这样，你内心的信仰让你相信上帝是真实存在的。理解《圣经》的唯一办法是接受它的一切，会像被洗脑了一样，虽然无法理解它，但仍然会认为它是一种象征。

在这之后我开始准备关于伊斯兰的教学内容，我拿到了一本《古兰经》译本，首先我想看与耶稣有关的经文，我找到的内容让我感到震惊，这些关于耶稣的经文来自安拉，耶稣并不是上帝。我自己开始思考，这是非常有趣的，我发现《路加福音》讲述的事和这本书里也有相似的内容，如果穆罕默德是《古兰经》的作者，他怎么会知道呢？今天我知道了，因为有找到古代资料的机会，但他没有这样的条件去找古代资料，另外穆罕默德是个文盲，不知道读和写。

我决定像评论《路加福音》一样写了一篇《古兰经》的评论，我打算挑战《古兰经》，其实《古兰经》已经发出接受世人挑战的信息：“如果你们怀疑我所降世给我的仆人的经典，那么你们试拟作一章，并舍安拉而祈祷你们的见证，如果你们是诚实的。”（“黄牛章”2:23节）我从头到尾非常仔细的读了《古



兰经》。我也写了几页的评论，但我做不到（我隐藏他们，到今天我依然保存着，但我没有把它们展示给任何人，因为这是令人感到羞愧的、无聊的评论）。在这个时期，我发现了一个事情，我们在阅读《古兰经》时遇到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又找到它的答案，但是我把同样的方式运用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我面对一个问题去寻找答案时，我又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当我更努力的研究《古兰经》时，我明白了《古兰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我面对的是一本天启的经典，我明白了它是安拉的言辞，这次我能做到的只是服从它、相信它。我从一个不认识任何一个穆斯林，到只阅读了《古兰经》的情况下，成为了穆斯林。



## 消息中的真理

汉姆扎 Hamza

1973年我在伦敦出生。我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是他们没有结婚。我对自己的爸爸很陌生，很小的时候爸爸抛弃了妈妈。妈妈说她是基督教徒，实际上，她一点也不知道宗教方面知识，而且我从来没有看到她做过任何与宗教相关的事情，宗教在我的成长中没有任何影响。在学校里我也从来没有学习过相关的知识，这就是在社会中的成长，我只学到了人类如何生活与工作。事实上我去过两次教堂，但我从来不信尔撒是上帝或者他是上帝的儿子。

后来我看了一部关于伊斯兰教的电影，名字叫《使命》，这是在伦敦一个影像店工作的朋友给我的，他是一位穆斯林，但是他没有按照宗教的方式去生活。我把那部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在我看电影的时候，突然内心的某个东西像是被唤醒了，我试图告诉自己，我要先确认它的内容正确与否，然而我内心已经明白这是正确的。我开始观察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我认识一些在伦敦生活的穆斯林，这些年轻人宗教的知识了解并不多，但至少他们会说：“我确信安拉，我确信穆罕默德”，之后我又看了Cat Stevens (Yusuf Islam)制作的一个节目，从这里我明白了伊斯兰教才是正确的宗教，他们所说的都是正确无疑，我

在思考要不要加入这个宗教，我阅读了《古兰经》中的一些经文，同时也研究了关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经常想人为什么要相信上帝。我改变宗教信仰是因为上帝；我该如何接近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有了去了解上帝的渴望。我去了清真寺，在学习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伊斯兰教相关知识的时候，上帝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伊斯兰教对我来说开始变得合乎情理，很快我就可以成为一个穆斯林了。关于这件事情，这个时候我并不知道需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去找谁，我第一次去清真寺之前，我认为他们每个人都会讲阿拉伯语，然而最后的时候，我去到清真寺里念了归信词，那一天，去清真寺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最后从清真寺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就像是变了个人，我想我的社区已经不是英国社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在英国的每一天接受伊斯兰教并且成为穆斯林，不管是一个月或者一年，但在最后，我获得了不一样的感觉。

在我生活的社区里，人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属于阿拉伯人的宗教，一些人认为阿拉伯的穆斯林和印度的穆斯林信奉同一个宗教，关于穆斯林他们没有任何的想法，认为穆斯林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这个时候，语言的差异也是导致这种想法的原因，穆斯林说：“Allahu akbar”（安拉至大）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认为这是愚蠢的意思，他们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是“安拉至大”。在了解伊斯兰之前，我的生活离宗教很远，我没有为安拉做过任何事情。别人在说安拉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就是上帝的意思。在我生活的社区里，他们从来没有教授过任何有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人们在工作、睡眠和饮酒等错误的生活方式中产生了

迷茫。不只是伊斯兰教，所有的宗教当中都劝诫人们不要做坏事，从教育来看在这个方面并没有正式教授任何东西，仅仅教授了我们人类是猿猴的后裔这样荒谬的理论。很遗憾的是，人类相信进化论却不相信造物主。进化论背离了造物主的信仰。就算如此，英国的教堂里依然向人们传播进化论，没有给青年人教授任何宗教上的知识。因而导致了整个群体对造物主没有任何认识，只渴望追求今世的生活。

自从我念了清真言后，我远离了伊斯兰教所禁止的一切。实际上在未成为穆斯林之前，因为我是素食主义者所以我也不吃猪肉。但是错误的认识导致我还继续喝酒。新的皈依者都会无意中喝酒。喝酒时我谈论上帝，却没有意识到这是罪恶，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人告诉我喝酒是错误的。在成为穆斯林之前，我是这个群体的一员，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但现在我知道了，无限的感赞安拉让我拥有了现在生活方式。



## 你准备好念清真言了吗？

法蒂玛 Fatima

以前我是一个传统的基督徒，我甚至为了保持纯正的基督教建立了一个网站。2001年六月的一个深夜，我参加了基督教讲座，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学习过很多关于上帝知识的年轻人，然后我们开始谈论关于上帝和宗教相关的话题。然后我问了一个我确信他会给我肯定回答的问题：“你是基督徒吗？”但是答案并非如此。然后我问他：“你之前是基督徒吗？”他回答说：“是的，我曾经是基督徒”。我很震惊，重复问道：“很好，但现在怎么不是基督徒了呢？”他给我完整的讲述了整个过程。虽然我无法回忆起他讲述的每个细节，但是我记得他说了：“造物主创造了一切，但是只有祂没有被创造，祂不被生产，祂没有性别之分。因此祂是主宰，没有任何物可以做祂的匹敌，祂独自创造了宇宙并且维持着，造物主是独一无二的”等等之类的话。

然后我又问他：“你现在信奉哪个宗教？”他回答道：“我是穆斯林”，尽管我很震惊，但我尽量不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你相信独一无二的主宰并且耶稣只是主宰的一个使者”。他说：“是的”。之后的这个星期里他持续联系我，尽管我感觉他说的似乎是正确的也罢，我总是想向他表现出：“我很忙，

我还有其他事，我没有时间回复”。我想方设法的增强我对基督的信仰，在我未遇到他之前，我习惯于关注网络上的讲座。和其他的基督徒朋友聊天，或者是浏览基督教相关的网页，然而并不重视那个穆斯林。

一个傍晚，在我精疲力尽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又给我发了消息，然后我们又开始了交谈。他问我以前是不是从来没有读过《古兰经》，但我并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以前我听过关于《古兰经》的一些消息。我猜想他说的《古兰经》是被写的一本书。然后他告诉了我一个名叫“《古兰经》与生活”的讲座厅，在那里讲解什么是《古兰经》，还可以提问我所好奇的问题，然后我去了他说的那个讲座厅，并问了什么是《古兰经》？我在那里认识了伽玛里，第二天他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并在这之后的整个夏天里给我讲了伊斯兰教。然后我开始意识到伊斯兰是真理（实际上在我和第一个穆斯林相遇的时候我就认识到了伊斯兰寓意深远）。然后八月份来临时学校开学了，学校开学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去参加关于伊斯兰教的讲座。

因为我不再像以前一样上网，听讲座。但是有机会我都会参加伽玛里的讲座。直到发生了911事件。因此，我无法再学习更多的伊斯兰知识，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个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一个网站，我建议大家不要浏览这个网站。我想澄清那些被无辜杀害的人与伊斯兰没有关系。

因此，我想参加更多的伊斯兰教讲座。在十月份的一天，我和伽玛里在关于伊斯兰教这个主题，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论。然后在这个谈论中我问了成为一个穆斯林是什么感觉和怎样成为穆斯林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告诉我说只需要念清真言就可以了。然后我开始读更多关于《古兰经》的资料。在十一月的一天，伽玛里问我要不要念清真言和是否准备成为穆

斯林？我告诉他：“是的，我非常激动。”在2001年11月3号（也有可能是4号）我念了清真言。现在我成为了穆斯林，我自己感到非常安宁，就像是周围有很多天使一样。希望安拉引导大家，阿敏！



## 我觉得人生里缺少了点东西

玛格丽特 Margaret

1945年，我出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家里属于中产阶级，我和家人相处得很融洽。父母都不是宗教人士，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犹太人，出身于一个很优越的犹太家庭；虽然母亲并非宗教人士，但也算是一名基督教徒。他们结婚的时候，为了避免婚后相互之间的争执，就作出了放弃各自功修(崇拜的方式)的决定。

因此，我不曾了解某种宗教形式、也从来没有去过教授宗教知识的“星期天学校”。但在国家公办的学校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基督教方面的知识，那时觉得基督教很有趣，但是无法理解他们的“三位一体”，甚至觉得可笑。

15岁那年，父母离异，18岁的时候，我又失去了父亲。这两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父亲在去世前变成了一个有信仰的人，他开始说自己既是基督教徒，又是犹太教徒，这给我影响很大，因为父亲把两个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放在一起。

随后，我的母亲嫁给了一个嗜酒如命的工匠(艺术者)，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开始跟我的继父去酒吧同酒鬼一起消磨时光。



我对印度教很感兴趣，因为它的神话既唯美又有心灵方面的深远意义。我也读过有关佛教的一些东西，一个朋友就是佛教徒，但我对佛教并没有浓厚的兴趣。有一次我还成为了基督教-摩门教派的成员…

后来我结婚了，我的丈夫是基督教新教派“浸礼者”的成员。我们两个都信仰上帝，决定在上帝面前完成婚礼，所以我们成为了基督教徒、并且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

在改变信仰之前，我搜索、查阅过很多东西，因为教堂不能让我满足，总觉得人生里缺少些什么。我认为生命里应该有一些更有纪律性的东西，一些精神方面的东西，一些即使不去教堂或别的地方我们需要的东西，并且可以在家里跟上帝交流，我们在家中也需要一个有秩序的信仰。以后我和丈夫一起参加了名为“苏卜德”的组织，它有点类似于苏菲主义，倾向于精神和实践方面的提升。就是通过它，我们认识了伊斯兰教。

我的丈夫开始在莱麦丹月封斋，嘱咐我们应该顺从安拉。在尚未成为穆斯林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不吃猪肉了。我们就像穆斯林一样生活，丈夫开始向我讲解伊斯兰，后面他决定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一名穆斯林。我当时反对他，因为我觉得伊斯兰教是用武力和战争来传播的一个宗教。事实上，我无法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伊斯兰教是一个很陌生的宗教，这个宗教的信徒对我来说太过于陌生。

我觉得他们不会允许我加入到他们中间，因为我是英国人。当我去尼日利亚时，这种担心就消失了。当时我的丈夫在大学担任讲师，我们受到了不同国家穆斯林的欢迎。最初，成为穆斯林是我丈夫的想法，我只是跟随着他。但去尼日利亚加

1 “苏卜德”，是由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穆罕默德·苏卜德(1901-1987)在1934年建立的一个组织。他们有专门培养人的心灵的、控制欲望的、精神方面修持的一些活动。

强了我真正想成为穆斯林的念头。丈夫做出了这个决定，我在26岁时和他一起成为了穆斯林，因为我特别忙，所以所有相关的研究都是他做的。很遗憾的是，几年后一群盗贼杀死了我的丈夫。他归真后，我诵念了《古兰经》。

成为穆斯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需要一段时间适应才能定期开始进行礼拜，起初我还认为这不是很重要。成为穆斯林六年后我才决定戴头巾，在此期间，穆斯林朋友们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他们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我现在也正努力为了安拉喜悦而工作。

皈信伊斯兰教后，母亲对我非常生气，两年左右没有和我讲过话。但是婆婆接受了我的情况，但嘱咐我不要和任何人说起，包括亲戚和朋友们。事实上，因为身边的大多数朋友都属于“苏卜德”组织并且都了解伊斯兰，所以我和朋友们的关系都很不错。身边遇到的人们经常问我来自哪里，他们以为我可能是阿拉伯人。在牛津，我穿着符合伊斯兰教法的服装逛街，一个人讽刺我说“你像是一个能走动的帘子”。这些时候身边的穆斯林也给予了我很多帮助。



## 临界点

希拉勒 Hilary

我生命里做过的最难以置信的事听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两个人的见证下，我念了作证词：“我作证，万物非主，只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祂的使者。”从那之后我成为了一名穆斯林。

念作证词时，我并不确定那是否源于内心深处的渴望，不知道我会不会在某天清晨醒来时改变这个决定？是否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我不知道……而我唯一能确定的是：自那以后，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念过作证词后，心里所充溢的幸福和安宁难以言表。接下来的四天里我既兴奋又激动。我可以把它描述成一个‘临界点’。因为隐藏在我的潜意识里向往信仰的本性已经浮出水面了。

皈依的仪式仅仅几分钟，追本溯源却需要竭尽一生。我的父母对宗教保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父母用无神论的思想教育了我和两个妹妹。他们认为只有长大成人后，我们才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小时候，为了取悦父亲，我总是支持他的观点。实际上，对于父母所说的每件事情，一直以来我都有自己的看法，即使我不能完全确定那是什么。当时我处

在生命里最黑暗时期，觉得自己就如同在大海上被遗弃的一叶扁舟，迷茫且不知归处。

大学期间，我开始了对信仰的探寻。我阅读了一些和伊斯兰教理念非常相近的哲学书籍。选读了有关佛教、相对主义哲学以及人际关系发展方面的书籍。曾经和男孩有过不愉快的相处经历，与男朋友分手后，我重读了Robin Norwood的著作——《最爱的女人》，这本书很久之前我就读过，当时，我认真思考过书中的主人公们——那些被男人虐待却依然强烈依附于他们的女人们。第二次重读时，我觉得自己属于这些女人中的一员，书中列举的事例我曾经也做过。这本书能够指导并改善女人的精神生活，于我而言，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书里有终身无条件爱的哲学实践。与此同时，我开始探索一些信仰方面的神圣问题，我试图寻找精神的归属和存在的意义。我踏上了真正追寻的旅途。

之后机缘巧合，我遇到了一个穆斯林青年。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是穆斯林，因为他饮酒取乐。或许他是个血统纯正的穆斯林，只是会做一些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事情。当时我对伊斯兰知之甚少，在此之前也没有任何一个穆斯林朋友，加之我对伊斯兰的看法完全是负面的，我将伊斯兰视为蒙昧时代废墟的产物，并一度认为它是一个守旧并且严重压迫女性的宗教。

因此，我与朋友们（尤其是那些反对女权运动的朋友）就一些我自己存在疑惑的问题展开讨论：例如一个宗教如何能让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伊斯兰为何允许一个男人娶四个妻子？等等并要求他们给我解释。说实话，就因为他热衷于和我讨论信仰方面的问题，我才会和他整整四年都待在一起。他尽其所能为我答疑解惑，从《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经历中为我列举例子，也就是从那时不间断的阅读中，我渐渐找到了答案，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看法是错误的。由于偏执于一夫多妻制的问题，我对伊斯兰做出错误的论断。我真正了解到的是：伊斯兰不鼓励一夫多妻，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制定了一夫多妻的许可。脑海里还浮现出一些问题，我继续探究：为什么女性必须需要男性的保护？为什么一个女人不可以有多个配偶？但当我细细思考时，我意识到一个女人如果同时拥有多个配偶，那么将无法判断孩子的父亲，也无法确定和谁协商孩子的抚养教育问题。想到这里，我恍然大悟，伊斯兰这样的规定是符合逻辑的。

和男朋友分手后，我去了约旦度假。最后我决定在那里成为穆斯林。之前我没有确定的信仰，但如今我终于明白了。我非常喜欢约旦，在那里很高兴看到人们互相交流，并听到了优美的宣拜词。这些所见所闻使我更容易地做出决定。之后，我参加了伦敦北部中央清真寺的为期三天的伊斯兰课程。我想第三天到来时我该做决定了。

之后在学校里，我结交了很多新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朋友。我预测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成为穆斯林。因为我们没有在穆斯林社会成长，所以在人际关系上会有些麻烦。伊斯兰教禁止未婚同居。但通过认识的朋友介绍，可以帮助你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自从我成为穆斯林后，我决定选择符合伊斯兰教的服装，选择朴素大方的着装。遮盖的本质是谦逊、远离炫耀、不要使异性产生非分之想、不要让同性产生嫉妒心理。伊斯兰不只针对女性，对男女都提倡不要穿着使人有非分之想的服饰。起初我担心别人对我的着装评头论足，那样会使我尴尬难堪。但是后来我告诉自己：我既然做了皈依的决定，就要有皈依的标志。这是我自愿的选择，遮盖使我能从内心真正变得更加自信。现在我很明确我要归向何处。



## 行走在寻求安拉喜悦的道路上

哈蒂嘉 Haticce

1952年我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母亲将我抚养长大。我的父母虽然是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对于天主教一无所知。家里也没有宗教气氛。之后我被送往教堂学习，但我并没有抱怨。

成年后，我开始酗酒吸毒。早在上大学之前，我就放任自我，抛弃了天主教规定的那些教律。但我仍然相信上帝，我对三位一体理论毫无怀疑。我也习惯于随俗沉浮，心中并无想要追求的东西。

当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完美，也毫无生活目标，我开始批判整个社会，认为其他的人都是拜金主义者，崇拜物质。在大学期间，当时所有人都反对执政政府。而且我对伊斯兰教并没有好感，因为在学校里里教授的是穆斯林都是野蛮的人，穆斯林的安拉与基督教信仰的上帝也是不同的。我在意大利度假的时候偶然认识了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穆斯林，他是居住在伦敦的埃及人，但并不按照伊斯兰的方式生活。藉由他我有机会认识了更多的穆斯林。1974年，我们在认识几个月后

结婚了。但我的父母并不同意我的这段婚姻。我的父亲不满意我的丈夫，我的母亲虽然没有正面反对，但她认为我疯了。她对我说：“你又回到了中世纪黑暗时期。”

结婚后我开始阅读《古兰经》的英译版本。一年后，丈夫开始遵照伊斯兰教生活。因为他的变化，我也放弃了喝酒，我学习与穆斯林有关的知识，并且和丈夫一起学习伊斯兰教的真正含义。在此期间，我开始和一些穆斯林女性交流，学到了更多关于伊斯兰教的东西。《古兰经》不仅仅是一个名称，它向人们展示应该怎样理解伊斯兰。阅读《古兰经》使我更容易的接受了伊斯兰教，使我的言行和举止都像是一个穆斯林。那时我26岁。我认为伊斯兰教最吸引人的一个方面是：教授了我们完美的社会生活方式。我依旧坚持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伊斯兰的其他知识。

结婚六年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和丈夫离婚了，但是这并没有让我放弃自己的信仰，几个月后，我和一个同样离婚带着两个孩子的英国穆斯林结婚了。现在我很幸福，并且一直在寻求安拉喜悦的道路上奋斗。



## 为什么我成为了穆斯林？

穆罕默德·尔萨 Muhammed Isa

1948年，我出生在英国牛津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之后在伦敦长大。我的父母是神职人员，我是家中的长子，还有两个妹妹。家人是我道德形成的指导者，他们总是保护和照顾我。滑稽的是，他们不相信任何一个宗教，是无神论者，但爸爸的祖先是犹太教徒。

以前，父母送我到英国基督教堂学校里学习，并且在那里进行了洗礼，我们在那里学习唱赞歌。我记得在那里学习的小孩都成了有信仰的人，成为了宗教信徒。但我不记得老师教授过有关生命起源、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及上帝方面的知识。教过的内容我也不记得了。这个学校没有教授我们太多美好的宗教知识，也没有在我的心中留下太深的痕迹。但却让我在心中产生了对尔萨先知的爱。至此之后，我没有学习过关于其他宗教的知识。成年后，对宗教也总是一笑而过，漠不关心。

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我做过有关伊斯兰的研究，但当时我并没有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感知伊斯兰。为了加深对伊斯兰家庭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我去过一些穆斯林国家。在这期



间，1972年去了巴基斯坦，在那里有个人建议我归信伊斯兰，并且给了我一些劝导。他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那时，我作为一名西方人，从来没有想过把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来信奉，我甚至还认为伊斯兰只适合东方人。苏菲神秘主义确实极其美好又很诗意，但确是不合适我。我对东方的宗教，尤其是对佛教特别感兴趣，在剑桥学习期间，我读过有关佛教的一些书籍，并且有段时间参加过佛教冥想课程。我觉得对西方人来说，按照佛教教义定期打坐冥想、清除大脑的杂念并非易事。如果你能集中注意力冥想，就可以让你的灵魂摆脱思想的束缚。但像穆斯林一样去赞念上帝却是另外一回事，你能轻松地就集中注意力，但在佛教中却不易。

同时我对印度教也非常感兴趣，一次我在伦敦用过一小段时间观察过信奉践行印度教的印度人。佛教和印度教都影响了我，但它们都没能使我满足，它们都不是能完全满足人类的方式，而伊斯兰却用完美的方式，教导人们如何维持生活，如何清洁自己，如何吃饭，如何坐下站立，如何对待周围的人和自己的家人，你也可以在伊斯兰中找到有关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及该如何生活的答案。

我认为我所生活的社会非常物质化。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我曾经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是一个唯物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物质主义者。但无论物质化的多少，这也属于某种唯物主义。

1974年我遇到了居住在伦敦同一社区的美国穆斯林。这个群体将自己定义为“相亲相爱之家”，拥有苏菲信念。在此之前，我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除工作之外，我试着让自己享受，听听“摇滚乐”，吸烟和消遣其他东西。有时我也想要认真对待生命。但在我遇到这些新的穆斯林之前，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帮助我。这是我偶然遇见一条途径。我终于迈出了一步，并充满信心。然后，在两三个月内，在我二十六岁的时候我成为了穆斯林。

我很清晰的记得成为穆斯林的那天以及那种非常美妙的感受、我对自己说：“我今天晚上不回家，如果我回家的话，在没有念作证词之前，我不会出门的。”午后，我突然体会到了这种方式，我无法抗拒自己。当我念了作证词后，一切都变得不同和特别起来。就像一个崭新的开始，这就如同去朝觐；我无法理解这样的智慧，你也无法理解你没有经历过的。

傍晚我念了作证词后，内心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做了一件坏事，从这以后，你将不得不在一生中每一天崇拜五次，并不得履行很多其它难事。我对自己说，“等着瞧吧，我已经做到了，现在我会更加强大，”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感受就像跳入水中并坚信一定可以上岸一样。尽管看到人们从水里出来，你也没有上岸的保证也罢，但是你必须看到这个风险。

成为穆斯林后，我希望真主宽恕我以前的罪责。我相信安拉已经向我展示了伊斯兰是正确的道路。如果我没有找到伊斯兰，那我宁愿去世。我的家人得知后非常高兴我获得的东西。他们也知道伊斯兰教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在我成为穆斯林后，我很快开始每天礼五番拜，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然后我正式改变了我的名字，我得到了“尔萨”这个名字，我对以前的生活没有任何想念，我甚至放弃抽烟。因为犹太教徒的孩子小时候割过礼，所以现在我不再需要割礼。三年后，我和一个阿尔及利亚的女士结婚了，现在我们有俩个女儿一个十岁一个八岁。我们送他们到周末古兰经学校。

我不喜欢听“改变宗教”这个说法。如果你问我们从哪里来将去到哪里，我会回答说：因为我们来自安拉，我们将回到

安拉那里去。苏菲令我特别开心，我觉得每个人都拥有一种苏菲的神秘思想，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他才能成为他自己，这也是世界分为不同形态的原因，因为没有人具备控制自我，主宰自我的能力，因此伊斯兰苏菲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它教会你如何去驯服自己的灵魂，不要使自己远离自己的灵魂。我学着与人们交流，并向他们传达伊斯兰，只要他们愿意来了解学习伊斯兰知识，我就愿意向他们传达，如果一些人因为我而认识了伊斯兰并成为穆斯林，我将幸运之极。



## 我曾经是一位传教士

弗阿特 Fuat

“你怎么了？”这是我归信伊斯兰后，人们遇到我问的第一个必然问题。然而，我并不责怪他们，因为我是不会轻易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我是一个没有离开教堂的牧师。如果有人问：“谁最严格遵守教律？”大家肯定会指出我。

从牧师学校毕业后，过了一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位在沙特阿拉伯工作并归信了伊斯兰教的女士，并向她询问在伊斯兰教中如何对待女性。答案并非预料的那样，得到的答复让我非常惊讶。真的，这个答案太特别了。之后，我开始持续询问关于安拉和穆罕默德的问题。她为了让我得到更好的答案，就把我带到了一个中心。

在此之前，我想既然伊斯兰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邪恶和恶魔的宗教，那么我们有必要做祈祷，保护我们免受这个宗教邪恶精神的蛊惑。

在接受严格培训后，我看到他们对我很热情，这让我很惊讶，因为只有在没有恐吓、没有强迫的情况下才可以展现出其真理和本质。

他们送给了我几本书，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书上找到答案。那天晚上，我翻看了所有的书，那是我第一次阅读穆斯林自己写的伊斯兰教书籍，因为我们平素阅读的或别人介绍的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都是由基督教作家撰写的。

第二天，我一直向工作人员问问题，整整三个小时。直到读到一本书，让我知道了穆斯林如此抗拒基督教的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发问？我最初认为伊斯兰教没有教给他们任何东西。穆斯林内心对安拉忠诚，渴望被饶恕，安拉承诺给他们一辈子平安和永恒生活的保障。第一个问题理所当然与安拉有关的。

穆斯林崇拜的真主是什么神？作为基督徒，我们所学的穆斯林的神是另一个神，是假神。但实际上，祂知道所有事情，祂既能胜任一切，也能给予一切。祂是唯一的，祂没有配偶。

公元三世纪时，大部分基督徒们把耶稣看成一个先知，拒绝三位一体的存在，他们当时的信仰与穆斯林的信仰一样，这是很有趣的。可是拜占庭皇帝成为基督徒后，学习了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而后开始大肆传播这种教义。这位拜占庭皇帝，不了解基督教的任何知识就接受了这个宗教，实际上在传播无神论的概念上比巴比伦人还厉害。我想说的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并不存在于任何版本的圣经中，也不存在于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文本中。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关穆罕默德的，这个穆罕默德是谁？基督徒向先知耶稣祈祷，但穆斯林不会那样向穆罕默德祈祷。他不是上帝，因此被禁止向他祈祷。穆斯林在祈祷结束时会祈求平安降临于他，也像这样为易卜拉欣先知祈祷。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是最后的使者。

事实上，十四世纪后就再也没有先知了。先知穆萨被派遣给犹太教徒，先知尔萨也是一样，穆罕默德是被派遣给所有人的，这个消息和安拉之前告诉人类的消息是一样的：“我确是真主，除我外，绝无应受崇拜者。你应当崇拜我，当为纪念我而谨守拜功。”（“塔哈章”20:14）

因为祷告是基督徒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想学习穆斯林是如何祈祷的。作为基督徒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以为他们相信一个上帝，他们去给这个假上帝的房子做祈祷，这个祷告按照上帝规定的形式。了解到这里，做祈祷的人话语里洋溢的赞美和情感，让我再一次惊讶。即使崇拜者的清洗也是依照安拉的诫命。他已经告诉了我们如何接近他。

那个星期结束的时候，历经八年正式的神学研究，我从逻辑上理解了伊斯兰教的真理。但是我还没有真正接受伊斯兰教，因为我的心中没有完全感悟它，但我坚持做祈祷、阅读《圣经》以及参加伊斯兰中心的课程。

我下决心寻找通往造物主的道路。人改变自己的宗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假若有真理，我不想与其失之交臂。我不断徘徊在新知识和已学的知识当中。这与基督徒给我教授的完全不同。我读硕士研究生时，有一位对伊斯兰甚是了解并相当受人尊重的基督徒老师，然而他所教授的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相关的大部分知识存在偏差。他和大部分基督徒老师一样，在根本上是错误的。

两个月以后，我再次面对上帝做了一次祈祷，此时我的感觉很强烈。我坐了下来，这是我第一次诵念安拉的名字。然后我说：“安拉啊，你是唯一的真正的主。”我的内心充满了安宁，在这一天，我正式加入了伊斯兰教。我从未后悔。因为这个决定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轻易的决定。

我被工作的两所宗教学校解雇，我被周围的人拒绝，被我妻子的家人拒绝，被我的孩子误解。在我自己的国家，我的同胞怀疑地看我。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应对这些波折，我很难忍受其中的任何一个。感赞安拉，我将会像穆斯林一样生活，并将以穆斯林的身份归真。



## 行为比语言更具说服力

优素福·阿里 Yusuf Ali

当穆斯林进入天主教堂时，感觉就像走入另一个世界。整齐的座位，五彩玻璃，耶稣肖像映入眼帘。星期天的时候，在耶稣的画像下，牧师在进行关于耶稣的讲座。可能在一些古老的教堂里，除耶稣画像外还可以看到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唱歌赞美玛利亚和耶稣，向上帝祷告。这也是我成长的环境。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伊斯兰教，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回答它。但是，如果问我为什么转向伊斯兰的话，可以从我的经历中来叙述。我出生在加拿大一个宗教世家，家境优渥。在我受教育的生涯中，大概十岁时我就开始学习《圣经》，但当时我只是像复读机一样阅读。当我读完时，我找不到任何重要的内容；但我因为可以收到的赞扬而很开心。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一年。然而慢慢的，在压力中我开始遗失了纯正的信仰。我把《圣经》放到衣柜里，把它委托给我的童年时期。我认为我没有领会也没有办法领会《圣经》。也许这会显得突兀，反而在我成为穆斯林后，开始慢慢理解《圣经》。

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前，我唯一学习到的就是有一个上帝的存在。在阅读了《圣经》和聆听牧师的宣讲后我依然没有成为一个能理解宗教的人。有关上帝和耶稣的解释并不清晰。我甚



至无法完全明白自己的信仰。我唯一确定的是：宇宙有一位主宰。但那时与理智不相符的困惑都在皈依伊斯兰后清晰起来，现在我的理智也完全认同，这是促成我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

因为生意，我第一次和穆斯林面对面交往。他们的真诚和热情好客俘获了我的心扉。他们的口头禅：“清高的安拉”、“安拉意欲的话”、“一切赞颂全归安拉”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我听到这些口头禅之前，我从没有遇到过如此真诚并信仰坚定的人。他们的细心，慷慨和随性淡然也是促成我带着激情成为穆斯林的重要原因。我想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穆斯林应该关注非穆斯林在他们身边的感受。因为“行为比语言更具说服力”。这不仅解释了伊斯兰教极具吸引力的根本原因，也解释了我如何被它吸引的过程。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在独立研究《古兰经》和伊斯兰。我不想要受到来自穆斯林，特别是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干预。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对伊斯兰有了一定的了解。伊斯兰就像一吨巨重的磁铁不断拉近我与它的距离。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清醒还是沉睡，我都只思考安拉。伊斯兰开始在我的脑海和心灵中滋长。虽然当时我还没有成为穆斯林，与此同时，在学习《忠诚章》之外，我还学习其它的短小的章节，并用它们来祈祷。在面对整个宇宙的主宰时，所有的自我和感情都沉醉在其中，无以言表。我油然而生一种需要造物主不要将我拒之门外的渴望。

然后，为了更好的研究《古兰经》，我去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四天后，我在国外生了重病。医生要求我卧床休息一个月，此时我的体重迅速下降。我恳求安拉在我没有完全转向他之前不要终结我的生命。虽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穆斯林，但我已经开始严格地按照伊斯兰来生活了。生病期间，我依然没有

放弃，我尽力学习所有可能学到的知识。我坚定地相信，这个疾病对我是一种“至高的安拉的提醒”，并因此而有所觉悟。自己的这个疾病的状态，使我意识到生活中我们只有在遭遇了不如意的考验时，才能意识到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了。每一个人都无法知道自己的明天还会不会到来。痊愈后的两个星期我返回了加拿大。很幸运，我成为了穆斯林。更幸运的是，我在没有死亡前念诵了作证词。真主是无限的慈爱者。安拉为了让人们走上正道和远离罪恶给予了人类机会，这一点，你的心灵可以感受到。

伊斯兰像是一剂良药，使你从你越轨的行为上悄然改变，使你在灾难中灵魂依然安宁。伊斯兰是真理的宗教，古兰经是人一生的向导。我所困惑的问题古兰经都给出了答案，并且不断提升我的能力。伊斯兰是指引易卜拉欣，努哈，穆萨，尔萨和穆罕默德先知们的神圣之路。



## “理解”一词的重要性

阿伊莎 Aişe

我来自加的夫（威尔士）。我的母亲是一个按照基督教方式生活，并且经常去教堂的人。我父亲也常常去教堂帮助神父。

由于父亲的缘故，从三岁开始，我每周日都会去教堂。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我对教会丝毫不感兴趣，直到遇见我的丈夫——他是一位牧师。与他相识之后，我开始参加教会的工作，并组织各种活动。

1989年，在结婚三十年后，我的丈夫成为了穆斯林。那时我对此非常生气，我还记得丈夫的那些旧友和邻居，曾为了让他回心转意还一起去教堂做祈祷。可有趣的是，在他成为穆斯林四个月後，我也成为了穆斯林。

当时的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多数朋友也都断了联系。在他成为穆斯林之后、我还尚未选择伊斯兰教之时，我依然会去教堂。可是成为一个穆斯林的妻子后，我不再受欢迎了。

在此期间，我们得到了很多穆斯林朋友的照顾，他们开始拜访我们，我也会和我的丈夫一起去探望他们，并且他们非常希望我也能够成为穆斯林。

有一天，一对穆斯林夫妇的十岁小女儿给了我一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我至今记得她当时对我说的话：“你会成为穆斯林的。”

在这些穆斯林朋友当中还有一位女士，她带我去去了清真寺，并且把我介绍给了其他的穆斯林姐妹。在那里我不但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并且开始想要融入她们。慢慢的，我感觉和她们之间的距离在不断拉近。

但让我成为穆斯林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丈夫在格洛斯特(英国)穆斯林朋友中的一位女士，她来拜访我们，并且以一种适度且温和的方式为我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应该是怎样的”，讲了大约一小时。他们希望我转向伊斯兰教，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她走后，我说：“这就是我所寻找的！”当然，和丈夫之间的谈话和讨论也帮助了我很多。我们讨论宗教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对我说：“你已经倾向成为一个穆斯林了”。

1989年3月，我诵念了作证词，成为了一名穆斯林。我的丈夫从未强迫过我，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也许我无法用言语去阐述伊斯兰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改变了很多，现在的我和以前完全不同了，我现在很豁达开朗，现在的我已经成为一个富有洞察力且更加有耐心的人，内心获得了平静，恐惧都已消失。这也正是我所不能言说的收获。

如果没有履行日常功修，我就会为此感到困扰，所以我一直坚持不断地履行功修。我没有去当地的清真寺，而是去到了伯明翰(英国)城里的那些清真寺，那里能给我家的感觉。在清真寺里我结识了許多人，并和他们成为朋友。他们待人友好，我和他们也神会心契。

我想强调“理解”一词的重要性。我有时戴盖头，有时不戴。比如，在工作时我是不戴头巾的。在成为穆斯林后的第一个斋月里，我不得不反复向同事解释斋月的意义，以及在休息时间我不吃喝的原因，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习惯了。



## 在灵魂的深处.....

苏麦耶 Sümeyye

讲述我的故事是为了帮助一些人找到独一的造物主，借此皈依伊斯兰教。我成为穆斯林已经七年了，因为安拉的引导，所以我无限感赞。

1960年，我出生在爱尔兰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人没有任何信仰。我第一次接触伊斯兰是在大学期间，认识了一个穆斯林朋友。刚开始，我对《古兰经》的看法是一该书照抄了《圣经》的故事。因此，穆斯林也崇拜偶像。实际上，在那时我对于学习新的宗教并不感兴趣。我坚信自己信奉的基督教是最优秀的宗教。从某些角度来说，基督教也许并不完美，但与其他宗教相比，我依然认为最好的宗教是基督教。我相信《圣经》来自上帝；只是里面可能被添加了一些编写者的话。回忆起我在教堂学习的日子，在有关先知们所犯的罪恶和与其他凡人之间的区别方面，我有很多疑问。但我给自己的回答是：由于我们的软弱无能，甚至无法自助，以至于耶稣因为我们的罪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一直在研究三位一体，也常常纳闷为什么上帝不是独一的。造物主创造了宇宙，却借一个人流下他的鲜血来偿还我们的罪，这些却是同一事件。这是怎么发生的？向上帝祈祷时，

我在脑海里浮现关于上帝的画面，似乎是在云层之上的一个老人。同样向耶稣做祈祷时，我却想像他是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因为圣灵存在论，我向创造者祈祷时，我无法认同自己就是直接向独一无二的主宰祈祷。然而，当我意识到有必要直接向独一无二的主宰祈求并且必须和他保持联系时，这个觉悟不断紧逼着我。

开始研究伊斯兰教时，我发现可以直接向造物主祈祷，一切事物都在自然流动的状态里。然而此时，我却害怕放弃基督教信仰。因此我在这些想法中挣扎了很久。我开始研究基督教历史，试图找到真相。在进一步研究时，我发现他们极有可能在很多方面根据希拉神话中的某些神的形象来描述了耶稣，因为《讨拉特》（《圣经旧约》）建立在一神论基础上，当它与希腊神话中的某些故事编合在一起，出现耶稣的形象是很自然的。

在关于基督教信仰方面，高中时我就很疑惑。一些事情也给我带来了困扰。我接受的两本圣经——《旧约》和《新约》；然而两书中所产生的冲突让我倍感迷茫。比如“十诫”之一严格规定了“认主独一”；但基督教却又用“三位一体”公然藐视着最初的“认主独一”的命令。

到底，上帝是谁？他拥有什么属性？我无从得知。如果耶稣属于上帝的一部分，那么是谁让他牺牲，又是为谁牺牲呢？如果耶稣与上帝有所区别，那么，在基督徒所公认的《旧约》中提及的“上帝独一”的理论又为何出现？这些困惑搅扰着我的思绪，难以梳理。于是，我开始避免思考这类问题。我承认我无法理解我的宗教。关于这个话题，我和未婚夫在大学里进行过讨论。他希望我解释这些疑问，这让我很难为情。几次探讨后，我认为我无法解释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拥有宗教知识的学者。我的未婚夫对我说：“难道你必须成为学者才能认识自己的宗教吗？”然而实际情况便是如此，宗教上

的迷茫让我有时在生活中很痛苦。无论如何，事实常常令人很忧伤，这难道不是常道吗？之后，我开始听他谈论。他的宗教脉络清晰易于理解。只有一位掌管宇宙的安拉，安拉为了让我们认识他而派遣了先知。穆罕默德只是一位先知并教导我们：因为人类的天性，需要一个真正的指引者。当我听到他说这些话时，我立即说道：“你休想改变我的宗教，反正你也做不到。”他说，“我不会这样做，我只是为了让你了解我的文化和信仰体系。”但是最后我看到了真理。我非常感赞安拉引导了我，让我成为了穆斯林。

在那段时间里，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一本从书店买的《古兰经》英译本，译者是伊拉克的一位犹太教徒，看起来本不会让穆斯林受益的表象，却令我感到很惊讶。我阅读并标记了一些问题，我在等穆斯林朋友从老家回来，因为我有太多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了。他一回来，我就开始不断提问。之后，他给了我一本真正的英文《古兰经》译本。我开始阅读，才明白以前的解释是错误的，我头脑中的乌云开始消散。无可置疑，这本书包含了上帝的话语；它确实是造物主的作品，它来自于造物主。我开始倾向伊斯兰教，思考安拉对我的要求，我牢牢记住什么是罪恶和回赐，我从灵魂的深处被拯救了。《古兰经》中对科学的解释让我感到惊讶，我从未在《圣经》中看到过这些；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正不断向一个信仰前进并且不愿再丢失这个信仰。当时我在大学攻读专业是微生物专业已临近毕业。我已经确信两件事：第一是，这本书来自安拉千真万确。其次是，我要追随伊斯兰。这可能不容易，但是再没有任何事情比它更有价值。

终于，我学习到了最重要的东西：作证词。也真正认识到耶稣是一位先知、摩西也是一位先知……我从错误的想法中



释怀了。真主喜爱我们，饶恕我们，怜悯我们，没有与他相似的。穆罕默德既是他的仆人也是他的使者，他引导我们走向正路。祈求安拉在引导我们后不要再让我们远离正道(阿敏)。



## 服从造物主

莱拉 Leyla

我是出生在旧金山的第三代阿拉伯裔美国人。我的曾祖母是南达科他州的基督徒。她曾经在巴勒斯坦读书，并与那里的一个王子结婚，那就是我的祖父，他是一位阿拉伯基督徒。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因为深受怀疑论思潮的影响，同时她又远离基督教会的教育，因此失去了信仰。

1960-1970年间，我在旧金山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环境中长大，他们热衷于嘲讽宗教信仰，崇尚世俗主义。与此同时，我又了解到了一些基督教新教派的内容——上帝是不需要我们通过媒介就可以联系的，如果我们祈祷，造物主就会应答我们。

十二年前，我跟一个出生于埃及的朋友一起去埃及旅游。在那里，我遇到了拉葛普(Ragip)——我的丈夫。在开罗与他相遇之后，因为一个梦，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他，他就是我想与之结婚的人。在梦里，一头金色的狮子用它的翅膀拥抱我，然后把我带到一个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神圣光芒的宗教中去。当我把这个梦告诉拉葛普时，他说我将会成为穆斯林。有时候我知道这或许就是事实，但我缺乏那一份勇气。

相识十四个月后，我们结婚了。如今我与拉葛普结婚已经十年了，有两个孩子。结婚之初，伊斯兰很吸引我，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伊斯兰教的事情。

怀着一份渴望，我细致地去研究这个宗教，这个过程中，我也产生过《古兰经》也许是由穆罕默德著写的等等类的想法，而且我在伊斯兰教中妇女的权利、伊斯兰教和女权主义等问题上做了相当详细的研究。还有计划地细细阅读了拉葛普从开罗带来的《古兰经》译本。每当阅读《古兰经》，我就有种自己成了两面派的感觉。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要坚决一点，要么相信、要么拒绝。

两年多以来，我已经一步一步地靠近了穆斯林。我列出了当我是穆斯林时必须处理的问题、以及我内心的障碍。作证词的前一部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相信有唯一的造物主，但我不确定作证词的第二部分，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我无法接受一个凡人能与一位接受了安拉启示的天使交流。纵观我成长的环境，这似乎是非理性的。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内心开始与这个想法对抗。

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总试图从理智上获得慰藉。有一天堵车的时候，我在想：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应该如何选择？如果我选择伊斯兰教，那么我的生活环境和家庭将无法和谐共处。我目前的家庭和环境为我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然而我又感到我的灵魂在上帝面前如此孤独。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意识到自己最大的障碍是不诚实，我对自己不诚实。我知道我的弱点，我真的必须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一切，并做出最终的决定。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我的灵魂却在闪烁光芒。我不完美，但我真的相信

完美的上帝，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他引导我转向他。他知道我的弱点和不足。

回到家后，我的丈夫也回来了。当他找到我时，他认为有些事情是他做错了，我告诉了他我现在内心的状态，我们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我跟他说明了我对使者与天使交流的方式所有的疑惑和不解、并且告诉他我很难让自己相信这是真实的同时还要去坚信并接受它。最后，我意识到也许只有一个解释是合理的，如果我的内心深处坚信这些经文的话，那么我应当接受这些经文来自于上帝。如果上帝为了要使穆罕默德先知接受他的启示，而派遣天使以这样的方式传达，那么我也应该接受天使的存在。

从此以后，我拒绝了内心的挣扎，接受了伊斯兰。我的丈夫依然试图努力为我解释。我让他保持沉默，不需要他再解释了，因为我已经选择了伊斯兰。第二天傍晚，我们去了附近的一座清真寺，我念了作证词，成为了穆斯林。

我现在努力将伊斯兰教的理念实践到我的生活中，并让它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我开始承认自己不是完美的，也永远不可能做到完美，但我努力培养自己成为一个有资格进入安拉乐园的仆人。“鞠躬叩头”在任何一个消极时刻使我觉醒，因此我非常喜欢向至高无上的造物主鞠躬叩头。

做回真实的自己让我感觉到安宁和幸福。我觉得归信伊斯兰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



## 向导是安拉

吾姆·古丽素姆 Ümmü Gülsüm

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寻找中度过，直到三年前的斋月，我成为了穆斯林。我于1945年出生在加拿大的一个天主教徒犹太人家庭中。但这个宗教中有很多事情让我不能接受。我研究了犹太经典《讨拉特》（圣经旧约）和犹太教的一些教律。例如，我能明白为什么男人和女人要在不同的地方做祷告，但我还有很多问题犹太教无法回答，我尝试着想找到答案

在我研究男性和女性的差异时，我总觉得缺少一些东西。在犹太教中，只有一位上帝；但这并没有实行，我反对一个以人类为原型的神。作为一名女性，我还有一个与上帝有关的很严肃的问题：我不敢相信他是一个男性。而宗教权威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反驳新的研究或发现。在犹太教中，关于上帝是无形的和未知的这个观念，是值得欢迎的。我不理解宗教学者的话语；因为我相信男女平等。我对他们的研究表现出敬意，但这并没有引起我的关注。

我选择了上帝的道路。我大部分时间都与我的非洲和中东朋友在一起。他们是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但在他们的生活中，我看不到反映他们宗教信仰的言行举止。我相信我应该直接向上帝诉说我的请求，应该感谢他给我们的恩典。我再次

坚定的相信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类种族都平等，这包括男女平等。可是我从哪里能找到这些呢？我没有从任何一个宗教或者学说中获得答案。但是，不久的将来安拉会引导我。

我二十五岁时，爱上了一位小伙子。他是伊拉克出生的犹太人，在以色列生活了很多年。我们于1970年在加拿大初次相识。那时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发生了战争，当时我们本来打算要结婚，可是他决定参军后回来再继续结婚，不幸的是他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了。这让我痛苦了好几年。但是安拉保护了我的心，并在之后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恩典。

我遇到一位黎巴嫩女孩，她是一名穆斯林，一个虽然不是很虔诚但是自尊心很强的穆斯林。我告诉她我的经历，她含着泪注视着我说，她哥哥也在同一个战争中去世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话题停留于她的哥哥是否杀死了我的男朋友或他是否被他杀死。相同的痛苦和经历让我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她帮助我安抚我受伤的心。我们都看到了战争的痛苦，毫无意义和可怕。

1995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有一个关于女性遮盖羞体的争论。我想准备一些材料来研究这个话题。因此我去采访了一位伊拉克女士。她温文尔雅地给我讲述了遮盖羞体的原因和重要性。她对安拉的顺从让我感到震惊，她的诚实和内心的仁爱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我采访的这位女士开始给我讲述什么是伊斯兰教。“有一个独一的创造者，他就是安拉。信仰安拉的女性、男性，和所有的人类都是平等的。尊敬的尔萨不是上帝，她的母亲是经受了很大考验的麦尔彦”。这些话让我很吃惊。一段时间后我们成为了朋友，并且在那一个月后我就成为了穆斯林。我和她一起念了作证词。

这件事发生在三年前。那之后我开始注意遮盖羞体，这让我感到幸福。我回到大学，开始研究各宗教的结构。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关于妇女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我还写了一本书叫《第七世纪的伊斯兰教与妇女》。此外，我每周一次主持一个广播节目，当然其主题就是伊斯兰。广播节目中，我们在线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宗教的女性沟通交流。我们还拍摄了一些有关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记录片。

真主怜悯了我，让我认识了伊斯兰。我把文笔方面的才能用在为教门服务上。皈依伊斯兰教之后，我给自己起了“吾姆·古丽苏姆”这个名字。

这就是我成为穆斯林的故事。我曾经爱上了一位伊拉克的犹太小伙子，他在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中死亡，我悲伤欲绝，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辩论……我的心的一半留在了黎巴嫩，而在黎巴嫩的另一位女士却修补了那颗心。我仍然感谢这位帮助我成为穆斯林的女士。祈求安拉修复所有受伤的心灵吧！



## 当心眼被打开...

马利克·穆罕默德 Malik Muhammed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将给你们讲述我在几千英里旅程中所感受到的激动人心的事。

我叫马利克·穆罕默德·哈桑(Malik Muhammed Hasan)，一名几年前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同胞，1977年出生在美国，从小就对宗教感兴趣；但是，在这方面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我家属于中产阶级，一个不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家庭。我在高一的时候看了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所著的《根》这一本书后初次接触了伊斯兰。这本书让我对伊斯兰教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也是通过这本书我认识了安拉。然后我开始看有关伊斯兰世界的尤其是马尔科姆·X(Malcolm X)写的书，一个人就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主道上，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我读马尔科姆的书时我便开始思考，既没有形式，又没有界限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马尔科姆跟哈利引导着我转向伊斯兰。我继续看书并试图去理解伊斯兰到底是什么。

由于我看的书只限于这两人，所以我的知识也仅限于此。我是个盲人，而且我只找到了这两位作家的用盲文写出来的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因为读的有限，我对伊斯兰了解的也很狭



窄。我希望能找到一条通达伊斯兰教的道路，但是对于盲人来说并没有足够的资料供我寻找，并且我也不知道我所住的地方是否有穆斯林，直到我成为了穆斯林后参加这个组织前这个疑问一直存在。

毕业后的第一年到1996年5月份为止我读了我能找到的全部资料。5月份，我被邀请前往设立在加拿大的为能看一点和完全看不到的盲人营工作。我接受了邀请并且感恩让我结束无业生活的上帝。

一开始我不太想去，后来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1996年6月30日我坐上了从新斯科舍省飞往多伦多的飞机，这成了我作为非穆斯林的最后一次旅程。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

到了多伦多以后一切都正常地开始了。第二天，我站在一个将会持续几千英里华丽而幸福的旅程开头。我在星期天到达了多伦多，第二天就认识了帮我转向安拉和伊斯兰的人。这位女同胞叫日兹瓦娜(Rizvana)，如果她也在读这篇文章的话，请她原谅我在没经过她的许可的情况下提及了她的名字。

跟她认识时，因为喜欢她的名字，就很希望跟她聊天。我问了她名字的起源，她告诉我是阿拉伯语；之后我就问她是不是穆斯林，她回答是的。我在十分钟之内告诉了她我知道的有关伊斯兰的一切。我也问她一些问题等着她的回答

我希望所有空闲时间跟她在一起。员工们下班后去健身，但我选择了跟她聊伊斯兰。

之后的3-4天我们只聊了关于伊斯兰的话题，我没记错的话，7月15日我成为了穆斯林，这之后我的生活习惯完全改变了。我看到的一切与我习以为常的不同，我感觉我加入了一个崭新的幸福的家庭。因为在伊斯兰看来全部穆斯林男女都是

同胞；所以我能很骄傲地说：“我有12亿名兄弟姐妹”。最终，我谦逊地信仰了我看不到的上帝。

所有的非穆斯林该用这种逻辑看《古兰经》，学习《古兰经》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当然你在没有皈依这个宗教之前无法感觉它的伟大，你也不会知道它会让你获得些什么。因此我可以这样说，为了体会这种感觉需要加入这个宗教。换种说法，说出清真言并知道其意思，知道自己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在安拉的教诲中躲避灾难。请相信我吧，你会得到回报的，这个回报正是乐园。



## 你寻找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默尼卡 Monika

我是出生在厄瓜多尔天主教家庭里的一个女孩。在我的家庭里除了我最喜欢的外祖母外，其他家人没有信仰，家人既没有去过教堂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宗教仪式。由于我的外祖母想让我学习信仰，所以我的家人把我送去了天主教高中。我在那里学到了宗教知识，以及精神方面的一些知识。

几年后，我有幸去美国的一所大学上学，那里有许多穆斯林学生。一开始，我对伊斯兰并不了解，有时我会看到他们在做功修，我以前从未见过类似这样的功修仪式，在看他们做功修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快乐和安宁。

这个情形，是我对伊斯兰教的初次认识，对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真的，直到毕业回家为止，我都没有发现关于这个宗教我到底学到了多少。我希望学习别的宗教及其传统，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信仰不再让我感到满足。后来，我开始跟清真寺的一些人进行交流，他们把我介绍给了在清真寺的培训班教伊斯兰入门课程的一位女教师。

我参与了班级活动并且在几个星期后决定皈依伊斯兰教，因为我认为它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宗教。伊斯兰教跟天主教相比，是较纯朴的、积极影响人的内心的完美宗教。对一个人来

说，在伊斯兰教中找到相对冲突的方向是较困难的。对我来说要说明两个宗教的区别是不太容易的，但我在《古兰经》和《圣训》的指引下觉得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楚和容易理解。我还是天主教徒的时候，在我面对宗教的结构时，我没有明确找到任何关于我在这个宗教里的身份和地位。人们或许认为伊斯兰教是错综复杂的，但是这种情形也不会阻止他们以更明确的方式理解伊斯兰教。我能说，造物主把想说的都以最明确的形式相当清楚的在伊斯兰教里表达了出来。如果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现实和真理，我们不会迷失方向。

其实我成为穆斯林并不容易，因为这个选择，除穆斯林们外，我和其他宗教教徒们也进行了对话，他们说什么都听着并且努力去理解。在成为穆斯林的过程中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在这其中，最大的困难和障碍是，穆斯林们对别人封闭自己 and 不愿传达自己的信仰。

我希望把我们的宗教以传播的名义，让穆斯林们在外界表现的更加明确和有责任。有些时候我感觉自己既不属于天主教徒，也不属于穆斯林，像和我一样后来才成为穆斯林的朋友们的访谈中可以看出，我觉得新穆斯林比出生在穆斯林家庭的传统穆斯林更加重视和珍惜伊斯兰教。因此，我建议那些拥有世袭信仰的旧穆民们更好地去实践伊斯兰，我不满意他们非穆斯林般的生活。

我的故事到此为止，我想讲的都讲完了。其实要说的细节很多，但是都是一些很长的故事，暂且不讲了。



## 我的脸上有指甲的痕迹

萨菲耶 Safiye

1992年我产下一个美丽的女儿，在她之前，我没见过比她更美丽的小女孩，她简直是造物主送到我身边的小天使。在同年的十一月份，我刚满五个月的可爱的宝宝突然生病去世了。我悲伤，愤怒。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从我手中夺走我的宝宝，让我这么痛苦。参加葬礼的人安慰我说：“你将会和她在天堂里重聚”。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我将来能进入天堂？”因此，我为了能在天堂和宝宝相遇，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寻找一个正确的宗教。

作为在基督教氛围中长大的一位美国女性，我翻阅了我记忆中盲目学到并接受的一切。我想要得到一个能够让我的心灵获得安宁的回答。两年以来我每天晚上都做同一个祈祷：“上帝啊，毫无疑问您知道我内心的一切，但我的痛苦却无法结束。我还没有爱够我的宝宝，您却把她从今世带走了，我甚至还未来得及与她说声再见。我多么想能再次见到她。为此，您可以给我指引一条正道吗？你可以使我到达那条道路吗？我不相信基督教徒的道路是一条正道。请让我到达正确的道路吧！感谢您我的主宰啊！请您好好照看我的宝宝。请告诉她，她的母亲很爱她并且很想念她”。每次祈祷后我都泪流满面。

我学习了许多宗教知识，但没有一个吸引到我。我开始认为主宰忘记了我，他可能去做了更重要的事。之后有一天我在酒吧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在那里工作的女士。慢慢的我们成为了朋友。她给我讲述了她的大计划。她询问我是否可以代替她去马来西亚签订进出口贸易合约，因为她现在无法离开她的孩子们出国办事。她说：“我会给你足够的钱及将要花费的所有开支。”听到后我只问了一句：“我什么时候走？”

我带着两个行李箱和钱包以及对将要到达陌生地方的不安，乘上了飞机。我十分紧张，在斋月中旬我到达了马来西亚。每个人都很热情，但是我持着怀疑的态度远离了他们。我习惯把一些事情往坏的方面去想，我猜想他们的目的是袭击我并且抢劫我。这种胡思乱想一直困扰着我，并且我没办法从这些困惑中摆脱出来。我刚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还没有什么朋友。有一天，我问出租车司机为什么每个人的灵魂都如此的安宁。他说：“因为我们在斋月，如果我们做了什么善功，安拉就会在其他的月份里以双倍的报酬来回赐我们”。于是我回到旅店后开始与旅店的服务员讨论到底哪个宗教更好。

这是关于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讨论。我和他们的辩论并未获得成功。他们向我提出关于我的宗教的问题，但是我回答不出来。一个我没有真正信奉的宗教让我怎么辩护它呢？

这足够让我反省了。他们对我十分热情。针对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的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古兰经》这样教导了我们”。这是对于像我这样的美国人都无法理解的一个回答。就比如说，关于不要太晚回家，我母亲只会对我说：“因为我想让你这样做”。我需要一个确切的答案。我通过一位马来西亚朋友买了一本《古兰经》和关于伊斯兰教的一些书籍。我自己关在房间中过了两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外出

过，我读了《古兰经》和其它书籍。48个小时后，没有任何的怀疑，我知道，我找到了我一直寻找的答案。这，就是主宰想让我做的事情。

但是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伊斯兰教怎么看待耶稣（尔萨先知）？在伊斯兰看来我需要改变我的服饰；尤其是我怎样告诉我母亲，我成为了穆斯林？我知道这些都不容易。在我与这些斗争的期间做了这样的梦：一个天仙抓住了我的宝宝的肩膀。在我孩子的后面有几个恶魔。每个晚上我都在与这个噩梦做斗争。恶魔说你不要继续坚持这条道路并且你必须改变你的宗教，而天使想要让我成为穆斯林。恶魔攻击了我。我尖叫着哭着醒来，浑身湿漉漉的。有一天晚上，我和恶魔作斗争并且它抓破了我的脸。“你不应该这样做，你怎么能抓破一个女士的脸呢？”我记得我这样说。我踢了它。在这个梦的最后，我大喊着“我现在就要成为穆斯林，我今天就这样就要这样做”然后惊醒过来。我感觉到我的全身都散发着一一种安宁。安拉慈悯了我。

我直奔到楼下的工作人员那里，我说我选择了伊斯兰教。他们看到我问：“你的脸怎么了？”照了镜子后发现我的脸颊上有指甲的痕迹。我给他们讲了我做的梦。他们认为这是（安拉给的）使我走上正道的一个迹象。他们把我送到了在Perkim的一个新穆斯林的组织。1994年6月15日，我念了作证词。我再也没有后悔过。



…先生，这不是俱乐部…

约翰 John

1968年我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我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因此我也从小就被培养成一位天主教徒。我的妈妈在年少时的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了她的母亲，因此她决定去教堂当修女。我的父母年轻时都在教堂的合唱团里担任职务，他们在那里相识，然后结婚。我们全家人十分虔诚，每周日我们都会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而且每周一下午，我都会参加一个针对儿童而开展的宗教培训班。

我第一次接触伊斯兰教是在九年级的一次社会活动当中。我记得当时我对一个同学说：“如果我可以放弃天主教，那么，我想要成为穆斯林。”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对科学，尤其是对天文学非常感兴趣。直到今天我仍然在学习科学。仔细回想，我在学科学的时候，发现我对上帝的信仰越来越弱，但是现在非常感赞安拉，因为现在，安拉加强了 my 信仰。在那时，我有段时间感觉自己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仍然对宗教有浓厚的兴趣。我继续研究不同的宗教，甚至研究过佛教。在研究不同的宗教的过程



中我同时还研究了不同的基督教派；我将这些不同的基督教派进行比较。并且从不同的教派中结识了许多朋友。

1985年，我进入亚利桑那州国立大学学习。有些社会学课程需要我去调查或实地考察。因此我决定去研究“伊斯兰社会结构”，在历史文化课教授的指导下，对这个领域进行了研究。我对这个课程非常感兴趣。另外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有一座清真寺，这对于我的课题有很大的帮助。

1991年，为了申请行政职务，我去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面试。在他们知道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叫作《伊斯兰社会结构》之前，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当他们听到论文主题时，反应非常强烈，没有雇用我，而我也没有跟他们争论什么，从此我再也没有去过中央情报局。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找到了戴维德(N.J.Davud)翻译的袖珍版《古兰经》译本。虽然只是读了一部分。但是因为那时我正在研究“伊斯兰社会结构”这个课题，所以我把它当做了一个例行工作。

1991年中旬我认识了一个叫戴兰娜的年轻女士。戴兰娜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士，我们经常通过电话中聊天。我想和她见面；但总有各种各样的缘故没能见上面。有一天，她邀请我去她家吃披萨和看电影。在她家和她聊天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挂在墙上的伊斯兰挂历。“这是什么？”我问道。她告诉了我，她几个月前成为了穆斯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关于伊斯兰这个话题，聊了很长的时间。之后，我爱上了她。我想和她结婚，但是我感觉我不入教的话我们就不能结婚。

之后，我读了穆罕默德(Muhammed Marmaduke Pickthall)翻译的《古兰经》译文。在这个译文中对于安拉的描述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开始持很认真和严肃的态度对待《古兰经》并且我立

志要多读《古兰经》。可是当时我还未成为穆斯林。其中关于《古兰经》的内容，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心中仍然有一些怀疑的地方；我需要证据来相信《古兰经》确实是安拉的语言。

几个月之后，我买到了艾赫麦德·阿里 (Ahmed Ali) 翻译的另一本《古兰经》译文，我买这本的目的是想把它跟穆罕默德·匹克萨勒的译本做个对比。其中第16章《蜜蜂章》：68-69节经文提及的关于蜜蜂的知识对我的影响特别大。这节经文在科学理论方面说服了我，要不是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主宰让他知道，在他之前没有人知道，甚至这个事实在科学发达的近现代才被人们发现。在思考了这些证据后，我明白了《古兰经》是从安拉那里降示给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经典。

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念作证词，我想如果这中间我意外去说的话，可能人们会不会因为我读过三本《古兰经》译文，而把我算成一个穆斯林，因此我决定去清真寺念作证词。但是在出发的路上我开始退缩，甚至感到害怕；我的脚就好像被谁抓住了一样不愿前进。不知不觉，我来到了清真寺，清真寺里当时没有多少人。这时一个名叫哈克姆(Hakim)的黑人来到我身边询问我是否需要帮忙。我此时依旧害怕成为一个穆斯林；我对哈克姆说：“我想填写清真寺的入会表。”我绝不会忘记他的回答：“先生，这里不是俱乐部！”我自言自语道：“我当然知道这里不是俱乐部。”然后他问我：“你是否是想要念清真言？”我回答道：“是的”。于是我跟着哈克姆念了一段我不懂的阿拉伯语。

经历了那段困难过渡期，这就好像把一个无法负荷的重担扔到了九霄云外。直到今天我还欠戴兰娜和哈克姆一个诚恳的道谢。感赞伟大的养主安拉让我找到了我自己。



## 如果你们是穆斯林，就要把握好自己的界限

朵罗斯 Dorothy

1950年，我出生于伦敦的小镇，我的家庭成员信仰天主教，在家里我是最小的一个孩子。我爸爸不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但是我的妈妈很虔诚。我的父母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在家中一切都按照宗教传统生活。每周日我们都会去教堂。而我也在学习宗教知识。那时候的我，对这个社会充满了怨言，而且我的母亲非常固执己见，所以有时我们会发生冲突，经常吵架。

在我还没有和克什米尔人（即现任丈夫）结婚前，我对于伊斯兰教一无所知。关于伊斯兰教我唯一的记忆是，伊斯兰是一个被人们嘲笑的宗教。我了解的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是通过我丈夫开始的。当时我们在同一家医院实习。实习工作的同时他也在攻读细菌学研究生，我们两个经常一起做研究。在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一个穆斯林；认识很久之后他告诉我他是穆斯林。在相识两年之后我们决定结婚。研究结束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就结婚了。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两个都没有按照教法要求生活，所以宗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于我们从不谈论关于宗教的话题。我的丈夫他也没问过我是否想成为穆斯林。之后他开始工作了，但我们依旧没有讨论

关于宗教的事。我们第一次正式谈关于宗教的话题是在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开始的。（那时候丈夫没有去礼主麻拜。现在去礼拜并且在斋月封斋了）。我们担心孩子的教育。所以最后我们决定让孩子去学习伊斯兰教。

那时我还未入教，但是为了孩子的教育，我假设自己是一个穆斯林。为了让他更好的学习宗教我开始把他送去清真寺。过了不久，我决定念作证词，加入伊斯兰教并学习怎样做功修。我在斋月里封了几天斋并学习了一些《古兰经》。我愉快地接受了一切并把自己视为一个穆斯林。

以前我还是基督教徒的时候我认为基督教仅仅只是一个宗教而已。而我所理解的伊斯兰教是更为特殊的。伊斯兰教提供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一个基督教徒可以做任何事，人们也可以随便的把自己定义成“基督教徒”。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穆斯林就不同了，你做事情必须有界限。

伊斯兰教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一面就是人与人之间以真诚为基础。在伊斯兰教中最令我高兴并且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让我树立正确的目标。我过去的生活跟现在对比的话，我认为以前的生活没有任何的目标。而现在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

当时我的父母反对我和穆斯林结婚。甚至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已经成为了穆斯林，他们根本不理解伊斯兰教。而且在非穆斯林朋友那里我找不到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现在，我成为了一个穆斯林，我感到非常的幸福。那时我想，要是我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中，那该多好啊。当然，现在和一个穆斯林结婚，这样的家庭也使我感到很幸福。穆斯林男人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们是值得信任、且优秀的一家之主。



## 实践出真知

凯特 Kate

1957年,我出生于英国的基督教家庭中,我排行第二。我不能说我很懂宗教知识。因为我的家人不是按时去教堂,虔诚礼拜的人。但是我可以說我的母亲比我的父亲更加虔诚。

我不能说我在伊斯兰教之前就非常重视宗教。因为宗教在我生活中扮演的不是重要的角色,生活当中的我就像一个嬉皮士一样过日子,并且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加入基督教。有一段时间我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读了一本关于佛教的书;但是这本书并没有让我有加入佛教的想法。

之后我决定去伦敦大学的阿拉伯语系上学。上学期间我和一个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结婚了。虽然我是阿语系的学生,但是因为要照顾刚出生的孩子的缘故,我并没有时间和那里的学生有过多的交流。尽管阿语老师在上阿语课时,凡是涉及到伊斯兰的话题时,老师都解释得很生动。

1981年初,也就是结婚两年后,为了拜访丈夫的家人我去了阿尔及利亚。然后在我从阿尔及利亚回英国大约六个月后,即在我23岁的时候我成为了穆斯林。我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我归信伊斯兰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阿尔及利亚的那段时期是我决定入教的启蒙期。虽然在情感

上，这种文化对我入教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其中的理论和逻辑对我也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

我的父母对于我的改变以及我的宗教并没有做过多的评价，虽然他们不满意我的选择，但是他们也没有提出反对。因为我对他们的爱没有减少。日常生活中我带着头巾，但我没有完全的包裹住。即使是这样，有时周围的人们仍然对我指指点点。

放弃吃猪肉、喝酒对我来说并不难。如果你坚信一些事你就应该把它反映在你的生活中。因为伊斯兰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教。另外，对于我的孩子们，我会在周末让他们去清真寺上课，以便他们能够严谨的遵循伊斯兰教。

曾经我的生活迷失了方向，不知该往何处，而现在我为成为了穆斯林而感到幸福。



## 60岁时我决定成为穆斯林

布雷恩 Brian

我在1924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而我是家中的独子。我爸爸是一个每周日都会去教堂，但是并没有完全履行宗教所要求的功修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妈妈是基督教新教的浸信会<sup>2</sup>成员。她也是一个非常害怕上帝的人。

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去世了。在宗教这一方面，相对于和爸爸交谈，与妈妈交谈更让我觉得受益。那时我在公立寄宿制学校上学并且在这个学校每天早上和每周日是要被送去教堂听福音的。总之，我接受了很好的基督教教育。我对我所受到的教育十分满意。但是毕业几个月后我就开始不做任何宗教功修了。仅仅只是向上帝祷告、参加婚礼和参加葬礼。

认识伊斯兰之前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从来没有吸过毒品也从没有喝过酒，我读过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也了解过关于印度教方面的知识。印度教让我想起了希腊和罗马的神秘之处。一直到我遇到伊斯兰教为止，我对其它任何关于宗教的话题都没有兴趣去深入了解；但是其他宗教方面我也涉猎过，

2 浸信会 (Baptists)，又称浸礼宗，是17世纪从英国清教徒独立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主要宗派，因其施洗方式为全身浸入水中。而得名。此宗派的特点是反对婴儿受洗，坚持成年人始能接受浸礼；实行公理制教会制度。

尤其是当我读到关于伊斯兰教的作品时，引起了我的注意。因此我将研究伊斯兰教为目标，全身心的投入到伊斯兰的奥秘中去，我沉迷于其中并且我决定去清真寺进行深入研究。然后我去了一个小清真寺我开始向那里的人们询问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问题。但是比较遗憾的是，那里会讲英语的人很少，但他们仍然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为了帮我找一个会英语的人，他们建议我去另外的一个清真寺。我去了他们推荐的清真寺，在那里我认识了给我很多帮助的南非穆斯林们。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按时去清真寺并一点一滴的开始学习伊斯兰教门知识。之后他们推荐我去位于伦敦中心的一座清真寺。我本来不想去；但我还是去了，并在那里遇到了很多会说英语的穆斯林。之后在我60岁的时候，我沉思了好几个月，毅然决然的成为了穆斯林。随着时间的飞逝，我的信仰愈来愈坚定，我也愈加热爱我的信仰并且我开始从事伊斯兰活动。

以前我的生活方向是错误的，现在如果人们回首往事，就会明白实际上他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所做的每一个事情，安拉最终都会把我们带向伊斯兰。改变了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个能很好的概括我生活经历的词汇。我只是发现了我内心中原有的信仰，仅仅改变了信仰上的几个错误。因此我给非穆斯林讲述我的故事时：“我从基督教升级到了伊斯兰”，这样描述的。有些事我仍然存有疑惑，但这些疑惑都随着学习《古兰经》而解开了。虽然我毫无怀疑的认为伊斯兰是正确的，但在许多问题上依然如同一个基督徒那样思考。我发现我以前相信的许多事都是错的。在一些问题上我被误导了，但我依旧无法从思维中彻底清除。因为作为曾经是一个基督教徒的我，这些思想在我脑海中早已根深蒂固。比如，我以前就知道的一些知识，先知耶稣{尔萨}的优秀品质，以及安拉和尔萨先知在圣经《旧约》、《



新约》中对人们的教导与劝诫。但“三位一体”这样的观点在任何时候我都不感兴趣。因为我和其他许多基督教徒一样无法完全理解这个观点。在穆斯林的角度上我不难去理解穆斯林对尔萨先知的尊敬以及他神圣的地位。在基督教赞歌中，关于上帝我们被教导的是尔撒不完全等同于上帝，他作为上帝的儿子就像是第二个上帝一样。而通过伊斯兰，我知道了尔撒不是上帝，也不是上帝的一部分，他只是安拉的一个仆人和使者，这一点我很容易理解。第一次阅读《古兰经》译文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即富有哲理又很难理解的一个正文。但是读了经文注解后，我更好地明白并理解到它所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且我真的陷入到古兰经的奥秘中了。

我没有改名字，因为伊斯兰没有要求必须改名字，而且为了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不得不使用以前的名字。另外我很喜欢给非穆斯林讲解伊斯兰教时，仍然用的原来的名字是想让他们知道伊斯兰不是一个外来的宗教，不仅仅是专属于阿拉伯人的宗教，而且是全人类的宗教。如果我还有更多的时间，我很愿意向更多的人讲解伊斯兰并努力让他们成为穆斯林。



## 伊斯兰使我重生

格洛丽亚 Gloria

1958年我出生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工人家庭。我的母亲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徒但她并不做功修，也不去教堂。我爸爸是共产主义者，直到生命的最后那几年他的思想才变得没有那么固执，但依旧保持着他的无神论思想。我和爸爸的关系一直很好，但我和母亲却无法沟通。我的家中也没有任何宗教氛围。当我看到邻居们去教堂时，我就问我的母亲：“为什么我们不去教堂？”她回答说：“因为我们不相信”。我到了开始上学的年级，也必须学习宗教课程了，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没有上过任何宗教课。

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我的性格和现在一样，但是现在更加平和。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找寻一个东西，但我不知道在找寻什么。是的，我有足够的钱去做我喜欢的事、我想做的事，但我如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并不开心。

如果观察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基督教已经约束不了人们的行为了。在我随心所欲做了想做的事，去了想去的地方后，我发现我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我一直支持社会主义观念，因为我很关心其他人的生活。我和人们相处得很融洽，而且我认为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我在库巴度了一个月的假。在那里，人们都不信教，在那里我也没有找到任何教堂或是做功修的场所，并且这里也不缺少社会主义，我发现这里缺少信仰上帝，如果你们问我是否相信上帝？我的回答是“不，我不相信。”但我知道还是需要了解有关上帝的知识。从库巴回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脑子里都在思考宗教，只是我口头上不承认。我开始看关于佛教的书，因为佛教很流行，所以我选择了它。之后我读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资料；但我找不到令我满意的答案。

有一天，我偶然进入了一家出售伊斯兰教书籍的书店。然后我从穆斯林朋友那儿要了一些我想要读的书，也读了几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之后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在书店工作的集作家、翻译，同时也是一位母亲，这样的一位有着多重身份而且婚姻幸福的穆斯林女士。她帮助我在伦敦找到了一个可以学习宗教的小清真寺。我去那儿待了五六个月，那里有许多已嫁给穆斯林男人的女士，和我一样因其它原因而来的只有一个人，她从事于政治。其他妇女都是因为受丈夫的影响而来的，并且她们大多数之前就已经是穆斯林了。在我学习伊斯兰教六个月后我决定成为一个穆斯林。我不后悔这个决定，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去找了学校的老师，我给她说了我想成为穆斯林并且念了作证词。那时我三十岁，之后我马上开始履行功修。

放弃不符合伊斯兰的事物不是很难。我爸爸不吃猪肉，因此，我也没有吃过猪肉并且很长的时间没去酒吧，我只是偶尔会去喝酒。我没有改名，因为我想告诉人们即使我是英国人，也是可以成为穆斯林的。

现在我对苏菲修行十分感兴趣，关于这方面和几个人讨论了且拥有了一两本书，一个朋友把我介绍给了法图拉·海日，然后我从他的社交圈中结识了几个朋友。

在向安拉祈求的时候，就好像与安拉面对面那样，做功修使我远离让人不舒服的事情，我的精神获得了安宁，我感觉我获得了重生。

我可以这样说，从现在的社会角度来看，我是一个失信的人，但是从伊斯兰社会角度看来，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努力不去犯罪并且期望能够给我坚强的力量。



## 出生在穆斯林家庭是一件幸福的事

保罗 Paul

关于我的父亲，我对他了解不多，只知道他现在在伦敦的某一个地方。但我不在乎这个，因为他不是我真正的父亲，他唯一做过的事就是使我母亲怀孕，然后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我认为父亲应该是一个陪伴孩子长大的人。

我母亲没有参加过任何宗教活动。我觉得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实际上我不喜欢说她是我母亲。母亲来自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当然这些从她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小时候她禁止我看电视，她说电视上都是骗人的东西。因此我能看的就只有动画片。一些人认为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我见过非常严格的天主教传统习俗，也见过最自由的性生活方式，也在英国贵族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看过我母亲跟她的朋友们一起在黑暗的屋子里举行吸毒聚会。我的母亲为了不让我在思想和教育上受到不良影响，一直到我十三岁，都没有让我去学校上学。所以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当我开始上学时也没有教过我关于宗教的任何东西。我后来去的是一个私立学校，这个学校同时也是一个主要招收资本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中产阶级者的一所学校。

接触伊斯兰教之前，我没有学过任何一个宗教或是做过任何功修。我并没有和基督教有过多的联系。我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包括去教堂的所有人都知道《圣经》是被篡改的，因此我不相信《圣经》。

直到现在我没有吸过任何毒品，但是有时喝酒。18岁时，我开始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上学。我第一次认识伊斯兰是通过班里的穆斯林同学。我没有向他们询问过关于伊斯兰的问题；况且他们也不可能讲述伊斯兰。只是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会提及。一天，我决定成为穆斯林，是的，我是认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还没有真正成为穆斯林。我认为我喜欢伊斯兰的家庭模式，我觉得伊斯兰的家庭模式非常好，这个特征是通过观察班里穆斯林的生活后而发现的。穆斯林女生对自己被创造成女性很满意，不像其他的女生那样想成为男生。男人外出工作时女人待在家里，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我很喜欢这种家庭模式。他们不会每晚喝的烂醉如泥，也有很优秀的道德品质。例如，他们不会有婚前性行为。我以后的妻子也应该是这样的。女生们也不会跟别人攀比。我认识的穆斯林男女都是这样的，可以说他们的家庭很完美。穆斯林女士对于自己被创造成女士而感到满意；穆斯林男士也满意于自己生为男人；他们对上天没有抱怨；穆斯林男女分工明确，每一个都执行各自的任务，没有婚前性行为的这一习惯，对于我的影响最大。我记不清什么时候已经完全接受了伊斯兰教。在我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我仍然不知道伊斯兰教是什么。我唯一想要的是成为这样的家庭成员。

我决定成为穆斯林已经五年了。但我仍没有停止学习。每过去一天就多一天伊斯兰生活。因此我还有更多的伊斯兰知识

需要学习。只有当我学习的知识足以让我作出决定的时候才算做结束。

我的家人和朋友对于我成为穆斯林没有反对。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说我是因为被洗脑了才想成为穆斯林。为了学习阿拉伯语，了解更多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我在埃及待了一年左右。

我现在还没结婚。我的妻子，她应该是温柔、优雅的，是发自内心而遮盖的，同时她也会为了伊斯兰的尊严而勇于去斗争的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你，不仅仅是独立存在的

易卜拉欣 Ibrahim

1956年，我出生于英国的泰恩茅斯城(Tynemouth)城中。我在卫理公会教堂<sup>3</sup>学习过宗教知识。我父母不算是虔诚的信徒，我的家庭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中也没有什么宗教氛围。我们会庆祝圣诞节、匿名选购礼物，庆祝万圣节、复活节，这对我们来说仅仅是假期而已，没什么重大的意义。有时我会参加教堂的周日培训班。在学校里即使宗教课是必修课而我仍然只学了一点皮毛。我们的老师也只是教一些关于基督教基础的知识，其它的知识他并不是很重视。

我年轻的时代，即使吸毒、抽烟、喝酒这些非常流行，可我不吸毒品也不吸烟，但有时会喝酒。我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我的生活一直很平顺，没有任何困难而且我对宗教不感兴趣、对政治也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想要追求的东西。

学生时期快结束时，我认识了一对来自南非的穆斯林夫妇留学生并且和他们成为了朋友。但我的印象中不记得他们做

---

3 卫理公会派(Methodist)是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英国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年-1791年)创立了基督新教卫斯理宗(Wesleyans)。教会主张圣洁生活和改善社会，注重在群众中进行传教活动。



过宗教活动或是谈论过任何关于伊斯兰教的话题。他们邀请我在假期的时候去南非度假，我到了南非，他们说：“快来看一下，清真寺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我去了。在清真寺里，我看到了南非人和印度人是怎样肩并肩，站成一排一起做功修的。在种族歧视最厉害的南非看到不同种族一起做功修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回国之后我买了几本关于伊斯兰的书包括《古兰经》。通过读这些书，我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基督教是把人划分成不同种类；而伊斯兰则是把这些种族聚集在一起。

我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去阅读了这类书籍；这段时间我不记得除那两个学生之外，还认识了其他穆斯林。两年后在伦敦基尔本区我参加了一个伊斯兰学生协会并且在那里认识了一个英国穆斯林以及其他几个穆斯林学生。和他们见面了一段时间后，我决定加入伊斯兰。那时我25岁，我去了摄政公园(Regent Park)清真寺。在星期五我在那儿和其他的穆斯林一起礼主麻拜(聚礼)，然后念了作证词。紧接着第二天早上开始礼一天的五番拜功。从我决定成为穆斯林起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你努力实践伊斯兰的话它会对你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每时每刻都会学到新的事物，而且全部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好。这样也会让我们感到开心，因为你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也明白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并且会意识到除了你的存在之外，也意识到周围其它被造物的重要性。你，不仅仅只是一个个体。你绝不要忘记这个。

影响我改变信仰的事有很多。例如，研究伊斯兰的逻辑性。安拉不想让我们相信毫无逻辑的事情。我很开心(伊斯兰)没有类似于主教那样的职务。因为与安拉联系，不需要第三者；安拉与仆人之间其他事物无法介入。通过阅读《穆圣传》，我了解他遵循了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伊斯兰教里没有任何类

似于基督教中“三位一体”的观点。这就是伊斯兰教让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原因。

成为穆斯林后每个人都开始告诉我结婚的重要性。于是我开始着手为自己寻找一个合适的妻子。我认识来自南非的一个女孩并且和她的家人认识了很久。我的一个朋友把我的想法告诉她，而且她也同意了。即使她是穆斯林，但她没有履行伊斯兰教法，不礼拜、不封斋、也不遮盖羞体。一段时间后我要求她遮盖羞体，但她对此很敷衍。然后我没有逼迫她那样做，我等她发自内心地去遵守安拉的命令。因为在这段时间她有可能不是因为安拉而遮盖，而是因为我的要求而这样做。我对她说：“请不要因为我的要求，而是因为安拉而去做功修，可以吗？”感赞安拉，她现在开始尽力去做。

爸爸因为我成为穆斯林而感到十分伤心。大概两年的时间，爸爸没和我讲话。导致的后果就是没有机会经常见到妈妈。我只能在弟弟家和她见面。有段时间妈妈生病了，并且这个病让我们重新开始联系。几年后他们开始慢慢接受了我们之间的这种思想差异。

当今社会失去了精神追求开始变得物质化。总的来说，每个人在精神方面都生病了并且都需要心理治疗。在他们眼中没有值得讨论的价值观，这个情况也都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上面。比如人们对老人和老师不尊敬。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按照伊斯兰的生活方式生活。



## 我能感觉到将成为穆斯林

哈利勒 Halil

1951年我出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我母亲是属于基督教卫理公会派<sup>4</sup>的一个狂热的教徒。我爸爸他自己认为是个基督徒，但他在一些怀疑的事上也遍寻不到答案。我们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一个家庭。我跟父母的关系很好。我妈妈一直送我去教堂直到我成年。跟我的同龄朋友相比，我算是有信仰的。

年轻时我喝了许多酒，甚至吸过毒；但我没有上瘾。那是六十年代末期，和我一样年龄段的很多年轻人都吸毒。

我与伊斯兰教的第一次接触是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是护士专业实习生，我还学习了急救医学。我去了利比亚和伊朗，分别待了一年。但是我没有去认识穆斯林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关于伊斯兰教的都是些陈旧、迂腐的想法，并且我认为穆斯林是十字军东征后留下的事物。我们了解的另外一件事就是西方人用恶劣的态度和行为对待穆斯林女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未想过成为穆斯林的原因。那时我对穆斯林有过很不好的看法。

4 卫理公会派(Methodist)是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英国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年-1791年)创立了基督新教卫斯理宗(Wesleyans)。教会主张圣洁生活和改善社会，注重在群众中进行传教活动。

从利比亚回来大概一年之后我得了很严重的病。但是诊断书上显示我没有生病；在未出诊断书之前他们怀疑有可能是癌症。我的心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一个护士的经验来说我知道这个病只能活六个月。这次突发的经历激发了我要加入宗教。实际上我已经在进行着宗教探索。而且这个病警告我：也许，明天我将会死去并且我感觉我应该在死亡之前做一些事。我懂得了人生在每一个时刻都可能会结束。

在我还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去了非洲工作并且和一个想当传教士的护士一起工作。我和他没什么共同语言；但是我羡慕他的信仰，因为他的信仰很坚定。但是我也知道如果加入他的信仰，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可靠的信仰，而且会常常发生矛盾。因为我不接受基督教，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就像我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认为教堂的宗教仪式和功修都是捏造的；我没有看到基督教的奥秘；我很尊敬佛教；但它的起源论的逻辑不符合我的理解。因此我知道这不是我所要找的宗教。

在利比亚时，我跟来自苏丹的朋友谈论了关于伊斯兰教的问题，我和他们争论。我坚决反对伊斯兰教。我一直关于针对女性的态度问题和伊斯兰的一些教法问题而争论，但是我潜意识里开始更多觉得伊斯兰是正确的。直到我去肯尼亚参加红十字会组织的人道主义救援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那里没有穆斯林；天主教工作人员负责我们。我是这个组织的领导和主要负责健康饮食项目。有太多的孩子要看，所以我们不得不将他们分成组。必须特殊照顾一些孩子，另外一些孩子我们不得不送他们回家。即使一些孩子只有20%的希望幸存下来，但是必须为了拯救有希望的孩子而花费时间救助。连续不断地看见死亡，使人痛苦使人意志沮丧。去内罗毕(Nairobi)的路上为了消除旅途劳累，我买了几本书和《古兰经》译文。读《古

兰经》的时候就感到我早已经是穆斯林了，因为那里面写的就是我早已相信的事，只是在《古兰经》里把它以一种文字的形式摆在了我面前。只有一个上帝，耶稣(尔萨)是一个使者，所有使者们都教导我们顺从造物主。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读《古兰经》后我感觉到我是个穆斯林，并且在三十岁时，我在内罗毕一个穆斯林学者家中念了作证词。不是因为”是的，我将要成为穆斯林，我感觉得到”而选择的，而是因为这是在我潜意识中我所相信的事，我才成为穆斯林。

西方社会的言行举止给我的感觉不太好。比如说对待老人的态度方面。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中老百姓体现出的对老人的尊敬，穆斯林们不把赡养老人的责任推给社会，他们自己照顾自己的老人，这让我十分感动，这就是让我接受伊斯兰的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基督教最大的缺点，就是为了适应社会而改变制度。这样失去了宗教的一些坚定性，为了满足今世的需求而忙碌。社会是今世的一个实体，它随时代而变，因此基督徒也跟着社会变。例如现在妇女想成为神父并且将同性恋不算作一种犯罪。我认为宗教需要坚定性。我认为人们需要规则和禁令的约束，因为我们不是动物。

我们生活在欧洲的启蒙运动结束后的时代。我们有环境问题，艾滋病问题等。但是学者没有找出解决办法。我认为生活质量没有提升。人们慢慢地失落从而人们更加不信任生活。我在伊朗野外生活了一段时间并且我观察到一些很好的事情。那里人们更幸福，更加安宁。而西方社会是很混乱的，有问题的并且人民对社会很不满意。我认为生活越简单的人们就会越快乐。

有几件事阻碍我决定接受伊斯兰。比如读《古兰经》译文时有困难。还有关于伊斯兰怎样对待妇女？在这方面我很担心。

在念作证词之前我考虑了许多；但是我已经坚定了我信教的决定，所以我仍旧毅然决然地念了清真言。因为我知道这个宗教是正确的，而且在学习伊斯兰的过程中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母亲的性格比较固执，我成为穆斯林让她很不高兴，因为她很担心伊斯兰的问题，所以我也没有和她争论。成为穆斯林使我选择朋友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有些以前的朋友的生活方式特别世俗化而且很自私。更有甚者嘲笑伊斯兰。这就是我和他们断绝关系的原因。有时，我也会比较伊斯兰，思考是不是成为基督徒或佛教徒这样的生活方式更容易一些呢？但我接触伊斯兰后我就知道这就是我此生唯一的道路，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道路。



经历了世间所有的黑暗，所有的罪恶，我不想重蹈覆辙

贾米里 Cemil

1951年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我的爸爸是个士兵，而且他说他热爱英格兰教堂。但是除去为了显示他是士兵的身份以外，我从没见过他做功修或是从事与宗教相关的活动。小时候，我被母亲带着去过几次教堂；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实际意义，对这些事情，我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在十岁的时候我很讨厌我爸爸。我爸爸是个酒鬼，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就是非常讨厌他，甚至于他碰过的东西我绝不会碰。十六岁时我离家出走。那时我对宗教的任何事都不了解，甚至上帝是否存在也不清楚。当时我仅仅只是个讨人喜欢并喜欢帮助他人的少年，但是我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也不知道任何宗教知识。在我所生活的社会圈中很欢迎像我这样的人。在这个圈子中，去外面买十瓶啤酒和一小瓶威士忌，在街道上对人们做恶作剧，然后像个没事人一样去上班，在别人眼里就是个英雄。这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价值观，是这样慢慢被培养出来的。我不能说我的梦想破灭了，因为我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知道如何适应这个社会圈子并且能跟上这个社会的潮流。这个社会仿佛把我们教育成一个以喝酒、飙车、打架斗殴为乐的人。

我参加了一个由60人组成的团体，团体成员们为了赚钱不择任何手段。而且团成员们也吸毒。事实上如果你不吸毒的话，成员们会找你的麻烦，并且一个月你需要至少和三四个女人发生关系，否则他们会认为你有生理缺陷，谁都不会把你当男人看。

之后我开始研究其他宗教并收集所有我能找到的资料。在成为穆斯林大约一年前，我才开始接受有上帝的存在。我这样想“从逻辑上讲，上帝是存在的，并且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上帝必须有一种自人类存在以来就存在的宗教”。之后我知道这个宗教就是伊斯兰教。无论你走哪一条路，你都会与伊斯兰相遇。当你知道穆罕默德是世界史上著名的人物并且他是安拉的使者的时候，你会毫不犹豫的摒弃其他的选择。因为穆罕默德之前的使者尔萨（耶稣）已经传达了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使者并且所有人都应追随他的道路。先知尔萨把他称为启蒙者。目前的《圣经》包涵着马太、马克、路加、约翰等四人写的福音书版本。这些人没有生活在尔萨的时代。巴拿巴(Barnabas)是尔萨的一个门徒，他写下了尔萨的教导。然而他写的《巴拿巴福音》在我们国家却被宣布成杜撰的福音。通过仔细研究这个国家的政治，我明白了为什么《巴拿巴福音》会被认定为杜撰的书，为什么不给这里的孩子教授关于伊斯兰的任何事。先知穆罕默德在我们国家的学校甚至都没人知道。只知道他仅仅是历史中的一个领袖，将先知穆罕默德和希特勒放在同一地位。

我跟穆斯林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监狱里，因为我犯了抢劫罪，所以我被判了八年徒刑，那时我三十三岁，是在监狱的第二年。在这次跟穆斯林接触之前我曾读过关于穆罕默德先知的事迹，也已经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我把它藏在内心。我向造物主祈求让我感受上帝的存在。



有一天，一个伊玛目来监狱看望我的舍友。他问我是否愿意成为穆斯林？我向他原封不动地讲述了我刚才已经给你们说过的话。他问道：“你已经成为穆斯林了，可不是吗”我说：“我感觉到了，但我不想成为穆斯林，因为我觉得成为穆斯林有许多任务要去执行；比如封斋、每天礼五番拜…”我这样回答。他对我说：“对，这些我都不否认，但是你要知道安拉并不想让仆人在这方面如此困难；而且你应该走向安拉的道路。”我按照他所说的做了，并开始走上安拉的道路。因为我想如果我相信安拉的存在，那么我应该相信他所说的所有事都是正确的。伊斯兰所依据的不是穆斯林的想法或个人观点，而是根据经文和圣训证据，它是一个完美的信仰体系。我是一个穆斯林，我相信并且同时拥有理论依据。如果你只是相信这仅仅是一个理论而已，但是客观现实存在的东西，你没办法否认，伊斯兰就是这样，安拉已经明明白白的为我们阐述了何为伊斯兰教并将和它有关的知识教授给我们。

现在我作为穆斯林深深地体会到安拉时刻在保护着我。我曾经在骗局里生活了整整三十三年，我知道上当受骗是多么的容易；这正是我无法断言我是否聪明的原因。因此，我很重视做功修、每个星期五去清真寺参加聚礼、并且不跟非穆斯林密切交往。做这些是因为恶魔为了让我们叛教在等待时机，我们不应给恶魔这个机会。所做这些事情的重要性我从自身都深有体会。因为我以前在一条非常错误的道路上并且做了许多错事。关于谬论与真理的区别，我深有体会。安拉为了让我能够清楚地看到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区别而赐予了我伊斯兰信仰。我经历了社会中所有堕落的事、所有罪恶的事，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参与其中。



## 伊斯兰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布鲁斯 Bruce

1956年我出生于英国的默西赛德郡(Merseyside)。我的家庭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我是家里排行中间的那个孩子，我爸爸是一个基督教新教徒，我的妈妈则是卫理公会教派的。家人每个星期天会送我们兄弟姐妹去学校里学习宗教，我一直学到十六岁，在公立学校学习了《圣经》的故事。说实话，在学习宗教的时候那些故事并不是十分地吸引我。家里也没有任何宗教的氛围，而且即使父母教派不同，但我认为他们并不知道各自的教派之间有什么不同。

当十四岁时我参加了一个基督教青年俱乐部，我妹妹也是其中一员。我对他们之间讨论的话题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的讨论内容我无法融入其中，对于他们辩论的主题，我也不知所云，与此同时，我还是继续读《圣经》中的故事，因为比起其他胡编乱造的故事，我更对这些故事感兴趣。这些故事也更能影响人，但仍然不能指导我的生活方向。

七年级的时候有“古典文明”课程。在这节课上我们学了一些关于伊斯兰的知识，有讲一些关于在麦地那的第一个穆斯林群体，这个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伊斯兰教的一系列知识系

统都是很有逻辑性的，我记得甚至我对我的妹妹说过：“对伊斯兰很感兴趣”这样的话，然而这是在一节历史课学习到的，我记得在宗教课上只提到过一两次，多数的老师都对伊斯兰教有偏见，他们说穆斯林的上帝是不宽恕的。

三位一体在我看来这都是谬论，我绝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观点。因此我也没有做任何基督教徒的功修。我不是一个严肃对待宗教的人。所以我抱着我无法持续坚持基督教徒的这个想法而放弃了信仰。将近一个月后，我又突然对宗教感兴趣。我开始经常地谈论起宗教方面的话题。我有平淡、普通的生活和家庭，我和朋友的关系也很好。那时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我关注宗教。我不知道具体原因，可是我满脑子都在想我必须寻找信仰，以至于当时只要符合逻辑的任何一个学说，我都很容易的就接受。就这样我接受了佛教并且交了几个佛教徒朋友。我读了关于佛教的一些书籍。但这不像我研究伊斯兰那样严谨认真。佛教可以说是印度教的升级版。佛教反射出人们的想法观念；因为其教律是人们规定的。因此上帝提出的法律在这个宗教中不存在。除了不能做偷盗之类的坏事、以及遵守礼节、慷慨大方等等以外，其他方面人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所以这个宗教并不是我所理解意义上的真正宗教。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事。不像伊斯兰那样有明确的界限。伊斯兰教中人们很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界限，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在1970年代皈依伊斯兰教的著名流行歌手凯特·史蒂文斯 (Cat Stevens) 也就是优素福·伊斯拉姆 (Yusuf Islam)，应邀参加了一个艺术研讨会，而我也正好从1985年开始也从事这个行业，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和我所做的工作内容相近，再说也因为这个歌手非常有名的缘故，所以我也作为一名听众参加了此

次研讨会。史蒂文斯说：“学校里教我们 $1+1=2$ ”，但基督教说不是 $1+1+1=3$ ，而是 $1+1+1=1$ ；如果这个逻辑在其他领域没有道理，那么为什么它在基督教中有道理呢？宗教必须是符合逻辑的。史蒂文斯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他演讲时采用的风格不是生搬硬套地叙述，而是循序渐进地引导我们动脑筋思考。在那里我遇到了和我一起上课的一对穆斯林夫妇；我甚至和一个穆斯林女孩交往了几个月并且她试图指引我去皈依伊斯兰教，这些穆斯林朋友给了我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以及我从英国伯明翰伊斯兰宣传中心(Birmingham Islamic Propagation Centre)得到的艾哈迈德·德达迪(Ahmed Deedat)写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圣经是上帝的语言吗?》。几乎每个星期我都向这个中心写信发问，我所问的一切都得到回复。几封信后我更能明白伊斯兰教。我问穆斯林朋友们他们相信什么?伊斯兰是否与科学有关?他们为什么不相信进化论?并且穆罕默德是否真的是先知吗?等问题。对于我所问的一切都有合乎逻辑的答案。然后他们给送了我一本《古兰经》，我立即给他们回复我相信《古兰经》是上帝的言辞。

我不完全理解我的信仰，但我正在接近伊斯兰教。我的父母和我的朋友想知道我是不是穆斯林。因为我俨然是伊斯兰教的捍卫者。我对伊斯兰教的第一次认真研究始于1988年9月。我放弃饮酒和吃猪肉。当我完全相信伊斯兰教是正确的宗教的时候，我正式地表达了自己是一个穆斯林。这是理智的一个决定，而不是我一时感情用事而说出来的话。

1989年10月29日，那时我二十四岁，我去了摄政公园清真寺。在那里我加入了为新入教者服务的志愿者组织并且在那里念了作证词。当我公开宣布自己成为穆斯林时，我周围的穆斯林朋友感到高兴并一一来拥抱我，然后邀请我吃饭。有人吻了

我的额头，这有点令我惊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一个男人在我额头上亲吻。我发现穆斯林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一个穆斯林对另一个穆斯林是“我的兄弟”，就会将这个穆斯林当做自己真正的兄弟来对待。

在我知道我必须每天礼五番拜功情形下，我每天开始礼一两番拜。试着完成属于这个宗教的功修。在我的情绪和动作发生变化之后第一个受到影响而改变的事就是思想。短短几个星期内，我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

我的家人非常吃惊和感到遗憾。他们可能认为我之前对于伊斯兰教的兴趣只是想上一节宗教课而已。但是我现在却加入了伊斯兰教。首先，比起当面告诉母亲这个消息，决定选择写信告诉她，但她没有回复我。然后我给她打电话，谈话过程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最后她决定尊重我的选择，但她要求我不可以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或示威游行；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也觉得我选择的宗教是一种落后的宗教。另外因为在平时的空闲时间里我经常去清真寺，我的朋友们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惊讶，我意识到可能是我忽略了他们。所以后来我邀请他们一起去清真寺，而不是去喝酒的地方。

现在我正在努力做一个穆斯林该做的正确的事情。我不认为我以前做的有多好；但现在我会尽力做得更好。我正在尝试实践我所阅读和理解的内容。我很喜爱拜功和那种安宁的感觉。如果我错过了礼拜的时间我会感到很难过。因为伊斯兰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



## 伊斯兰之光照亮了我的心灵

阿日娜 Arina

我出生在乌克兰，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即使是在那个地方禁止有宗教信仰，但我依旧在乡村教堂秘密的做了洗礼。我在家中一直被教授的是一神信仰。我很喜欢宗教节日，特别是为庆祝复活日而封40天斋。

那时我的理想是上名牌大学。我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后，获得了乌克兰最好的一所大学管理系的录取通知书，而且该专业是用英语授课。

在二十二年之前，我的生活一直十分完美；但是我慢慢的开始思考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一直找寻不到答案。例如：上帝和耶稣是谁？人类和世界的目标是什么？天堂和地狱以及永恒的世界指的是什么？一切被造物会消失吗？所有这些问题都困扰着我，使我就好像落入了一个无底洞一样，没有一丝光明，也没有一个可以让我抓住的树枝，比这更糟糕的是没有人能够听得到我灵魂深处的呐喊。

我身边的人并不理解我，因此他们无法给我提供任何帮助。“你还年轻，也很成功，放下这些让你困扰的问题，尽情地去吃喝玩乐吧！”他们这样建议我，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为了

摆脱折磨我的这些想法从而转移注意力，尝试玩各类智力游戏并达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但这样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仍然摆脱不了这些。

疯狂玩游戏对我来说是感觉最美好的，那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想。但在片刻的玩乐之后，危险的想法再次来袭。白天对我来说非常疲惫、而晚上又失眠，整整五年都在痛苦中挣扎。我一直处于进出医院看心理医生的状态中。然而我并没有得到任何好转的迹象，唯一的安慰就是从母亲那儿学到的信仰。我一直向上帝祈求为我展示一条出路。最后，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这里去别的国家。

我通过了研究生考试，前往奥地利留学。在新的国家、新的环境、新的人群中，我本以为我在乌克兰的黑暗卧室早已不存在了，但是我的这个黑暗卧室却在这里越来越扩大，就好像笼罩了整个奥地利一样那么大。而现在我明白了，黑暗的原来不是我的卧室，而是我的内心。明明身处光明中，内心却埋在黑暗中是多么可笑……

我有许多朋友，但如果有人问：“谁是精神世界最孤独的人？”那毫无疑问是我。在外人看来，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我用读书来安慰自己，我学习各种外语，很认真地读了《圣经》。我向上帝祈求引导我一条光明之路。为了分享我的孤独，我加入了东正教网站，成为那里的成员。但当我看到这个聊天群里让人厌恶的聊天内容和方式后我放弃了它。

为了寻找困扰着我的问题的答案，我去了教堂，我和教父聊天。令我无法理解的是，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祈祷吧，孩子！”我祈祷了，但不是向耶稣，而是向上帝。我不明白的是，人们为什么向耶稣祈求。不论是这个世界，还是耶稣都是上帝创造的，可不是吗？

我不论在书中还是在东正教的聊天群里,更或是在教堂里都没有找到答案。有一天,我在地铁站,我无意识地四处张望时注意到了-一个和我同年龄的女孩儿。她带着白色的头巾,穿着一套白色的衣服,背着一个笔记本电脑包。“多么优雅,多么精致的女孩儿呀”我心中这样想,不经意间,我们四目相对。我看到她脸上的光、眼睛是那么的明亮,她青涩的脸庞却透着坚毅、睿智。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从容、自信、温和的光芒。

她的嘴上始终挂着甜甜的笑容…,我不断的观察她;如果不是因为害羞的话,我一定会去主动认识她一下。我很想跟她说:“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让我也分享一下你的这种安宁的状态吧!”。但是之后地铁来了,她上了车。

当我遇到了在我的灵魂中转瞬而逝的那个女孩后,我开始认识了许多和她一样带头巾的穆斯林女孩儿。在斋月的某一天,她们邀请我吃开斋饭。她们虔诚的信仰对我影响很大。我在她们之中没有感觉到我就像是一个陌生人。甚至我发现在她们身边我离上帝更近了。她们没有疏远我,她们很热情的招待我,就好像我是她们中的一员。我身边的穆斯林朋友们都是像这样对待我,我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我们的宗教中是这样的,你们的是怎样的?”通常我们的话题毫无避讳。他们没有人对我说“你叛教成为穆斯林吧!”。我在他们的身边的幸福,无法言传。我虽然还未成为穆斯林,也没有从黑暗中走出,但是有一束光亮却开始悄悄地照入我的心房。现在我有新的朋友,真正的挚友。

和新朋友的沟通打开了我新的视野。我接受关于伊斯兰教的一切内容。其中《古兰经》中关于尔萨的经文冲击到了我;“麦尔彦章”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圣经》中没有有关耶稣母亲的叙述



我们东正教徒为了庆祝复活节，节日前要封40天斋。这一次我很认真地决定封斋。在这期间我继续向上帝祈求。和新朋友们的谈话，让我思考了很长的时间。脑海中的许多观点混杂在了一起。最后我明白了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上帝创造了宇宙，也创造了我们。我们是他的所属物。

我接受了伊斯兰的所有。但我仍然是个东正教徒，甚至有时我会问安拉：“为什么没有把我创造成穆斯林？”有一天，在网上聊天的时候，我向一个女士提出了这个问题。她给我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答案。这是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所说的一句话：“每一个孩子出生时都是伊斯兰教，然后是他的家人让他成为基督教或是犹太教。”（《布哈里圣训集》93；《穆斯林圣训集》，“前定”，22-25）我反反复复地读这条信息。我坐立不安，原来我对安拉的责备是多余的。原来造物主把我创造成一个穆斯林。告诉我这个消息的穆斯林女士给我讲解了她看的一部讲解尔萨最后的十二个小时的电影“耶稣受难记”。

“这部电影使用先知尔萨的母语亚拉姆语配音的。在电影中尔萨和造物主讲话。就如同穆斯林们和造物主那样讲话一样…”紧接着给我发送了《新约》和《旧约》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相似的例子。例如关于拜功：

“你让我叩头并鞠躬在创造的养主面前跪下。”（《圣经》诗篇95:6）

“穆萨和哈伦把脸放在地上。”（民数记16:20-22）

“穆萨立刻叩头做功修。”（出埃及记34:8）

“尔萨叩头…祈求”（马太福音26:39）

“哈伦把脸放在地上…”（马太福音 17:6）。

因此，伊斯兰并不是从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才开始的一个宗教。伊斯兰是从阿丹开始，努哈、易卜拉欣、穆萨、尔

萨等使者延续，而穆罕默德作为众使者的封印者，这样的一个宗教。我反复的阅读了这则消息，我的心激动的就好像要撞出我的胸膛，我不停的流泪。最后我对他们说：“我们的上帝和你们的安拉确实是同一个。”在这一分钟，我已经成为了一个穆斯林。感谢我的上帝…感谢我的上帝…我的安拉!…我的安拉!…我的安拉!…

数年来我那憔悴的心在成为穆斯林后感觉到了内心血脉在缓缓的流动着。那一天中午我第一次礼了拜，我只知道“台斯密”（音译：必思民拉，意译：奉安拉之名）。我就像我的穆斯林朋友们一样，把双手举到与肩齐平后念了台斯密，我一直重复念台斯密，鞠躬时念台斯密…叩头时念台斯密…我无法表达我的感受。多少年来我寻找的是你；数不清的失眠的夜中思念的也是你—安拉。

我无法描述，我还说了些什么？感受到了什么？文字已无法表达此刻我内心的感受。

激情无以言表，礼完拜后，我又全身心投入到了书籍阅读中。我夜以继日地读啊读，我如饥似渴的学习着伊斯兰，并且找到了之前一直困扰我的那些问题的答案。我感觉认识穆罕默德就等于接近了安拉。生活、今世、后世及人类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中有了一个新的定位。黑暗卧室中的围墙倒塌了，伊斯兰之光照亮了我的心。因此我给自己起了第二个名字：“Solnyecniy luc”（太阳之光）。

我还未告诉家人我加入了伊斯兰教，因为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我一直在为他们祈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家里所有人一起叩向安拉。



## 在寻找一个能给我力量并填满内心空虚的信仰

艾哈迈德 Ahmed

1948年我出生在英国。我的家庭是工人阶级，并和英国教会有关联。爸爸妈妈并不遵守宗教：在家里，我们几乎不谈论宗教问题。我还觉得妈妈比爸爸多一些宗教倾向，而爸爸对宗教只字不提，本身也对宗教没有任何兴趣。

之后我被送去教堂上学。在那儿我学习了和基督教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上课的内容是一些关于新约的历史，我也越来越对这些课题感兴趣。我以在《圣经》占据一席之地的先知达吴德和先知苏莱曼为我的榜样。我和朋友们像研究小说角色一样，对于《圣经》中的人物，我们也常常陷入争论。

当我步入20岁后，我渐渐发现我无法迎合周围的人的脚步，我发现他们和我是背道而驰的。我不能接受人们口中所谓的“社会价值观”，因为他们对此毫无提问，有的只是盲目地跟从。我对政治十分感兴趣，我有点像反对所有事情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我唯一的愿望是，不论如何都要快乐地活着。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我不想生活在任何一个政府的专制独裁的统治之下，我的目的是为了享受而生活，也就是享乐主义。因此我参加了一个无政府之论的组织，他们远离每一种制度，迎接自由生活。我认为从此我便可以找到幸福和安宁。我们还服

用药物来产生幻觉，目的是放松思维能力和打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我们看来，这就像一群年轻人在俱乐部吃喝玩乐一样刺激。我们有时还会讨论实时政策。那一年发生了越南战争，我们一群人上街游行，还有人向警察扔石头示威。

这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认为我找到了和我观念相同的人群。我继续寻找朋友。我相信我可以和思维方式与我相符的人相处得很融洽。我读的第一本书是俄罗斯作者亚历山大·比尔曼(Alexander Birgman)写的《无政府状态的字母表》(Anarşızmmın Alfabesi)。

26岁的时候，发现无政府论也毫无逻辑，对无政府论也彻底失望。我通过宏观哲学开始对佛教感兴趣。在我看来，如果人们回到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以接触大自然为主，例如自己动手做饭吃，食用蔬菜、糙米等自然生长的食物，那么很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了。我开始想象以人工为主的生活图景。我最终也意识到，无政府主义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深渊。我开始接触长寿哲学。这个哲学，更加看重饮食的形式，这方面几乎形成了宗教信仰。他们以吃糙米和蔬菜维持供养，这种食疗方法也用于治疗癌症，在其治疗过程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两三年过后，为了让我的生命更有意义，我开始尝试着接触我所能遇到的各类观点，其中也有令我印象颇深的新时代哲学。

我试图寻找着我生命中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些东西，我甚至觉得自己会从神秘的角度看待问题。我读了许多有关历史和哲学的书籍，我尝试通过新时代的想法和瑜伽提升自己。

在那之后，我去了加利福尼亚。我认为加利福尼亚是许多人的生活中心，而去美国也算是新时代人的潮流思想之一。我本以为去一个全新的国家，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也许对我来

说更为合适。在加利福尼亚，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和她一起生活了两年。为了能拿到绿卡，继续留在美国，我和她结婚了。但结果不尽人意，我们相处不和，最后和她离婚了。

有了之前的经验，我加入了提倡单身并远离性生活的一个组织。他们提倡的生活习惯很规律。我一直奔走于各个组织，而我的心里，总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东西令我感到不安和焦躁。我在寻找人人都在寻找的东西，但我还没有找到。有时我又觉得我的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意义。

我在加利福尼亚待了三年，感觉比在英国时更让我觉得孤单，更没有归属感。因此1982年，也就是我三十岁的那一年我决定返回伦敦。回去之后我开始研究佛教，另一边我还没有放弃新时代哲学。而我从这两者中都没有获得益处，我仍然不开心。

我想，作为一个西方人，找回我最原始的信仰也许对我来说是最好的。因此，我又重新成为了基督教徒并开始去教堂。但是后来我又发现基督教是英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阶级信仰，而我无法接受自己继续身处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阶级信仰当中。也许我在自欺欺人，我在去教堂的同时还在思考佛教冥想。我已没有属于自己确定的宗教，各个哲学思想中我都吸取一点，然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之后我加入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冥想集训营。早上四点起床，开始冥想，一直到晚上九点，其中除了吃饭两个小时，每小时休息五分钟，而我们的所有事情都要在中午之前解决完，而这些都是佛教徒的习惯。冥想大概持续了十天的时间，而这十天之内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在学习期间我的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课程很密集而充实。但我渐渐意识到，我没办法接下来的一生都以这种方式生活，每时每刻地冥想渐渐让我觉得没有意义。因此我没有在此过多停留。他

们从未使用“上帝”这个术语，他们使用含“理性表达”意思的“Nova”这个词语，当你达到了“Nova”这个境界，你才能算成为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人。这也意味着人们能战胜自我，达到自然章程。

在我看来，人们信仰什么并不重要。如果我能发现一些即使没有意义却能真正影响到我的东西，我也会接受它。我在寻找能使我感到强大并可以填满我内心空虚的信仰。这成了我唯一想做的事。即使它是一个让人疯狂，令人难以接受的信仰也无所谓。

1984年我在伦敦生活时去 Camden Down 商场购物。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在家里画画。在商场附近有一个半价出售颜料的摊位。有一个星期天我去了那里，但是店门关闭着。门前站着一位男士，我问他有没有看到卖颜料的人，他说：“今天没来。”这个人看起来像是穆斯林，说话带着苏格兰口音。我便问他是否是穆斯林，他回答：“是的！”然后我们开始聊天。我问他：“你怎么样会相信一个这么一个粗暴、固执、极端的宗教呢？”因为之前我对穆斯林是有成见的。但是我对伊斯兰从未真正了解过，甚至不感到好奇。总之，他给我的答案是：“为什么你宁愿相信周围人的漫天说辞而不去自己一探究竟呢？”我告诉他其实自己感兴趣的是佛教和基督教，并问他：“在伊斯兰教里我又能找到什么呢？”他一再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他待人很礼貌。因此我想也许我可以去看看，当然我感到很好奇。之后的一个星期五，我去了一个叫“东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re）的聚会。在那里我看到有带着缠头和穿着绿色长袍的人。这里与土耳其清真寺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开始读《古兰经》，我只能听懂他们说的个别词，例如他们说到“安拉，安拉”。在那儿我感到十分安宁。

读完《古兰经》后，他们一起享用美味的食物。气氛分外愉悦。“单凭这些美食，人们也该来这儿”我心里这样想。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有趣的梦。梦中我成为了穆斯林。所有的事情都是那么的真实，每一个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醒后，我对自己说：“不，我不会成为穆斯林，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在梦里，我去了一个房间并在那里成为了穆斯林，而在这个房间里还有一个小房间，但是那个房间里所有人都处于混乱当中，但除了我以外，因为我是一个穆斯林，我的梦就是这样的，梦里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本人也觉得这种聚会很好而且我应该继续参加这种活动，同时我还觉得这个宗教比其他任何宗教都要好。但是我还是不会停留，因为我本来就喜欢活跃于各种组织。我仍然在寻找一个东西。但是我正在寻找一些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的东西。每周五下午我还是会照例参加穆斯林聚会，并且随着时间地推移我似乎理解了更多的东西。我不喜欢女士戴头巾，而且女士们总是坐在大厅的另一侧。之后我想，如果她们对自己这样的穿戴行为都能接受的话，我也毫无权利干涉。

我很喜欢和穆斯林聊天，他们都非常可爱。这种感觉也很不错。任何一个时间他们都非常乐意和我交谈。但他们从未在我的信仰问题上让我犯难，因为他们从不要求我必须成为一个穆斯林。他们只说：“我们有一个老师，当他来这儿时你就和他认识一下吧。”这是他们唯一推荐我做的事。他们给我讲述了许多有关他们老师的事。三几个月后那个老师来了。他去了佩卡姆(Peckem)行政区的清真寺，我也去了那里，而我也只把他当作了我精神上的导师，但仍没有成为穆斯林。我开始记念安拉。在和老师见面之后我感觉我需要加入他们的祈祷，因为我经常听到他们祈祷，我对此产生了兴趣，也因此有了想祈祷

的念头。大概一个月后，我对老师说我想念作证词。我在二、三十人面前念了作证词，老师给我取了一个新的名字。这些事都发生在1985年的一月份。我像是卸下了肩上沉重的负担，感觉很舒服。我仍无法相信，我找了很长时间却没有找到的东西，在我认识伊斯兰后找到了。在我念了作证词以后，他们也没有因为我之前的行为而对我区别对待。他们只说：“现在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了。”其实他们一直在等待我成为穆斯林。

前面这些过程持续将近有五个月之长，但是真正与认同伊斯兰我用了五年时间。现在，我首先能想到的是，我已成为了穆斯林，这是我的一个重要身份，履行好一个穆斯林的职责是我现在唯一最重要的事。错过礼拜的时间会让我感到不舒服。现在我会尽力执行所有律例。我相信每天礼五番拜会使我获得更多益处，也明白宗教教律这么规定是有道理的。因为做功修真的可以带给人快乐和安宁。





## 否认了25年后要接受安拉并不容易

伊布拉音·卡莱松 Ibrahim Karlsson

我出生在无宗教信仰，但家庭纽带很坚固的瑞典家庭中。在人生的前25年里，我从来没有关于造物主的任何想法，也不知道世上会有形而上学的现象存在。我觉得我的言行是符和唯物主义思想的。

事实真的如此吗？现在，和小时候有关的一个画面浮现在了我的眼前。那是我七年级的时候，我要写一篇关于未来的作文。我构想将来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电脑程序员，并和一位穆斯林妇女结婚。那时我所认为的穆斯林妇女是长袍和长裙的代名词。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是如何定形的。

之后，我上了大学，我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图书馆度过。有一天，我看到书架上的《古兰经注解》并随手翻看了几页，我不记得翻看的是哪几页，也不太记得其中的内容了，但我记得当时读到的那些内容非常符合逻辑又极具感染力。可我仍然觉得自己接受不了宗教，因为我无法理解上帝这个概念。在理解宇宙学说上，我认为“牛顿”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毕业后开始了工作，攒了些钱给自己找了个房子并搬到了新的住处。同时我还成为了一个狂热的摄

影爱好者，经常给我周围的事物拍照。一天，我在远处拍一家商店，看到一个外地人正怒气冲冲地朝我走来。他说他不希望我拍摄他母亲和妹妹的照片。那时，穆斯林在我印象中成为了奇怪的人。

和伊斯兰有关的事情也陆续降临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还是订阅了“伊斯兰信息组织”出版的报纸；买了优素福·阿里(Yusuf Ali)写的《古兰译本》和一本《伊斯兰是我们的信仰》。我已不记得当时买这些书的原因。

我读完了整本《古兰经》。觉得它很优美、而且很有逻辑性。但我还是没有真正地信仰安拉。一年后，我为了拍摄一组以秋天为主题的照片，去了一个确实很让人喜爱的迷人岛。在这里，我有一种奇特的感受，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巨大的齿轮机械中的一个小小的齿轮部分。这个巨大的机械其实就是宇宙。这是一个我从未有过的奇特的感受。我处在极其舒服的状态中，并且浑身充满了能量。就像突然意识到了上帝的存在，我的视野更加开阔了。

我不知道我处在这种状态下有多久，最终还是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回到了家里，但是那一时刻的感受给我的影响还没有结束。当时微软公司上市Windows95系统电脑，大的电脑商场开始大量出售它。我立即开始使用在线服务器开了一个MSN电子邮箱账号，并且刚好在网上遇到了关于传播伊斯兰的论坛，这个论坛吸引了好多人，感兴趣的人很多。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谢伊丹的女士。

谢伊丹是一个美国人。我们的灵魂非常契合，她成了我最好的笔友。我们一有空就讨论伊斯兰、信仰、上帝等话题。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在她身上，我看到了非凡的忍耐，因为她能经得起我沉重的思考方式和我那些愚蠢的问题。任何时候

她都没有对我失望或是放弃我，她总是让我倾听自己的心声，相信我总有一天会找到正确的道路。

我找到正确道路的时间比我的预想还要早。一天我坐公交车回家，我身边有好多补觉的人。太阳又像往常一样以壮观的形态落山，天空已被粉红和橘红色的云彩覆盖，每件事都在自己特有的规律中进行着。上帝把这一切都安排得那么的井井有序。看到如此有序的安排，我又怎能仅从枯燥的物理化学规律中获得满足？这一刻很安宁、又如此地充满着启迪。我与那一时刻挥手告别并期待着下一次的相遇。

一天早晨，我又有了机会感受类似上次的时刻。我清楚地听到了时钟敲响的声音，我找到了我自己，找到了自己的身份，我内心充满了对安拉的感赞。安拉让我们迎接了新的一天，迎接了新的机会。即使在这之前我迎接的是同样的一天，同样的机会，但是今天我才真正发现了它的美丽。

这一次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对安拉的信仰。但是在否认了25年后要接受安拉的存在并不容易。

美好的感觉还是围绕着我。我有一段时间是在美国度过的，我开始做祷告和自我反省。我尽力集中注意力去认识安拉，并开始倾听自己的内心。缠绕我的一些问题，总会在周末得到解决。取代焦躁的是一种惬意和安宁。最终，我和谢伊丹也见了面。

到了我这个地步，已经没有了回头的可能。我还没有确切的方向，但是安拉一直在指引着我。我读了一会书，然后我想去清真寺附近和一些穆斯林相识。我颤抖着走向清真寺。虽然这条路我之前走过无数遍，但我从未在此逗留过。在这里我愉快地结识了几个人，他们向我推荐几本书，我们一起约好下次在一个朋友家相聚，然后我们都离开了。他们给我的答案几

乎充满了我的所有空缺。伊斯兰也渐渐成为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我开始按时礼拜、并且礼了一次主麻，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我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尽管我听不懂伊玛目讲的话，但还是很兴奋。演讲过后我们整齐地一排排站好，礼了两拜。这是我接触伊斯兰后感觉非常了不起的时刻之一。为了赞颂安拉，两百多人聚在了一起，朝向一个方向礼拜，这种感受无以言表。

渐渐地，我的头脑和心灵达成了一致。我已经可以把自己当作一个穆斯林了。但实际上，我是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吗？我早已离开了教堂里举行的宗教仪式，如今，我能完成每天的五番拜吗？我可以放弃吃猪肉吗？这些我真的能做到吗？家人和朋友们该怎么办呢？

我开始在网上浏览关于伊斯兰的文件。一天，我读到了一个女士的生活经历，她的经历类似于我。我一边读着，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着。我明白，我没有退路可言，我应该在这条道路上越挫越勇。

暑假开始了，我不断提醒自己：我是穆斯林。这个夏天气温有些低。又是一个阴天的早上，一阵凉风从窗户吹进来。安拉在提示我时辰已到，我不能再等待了。我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坐上车，前往一个小时车程的清真寺。

在清真寺，我和穆斯林兄弟们见了面。晌礼后伊玛目和穆斯林朋友们来到了我身边，见证了我念作证词。感赞安拉，家人和朋友们也祝福了我成为穆斯林。我不求他们理解我的每一个行为，因为有规律地立行五番拜和不吃猪肉在他们看来很奇怪，他们以为日后我会放弃，但是，我已经在用行动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和伊斯兰教相遇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做一个穆斯林生活会很快乐

拉冉女士 Miss Lara

1993年，我23岁，那一年我成为了穆斯林。在那之前，我对所有宗教都不感兴趣。在我青春期的中期，宗教思想才慢慢形成。我相信只有一个上帝，也就是认主独一。我也从未对基督教提起过兴趣。

第一次接触穆斯林是在1988年，我认识了来自很多个国家的穆斯林学生。关于斋月封斋之类的问题，我就是在那时学习的，但我对伊斯兰并不是真正的感兴趣。直到1992年，有一个加拿大报刊为了诋毁伊斯兰，刊登了一些穆斯林做的非宗教行为而将其作为了反面教材。当一些非穆斯林看到这些新闻后开始对伊斯兰产生误解。那时我虽然还不是穆斯林，但是我知道这样写的坏处。于是我给编辑部写了一封辩护伊斯兰的信。从那时起我开始对伊斯兰感兴趣。我首先重新阅读了我之前浏览过的关于伊斯兰的一些文章。有一篇文章讲述耶稣(尔萨先知)也是伊斯兰先知以及和他有关的问题。然后我再向我周围认识的穆斯林朋友借了一些关于伊斯兰的书籍。那些书大都讲述伊斯兰思想，而且几乎都是由同样的两个作家著作，我很受

这些资料影响。如果伊斯兰就是书中所说的那样，那么，它是正确的宗教。在大学的课余时间我又继续阅读与伊斯兰有关的书籍。我读了学者穆罕默德·海凯勒(Muhammed Heykel)写的《穆罕默德先知的生平》。我发现不能通过媒体渠道学习和了解真正的伊斯兰。另外，刚刚开始接触伊斯兰的人必须得远离一些具有欺骗性质的组织。一个作者用阿拉伯语笔名发表文章，不代表他懂得伊斯兰，也不代表他是穆斯林。我从那些拥有真正伊斯兰知识，并且不会对人们施加压力的人们那里学习了伊斯兰。与此同时，我开始尽力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伊斯兰。也许我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我在尝试调整。我开始不喝酒，不吃猪肉，开始选择更加保守的衣服。出门时开始不化妆，不使用香水，不佩戴首饰。我开始吃根据伊斯兰教教法所宰的肉。我还去参观了自己所在的城市的一座清真寺。

我发现真正接触伊斯兰之后，才知道原来我对它一无所知。因为之前我只通过媒体了解到了一些，但可以说是误解了伊斯兰。之前我认为伊斯兰是人为创造的宗教，它无法带领我们了解真理，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接受伊斯兰教育，他就无法成为穆斯林。原来我错了。原来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拥有伊斯兰的天性。我像所有西方人一样，将伊斯兰和东方混淆了，我以为它会受到时期和区域的限制。除此之外，我对伊斯兰没有排斥的想法，感赞安拉。当我开始深入地了解伊斯兰后，我才发现，伊斯兰教倡导的思想，适合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区域，它涵盖了所有优美的品德和信仰。

当我习惯了伊斯兰思想后，我开始学习生活中需要遵循的伊斯兰主命事项和义务。我意识到我做好了接受伊斯兰教的准备。于是有一天我在家里念了作证词并成了穆斯林。感赞安拉，我开始了每天礼五次拜。1993年二月，离封斋还有几天，

我不想放弃封斋的机会。之前对封斋反感的情绪这次有所好转了，因为之前我害怕如果封斋的话我就会晕倒。刚开始做功修总会有些错误产生，我并没有觉得这些尝试很困难，反而觉得很奇特。我开始阅读阿卜杜拉·优素福·阿里(Allah Yusuf Ali)写的《古兰注解》。在这之前我只读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比如学者优素福·格尔达威(Yusuf Kardavi)写的《伊斯兰教的合法与非法》，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是一本颇有益处的引导之书。

1996年一月，我开始戴头巾。我觉得当我依照伊斯兰的方式来穿戴后，我的信仰才算完整。因为接受伊斯兰就要接受它的全部，还要在生活中实践它，但这不是“先改变穿着，宗教才会来临”的意思。在我接触伊斯兰的同时我得知这是穆斯林妇女特有的穿衣方式，如今我也加入了她们。我清楚的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穿成穆斯林女士那样并非易事。奇怪的是当时的基督教修女反而可以自由地带着头巾穿长衫，而人们对此并不持有意见。一直以来我看到穆斯林女士都没有任何反感，但是让我不安的是，其他人们对此的态度。但是我们唯一应该要害怕的，只有安拉。还没有完全改变穿着的前几个月，我开始在家里穿着长袍让自己习惯它。随后，我开始在主麻日穿着穆斯林女士的衣服去清真寺礼拜。成为穆斯林之后我总会穿着长袍礼拜。然后我张开双手向安拉祷告：求您让我的遮盖容易起来吧！

完全穿着长袍的那一天也到了。即使我身边的人不会喜欢，我也不会穿着暴露的服饰外出。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做出了决定：我不应该在乎别人的目光。



在我开始穿长袍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自己没有成为吸引陌生男士们的目标。有时会有人用惊奇的目光看我，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蓝眼睛的穆斯林吧。

加入伊斯兰教后，我又继续学习宗教知识，因为这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义务。为了可以阅读《古兰经》原文，我现在在学习阿拉伯语。阅读和伊斯兰有关的书籍，讨论和主麻演讲对我来说都非常有意义。我知道，虔诚的穆斯林一生都要和私欲，和恶魔作斗争。

与伊斯兰相遇是一件多么其妙的事情，成为穆斯林后生活也会更加快乐。





## 宗教需要理性

吉姆·克林宁 Jim Clinging

我的父母不相信安拉的存在，他们嘲笑笃信安拉的人，而且认为安拉、使者、信仰这些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概念，相信那些幻想而来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也很可笑。我们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我的朋友们每周日都跟着父母去教堂，而我只能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高中毕业后，我开始学习药剂专业，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器材辅助下达到1500度高温后才能获得的氨，却在人体37的温度下就可以自我形成。学术上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做实验期间，我遇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这个完美的秩序背后一定有它的创造者，我心里隐隐感知到了安拉的存在。

我仍生活得很空虚，我需要更好地认识安拉。舍友罗伯特 (Robert) 三年前成了穆斯林，我们总会在一起促膝长谈，我也将自己的感受倾诉于他。

他送了我一本英译本《古兰经》。他说：“多读读这本书，你将会改变很多。”我顺便拿了本《圣经》一起读，目的是对这两个宗教进行比较。因为我在为自己寻找一个信仰，而我要相信的宗教不应该是迷信的，而是理智可以接受的。

我先读了《圣经》，又读了《古兰经》。两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从此我再也没有放下过《古兰经》。长久以来，我生活在没有宗教的环境里，因为精神食粮的缺失，我很难振作起来。

之前，我总以为生命没有意义，因为它终将会结束。我的人格开始分裂，我还想过自杀。但是读了《古兰经》以后，我的人生有了意义，也变得更更有价值。今世是短暂的，然后死后我们还会复活，在安拉面前接受清算。

我成了穆斯林。现在的我有了信仰，有了避风港，还有要时刻感念的安拉。我终于与幼时就渴望的 "造物主" 相会了！



## 当我得知穆斯林很敬爱耶稣时，我很惊讶

阿卜杜勒阿齐兹 Abdulaziz

在加入伊斯兰教之前，我是个基督教徒。我从未怀疑过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此完美的被造物们，一定有制造他们的 "造物主"。我们的存在是为了接受考验，我们可以选择好与坏，为了感谢造物主，我们应做功修。

我由母亲带大，她不经常去教堂，但我的大多数亲戚都会去。他们属于基督教中的不同教派。我最好的朋友是天主教徒，另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基督教长老会教派的牧师。每周日我会和亲戚朋友们一起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另外我还按时去离家最近的浸信会教堂。年纪轻轻的我就开始研究基督教各个教派之间的区别。每个教派都声称自己是最正确的，而我却无法分辨应该相信哪个。

当我去另一个城市上大学时，第一次接触穆斯林。关于伊斯兰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有点好奇他们信仰的是什么。穆斯林也向安拉做功修，并且他们相信以前的使者努哈，易卜拉欣，当我知道他们还敬爱耶稣（尔萨先知）时，我很惊讶。伊斯兰中所要求的礼拜、封斋、遮羞等，类似的内容在《圣经》里也存在。所以接受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难。伊斯兰教和

基督教的最大区别在于上帝论以及是否认为耶稣就是上帝，这两个方面。

穆斯林，认主独一，并相信安拉完全不同于被造物。被造物无法与安拉相提并论。基督教认为耶稣是上帝，他在三位一体中占其中一部分。穆斯林则认为尔萨，也就是耶稣，他是安拉的使者，但他并不是上帝，也不属于安拉的一部分。于是我着重研究《圣经》后发现，其实穆斯林更了解耶稣先知。耶稣先知需要吃喝，但是安拉不需要，耶稣封斋、向安拉祈祷，做功修，那么如果耶稣是上帝的话，他怎么可能向自己祈求？为什么他需要做这些事情呢？再说，我在《圣经》中也没有找到有关三位一体的证据。

穆斯林神圣的经典《古兰经》直到今天都没有被篡改过，但《圣经》却不同，因此它们给我的感受也不同。穆斯林在保护《古兰经》的同时，也保护了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圣训。人们总以他为榜样，做功修就要追随他的状态和行为。他们不像基督教那样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教义和不同的功修。穆斯林的教义没有被篡改。在我看来，伊斯兰以最正确的方式让我们认识造物主安拉，它让社会、群体，个人都保持一个平衡。当我读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生平时，了解到甚至他的敌人都称赞他的高尚品质，这令我我很震惊。

伊斯兰是普世的宗教。因为伊斯兰符合了我内心对安拉的认识，所以我的内心获得了安宁。安拉是唯一的，被造物作为最好的例子告诉我们造物主的存在。我们做功修并不是因为安拉需要这个，也不应该是因为死后的奖励和惩罚，而是为了感谢他，让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变得更加伟大。我们生活的目标就应该如此。在不断地学习伊斯兰中我发现，成为穆斯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享受成为穆斯林的感觉，感赞安拉很美好，

### 耶赫雅 Yahya

17岁的时候，和大多数美国青年不一样的是，我在加利福尼亚西边的小乡村长大。我的家里有一个100~200只羊的羊群，我们生产肉、牛奶并自制奶酪。我父亲是一家食品供应商店的老板，这个商店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伊斯兰教育中心附近。

父亲以前一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sup>5</sup>。但是他现在相信了上帝的存在，而且知道上帝是唯一的。有一段时间他交了很多穆斯林朋友，他们大多都是从加利福尼亚搬过来的。而我母亲从小受到天主教教育（像父亲一样，她也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思想）。我和其他哥哥、妹妹们受到的家庭教育，和你猜测的一样，都是受到了基督教家庭教育的。之后的八年我上了一些群体性的家庭教育学校，还与一些极端保守主义的基督教教徒相识。这些人的功修方式很奇怪，他们不崇拜安拉而是崇拜耶稣，这点让我很吃惊。当然我也相信先知耶稣，但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想法和三位一体的说法都很荒唐。这些也就成了我不能成为真正基督徒的原因。

5 不可知论者相信人们无法得知造物主是否存在。

那段时期我喜欢上了听《重金属》类型的音乐。这种状态让我的家人很不安。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被收藏音乐和收藏专辑所占据。我很少打扫卫生，我的房间也因此变得杂乱无章。我和家里人的联系和交流也变少了，只是偶尔和他们见个面。写到这里，我再次向他们表示抱歉。

有一年年初，我开始收听一个基督教广播当中关于依赖于启示的预言。其中对于伊斯兰教的偏执的想法，阴谋论以及对伊斯兰的威胁性建议让我感到震惊。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我空虚的心灵需要用一种方式来填满吧。但是他们这些基督教福音派所传播的教义，原罪论等思想，和我的思想理论不符合。我决定开始研究其他能让我牢牢抓住的东西。

搬到爷爷家住对我来说是另一个转折点。奶奶在美国一家网络公司上班，我也为了利用信息中心的有用消息，经常会跑到她那里。有天我以工作为目的来到了这儿，在AOL和USA.NET的网站论坛上看到了有关宗教知识和伊斯兰新闻的帖子。这些引起了我的兴趣。这里的宗教知识和我的想法相契合。伊斯兰告诉我安拉不具备人的特性，安拉超越人的感知，比人类更高尚。祂没有依靠也不需要任何依靠，我们不能否认他的存在。伊斯兰有一本经典，这部神圣的经典普通人也可以明白，也不需要任何“权威人士”的评价或讲解。接受过一定教育的穆斯林都可以读懂它。在伊斯兰教中也没有种族歧视。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开始阅读《古兰经》的英译版本。这114个章节反映了它的真实性和独创性。我越来越被它折服。以前我一直以为穆斯林就像电视上所讲的那样，是寻衅滋事的、野蛮的恐怖主义人群。我继续认识新的穆斯林朋友也继续做着我的研究。我还没有完全决定将伊斯兰作为我的宗教，这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

程。在1995年，我去了树林街(Garden Grove)的一个伊斯兰社区的图书馆，我告诉那里的穆斯林兄弟我想成为穆斯林。我在那里的小清真寺里念了作证词，然后学习了如何礼拜。成为穆斯林是一种奇妙的感受，感赞伟大的养主。



安拉终会帮助寻找自我的人找到真理。

杰米莱 Cemile

如果你们问我：“你何时成为了穆斯林。”那我的回答一定是“我生下来就是穆斯林。”但是我没有察觉。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伊斯兰的天性上出生。但我们大多数人之后就会不记得了，因为我们会在其它的宗教和信仰中迷失自己。我原本也是一个迷失自己的人，但是感赞安拉，把我从迷茫和黑暗中拯救了出来。

我对伊斯兰的认识，是从大学时朋友邀请我参加斋月的主麻聚礼开始的。在那里我和一些穆斯林女孩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她们邀请我去她们家里做功课，吃饭。刚开始我有些退缩，因为这个邀请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儿。就算我和她们在一起做功课，我们对宗教的分歧还是会阻碍我加入她们的朋友圈。安拉又一次给了我机会：从技校毕业的一个阿拉伯穆斯林朋友邀请了我。我在她家第一次感受到了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当知道他们不参加非穆斯林聚会和不喝酒后我很惊讶。我还惊讶于一天之内他们能做完很多功修。在斋月，他们怎么封斋？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去了解他们。

也许我成为穆斯林是安拉的选择，我脑海中所有的问题都找到了答案。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很可怜的一个人，我



感觉我快崩溃了。如果从物质的角度看待我的话，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人。然而我的精神世界却非常空虚的，物质世界的东西也在慢慢流逝。23岁的时候我的母亲去世了。所有的钱财，房子，教育，车和金银珠宝对我来说没有了意义。但是生活还得继续，我得继续活着。这件事以后，我更加意识到我不能忽视安拉。我母亲生前的生活目标是什么？她的生命价值在生前有何体现吗？我无法相信她的这一生是毫无目的地度过的。于是我决定寻找生命的意义。我渐渐意识到安拉的存在。

当你心里开始有安拉的那种感受无法用语言表达。伊斯兰是超越民族、语言、文化的一种宗教。伊斯兰教提倡高尚的道德，而理论和实践总是有区别的。因此我一边观察一边聆听，当我的心灵真正敞开时，我渐渐开始明白。安拉在向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介绍自己，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们。我已经开始明白安拉要我做什么，也明白了我为何应该遵循这条道路。我试图明白，刚开始我认为的那些比较原始的宗教仪式背后隐藏着意义。我不停地阅读《古兰经》。我感觉我内心与安拉建立了链接。当我要拒绝伊斯兰时，我发现内心在抗议，而当我把心灵向《古兰经》和穆斯林朋友敞开时，我的心灵就像吃掉一块蛋糕一样愉快。

后来我和大学里的穆斯林女士们建立了联系。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每个月都会挤出部分时间聚集在一起学习。课程安排妥当后，我也会在主麻日去清真寺。我开始和我的丈夫一起读《古兰经》。做一个穆斯林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每一天，安拉都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认识他。有时我会学到新的知识，有时我需要理解和忍耐，有时我也会让头脑放松下来。不管用何种方式，我都能感觉得到安拉对我的喜爱。

在我的新生活中，我也遇到了许多需要与之作斗争的时刻。我的家人没有接受我的伊斯兰生活和接受我的丈夫。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反驳耶稣，她还表明自己是耶稣的狂热拥护者。我的回答令她非常惊讶。我告诉她伊斯兰没有反驳耶稣，反而加入伊斯兰才能意识到耶稣先知真正的重要性。伊斯兰教所讲述的是，安拉传达给人们的信息，是通过使者易卜拉欣(愿主福安之)，耶稣(愿主福安之)和我们的使者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传达给我们的。所有的消息一清二楚，没有什么隐蔽的，每个人都可以寻找真理，接近安拉。

我明白生活中类似的斗争不会停歇，西方文化不接受伊斯兰也不理解伊斯兰，甚至会忽略它。他们认为我们是偏执狂或者恐怖分子，甚至还有人认为穆斯林是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伤害的怪物。我发现制止这些不成熟的想法的唯一方法就是耐心和理解。我还记得，当我没有耐心理解伊斯兰教时，伊斯兰知识的大门对我紧闭着。即使我长时间内一直这样，穆斯林朋友们依旧选择耐心地教导我，因此我才能走到今天。最终，我希望所有的穆斯林兄弟姐妹都以宽容、理解、耐心、热情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并不理解伊斯兰的人。我相信，安拉总会帮助寻找自己的人找到真理。



## 最珍贵的礼物

阿里·克里斯楸 Ali Chrispin

1930年，我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中等家庭。我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卫理公派教徒。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的家人都非常注重家庭关系，且对待事情绝对分明。因为我们属于卫理公派，所以我们家人一般不喝酒。回顾我小时候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就类似于一个穆斯林家庭的生活方式。不赌博，不喝酒，一家人的生活方式井井有条。而教堂，我也只去过一、两次，在家里，宗教话题几乎不会被提起。

父亲属于基督教卫理公会派，认为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下降一个信仰系统，但他自己所理解的宗教又和基督教有很大的出入。例如：《新约》里讲述的耶稣的生平，和教堂里教父所讲的不一样。十六岁时，我的信仰和功修陷入了混乱。我在《圣经》读到的耶稣和脑海中的耶稣完全不同。信仰方面，我更像是一个两面派。

1955年，我第一次接触伊斯兰知识，也就是24岁的我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做军人的时候。军营里有一个埃及穆斯林，他经常照顾我们，举止得体，待人真诚。在这个国家，我对经历过的两件事感到很惊讶。第一件是那年圣诞节人们都在纪念耶稣的时候，那个埃及穆斯林过来跟我说，尔萨（愿主福安之）在伊

斯兰教也有着重要地位。第二件则和另外一个叫阿卜杜拉的埃及人有关，平时他也为我们服务。

阿卜杜拉是我们军营里的一名雇工。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天我出门把手表忘在了床头柜上。结果回来的时候，一看，手表已经不在之前放着的地方了。我突然就想到了在英国时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千万不能相信埃及人”。过了一会儿阿卜杜拉来了，从抽屉里拿出表交给了我，原来他打扫房间时看到了手表并把它放到了抽屉里，还告诉我：“伊斯兰禁止了偷盗行为，同时也要求人们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会引起人们偷盗的想法。”一个我错以为是小偷的人给我上了一堂令我羞愧的思想道德课。

1969年，一个英国的医学组织在巴基斯坦召开一次会议，我作为演讲者也参与了这次会议。之前对巴基斯坦有一些了解，这次也是我对这个国家的第一次拜访。我随身带了一本《古兰释义》，去巴基斯坦的这一段时间里我反反复复地读着。回国后，我发觉自己和《古兰经》的关系变得密切了。我感到很快乐，因为我似乎找到了一样东西能理解我的真实感受。1972年，我受邀参加了土耳其的一次会议。在土耳其，我借机和巴基斯坦、阿拉伯和土耳其的穆斯林同事交流想法。沙特阿拉伯的一位医生同事是个日常很注意功修的人。他问我：“你信仰什么呢？”我说：“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告诉我，我信仰一个主宰。”“你还有信仰其他东西的倾向吗？”“没有。”“除了真主，确实没有其它值得信仰的东西，其实你是一个穆斯林。”原来，我无意中已经承认了作证词的一部分，那就是：认主独一。那句“其实你是个穆斯林”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还记得当时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回到英国后，

我开始更深入地研究《古兰经》，直到我念了整个作证词，但其间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觉得立即接受某件事并不明智。认主独一这个概念，不论是解释人类的起源，宇宙的形成，还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我看来它都越来越符合逻辑。这和解决数学问题很类似，你要一步一步地求解那道题，解出来以后你就会感觉非常棒。而我存在的意义就是如此。作为一名医生，我很清楚地知道“死亡”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生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它总有一个尽头。除了认主独一，没有任何解释可以使这个自然规律的等式成立。另一方面，伊斯兰教没有“进化”问题上的顾虑，而且它拥有解释有关被造物一切问题的能力。《古兰经》中也提到了复活日的问题，但与基督教和犹太教不同的是，这个复活日与今世特定的哪一天都没有关系。基督教中，关于宇宙的起源有很多相反的说法，但在伊斯兰教中没有这种混乱。总的来说，伊斯兰教没有类似的混淆逻辑的故事和观点。“在你的主那里的一日，恰如你们所数的一千年。”（《古兰经》，朝觐章，第47节）当被创造物的目的和逻辑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伊斯兰会向我们展示最符合逻辑，最全面，最无暇的解释。

现在回到我皈依伊斯兰的问题。1981年，我去参观了伦敦的摄政公园清真寺。在清真寺周围转了一会儿后，我发现附近正在举行演讲，很好奇地凑过去看，他们在宣讲一些与伊斯兰教相关的言论。我想起了大概十年前的那个沙特阿拉伯医生说过的话。三个月后我又去了那座清真寺，在那里，51岁的我念了作证词，正式皈依了伊斯兰。

历经了多年的探索，我终于成了穆斯林。26岁时我和一个基督徒女士结婚并和她相伴度过了28年。我们三个孩子，妻

子和孩子们知道我在还不是穆斯林的时候就去清真寺，所以当  
我告诉他们我成了穆斯林之后，他们没有表现得过于激动。过  
了一段时间，妻子得癌症去世了，但我相信她对穆斯林的我很  
满意。孩子们也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了，他们对于我成为穆斯林  
还有一些疑惑，母亲去世后孩子们开始有些疏远我。也许我成  
了穆斯林后他们把我当作了叛徒。然而只有我自己才最清楚，  
皈依伊斯兰后的我就像是掘到了宝藏。因为懂得这些，所以我  
不会因为人们的想法而难过。伊斯兰，才是我收获的最珍贵的  
礼物。



## 一切皆有界限

莎容 Sharon

1957我出生于英国的柴郡，我家属于中产阶级家庭，而且我的家庭附属于英国基督教教会。他们没有特别强烈的宗教信仰，相反，他们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基督教徒。比如我从没有见过我的家人去过教堂，我甚至一度怀疑我的父母是否真的信仰宗教。我们在家里也从不谈论任何宗教话题。

我和我的家人关系并不亲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也没有受到过任何宗教指导。只是在学校里每周上一个小时的宗教课，有时候去教堂做功修和祈祷，但我不知道那些祈祷词的含义，只知道一味地读。我上学时也从未了解过伊斯兰教，仅仅只是知道穆斯林不吃猪肉。中学时代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家人非常虔诚。因为我的家人从来不提宗教问题，所以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开始向她询问关于宗教的问题。我希望我也能像她一样拥有信仰。我总是梦到关于死后复活的梦，梦中我还会陷入一个坑。我认为死后还有复活，而且死后应该还有另一个生活。死亡不可能是一切的终结，而我母亲说死后我们将面临被狼吃掉的命运，所以我就想寻问我的那个女同学对这一方面的看法，看她的观点能否让我信服。那个时候我大概十六岁。有一天，这个女同学带我去参加了她们的一个聚会。然而这些

聚会对我并没有吸引力。我发现这些聚会并不适合我，但我依然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现在我仍然记得那些日子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基督教徒在我看来都很滑稽可笑。

1975年我上了大学，我想学习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我选择了学阿拉伯语。之所以选择阿拉伯语，是因为在那时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在国际上开始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另外我还可以通过阿拉伯语来学习伊斯兰教，但是我还是没有特别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我在阿拉伯语系学习了四年的阿拉伯语，基本上能与穆斯林交流，他们中的大多数的人总是在讨论上帝，而我也会旁听他们的讨论。我也非常喜欢他们的性格和为人，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虚伪。那时我还没有成为穆斯林，因为我没有任何想加入伊斯兰教的倾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开始经常在基督教朋友面前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辩护。当我在大学的第三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去了苏丹，我发现苏丹人非常热情好客，他们也总在一起讨论上帝。他们问我你爱上帝吗？我突然意识到伊斯兰教的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吸引我了，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他们在斋月夜间起来吃封斋饭让我很惊讶，我惊讶于宗教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如此大的影响，基督教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对我产生过如此的影响。当我回顾以前时，虽然我并不相信一定要信教，但我意识到穆斯林思想已经深入我心。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成为穆斯林。幸好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如果他们说了，可能会让我反感。穆斯林没有像基督教传教士那样三番五次的让我加入基督教，他们很自然的，不会逼迫我加入伊斯兰教，这一点深深地打动了我。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伦敦工作，突然间我感觉自己的生活非常空虚、寂寞。我一边工作，一边开始尝试做一些我从未做过的事。我会去夜总会、酒吧，为了迎合周围的人而喝酒。没有



一件事能让我感到满意。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想成为穆斯林。大学毕业后我对信仰的需求更大了，并且认为伊斯兰教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我逐渐的开始了解伊斯兰教。我花费了四年的时间来思考。当我开始觉得想要归信时，我决定尝试成为一个穆斯林。从1979年11月开始的三个月内，我一直像个穆斯林一样生活了三个月，但是我还没有完全顺从这个宗教。因为我还不能完全放得下以前的生活环境。我还会喝酒，我无法做到完全的信仰。盖头我也是有时戴有时不戴。但我也知道这是不对的。总之，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要么做一个完整的穆斯林要么放弃。1980年11月我意识到自己不能一直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无信仰的人。因此23岁的时候我成为了真正的穆斯林。

我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人作证我成为穆斯林，我秘密的念了作证词，没有任何人为我作证。归信伊斯兰后，我从未想过回头，我对伊斯兰教的情感愈来愈深。当你自己完全相信一条道路以后，你就应该在同一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在英国，如果你没有自信心，而且当别人对你指指点点的时候，不能坚持己见解释自己的立场，以粗暴相待的话，那样在英国是无法生活下去。而我对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有信心，当身边的人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时候，必须坚持己见，最终你才能找到自己的身份并且保持平衡。

我的家人和朋友对我入教的事反应很冷淡。他们本来就对宗教没有兴趣。有时他们嘲笑我看起来很滑稽，希望我把盖头拿掉。在我和一个伊拉克男子结婚后，我的家人们和我断绝了来往。因为他们想让我嫁给一个英国人。之后我和我的丈夫去了伊朗，在那里待了两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未收到我母亲的消息。当我再次回到英国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对于我母

亲来说，这种状况难以接受。过了好几年才渐渐和我们开始联系起来。如今，我的家人会更积极地看待我。去年，他们第一次向我询问关于伊斯兰的问题并耐心的听取了我的回答。起先他们认为最开始影响我的是我的丈夫。但是我和丈夫离婚后我还是像一个穆斯林一样生活，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的意愿而并不是我丈夫的建议。现在我的母亲已经意识到她无论如何反对我都不会改变的。当我离开伊拉克的丈夫一段时间后，我嫁给了一个英国的穆斯林。

我从未对我不相信的宗教产生兴趣，我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当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混乱的，伊斯兰教教会了我关于今世和后世的很多东西，我知道我的目的是哪里。我现在有明确的目标，和一个特定的旅程，这就是伊斯兰教给我的东西。你是自由的，但也依然有一定的限制。在这个界限之内，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在我不知道人们选的是那条路之前，我不相信他们能获得完全的自由。

我认为伊斯兰教对于今世和后世来说都是最正确的道路。在这个方面，伊斯兰教导我们：既要为今世的生活奋斗，又要为后世而思考，今世与后世要保持平衡。我认为这是伊斯兰教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思想。佛教徒否认今世生活，而基督徒只为追求自我。伊斯兰教刚好平衡这两者。每个人的精神境界不一样，有些人的高、有些人的低。如果我们能够完成基本的功修，安拉将时刻与我们同在。



我人生里的每一片拼图，当我认识伊斯兰时找到了正确的位置

乎达 Hüda

当我回顾过去时，看到生活发生的改变和安拉安排之下的我，我会感觉很不可思议。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我会感谢安拉把我带到了今天，赞主超绝。我很遗憾，我没能以穆斯林的身份出席我的整个生命历程。我很羡慕在穆斯林家庭长大的人。当我遇到不懂得自己的价值的穆斯林时我会很遗憾并希望他们得到安拉的饶恕。

因沙安拉(若真主意欲)，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你可以得知我是如何成为穆斯林的。希望它可以让你的信仰变得更加富有，立场变得更加坚定。这是我的故事，我相信很多读者也能在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倒影。

我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小镇里，这里有一千四百万的人口数额。这里大部分都是白人，中产阶级的上层基督教徒占大多数。这里是一边被山，一边被海包围的美丽，可爱的小镇。在这里，几乎所有的邻居都会出来在街道上一起打排球，而我们小孩就会在河边抓青蛙、骑马上山、在花园里爬树。

我的父亲是长老会员(新教教派)，我的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不会主动参加任何自己教会的组织，但我的母亲努力的把

我们培养成天主教徒，偶尔会带我们去教堂。我无法理解教堂里的宗教仪式上，为什么那么多人先站起来然后再坐下，为什么人们跟着牧师反反复复地念一些东西。教堂的每一个台阶上有一些指南，它告诉人们下一步该怎么做，会发生什么。那些跟不上仪式的就会因为无聊而睡着。在这个教堂，我被洗礼，在八岁时，我的入教仪式也在这里举行。我仍然保留着照片，但是我无法回忆起当时的细节。这种仪式每年都会举行，我们也每年来参加一次。

我们住的胡同里有十五个住宅。我的语言学校离我们有四个住宅那么远，在学校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长老会教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个教堂里的人邀请我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圣诞节游戏。周日的时候我开始独自去那个教堂。教会全体会员有三十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五十多岁的，他们都非常友善和温文尔雅。他们之中还有三个年轻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比我还小。

我成了这个教会的积极会分子。六年级时，我开始照顾那些需要服务的小孩；九年级时，我开始给周日学校上班的女士做助手；上高中时，我和我的四个朋友在教堂组成了一个青年组织。在这个城市的长老会教堂里有大约一百多名儿童，一群年轻人组成的队伍将带领他们一起去墨西哥旅行。而我们这个组的任务则是阅读《圣经》，举行和上帝有关的演讲和解决如何增加收入等问题。

我们开始和我们的朋友谈论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会互相交流让我们陷入困扰的问题。在耶稣以前生活会人怎么样？他们是去天堂还是去火狱？一些像甘地一样的好人，就因为不相信耶稣，就该去火狱吗？与之相反，为什么有一些坏蛋就因为只是基督教徒而可以进入天堂？上帝是如此仁慈，为什么用

耶稣的鲜血来清洗我们的罪过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背负着阿丹先知的罪呢？《圣经》为什么会违背科学研究结果？耶稣怎么会是神呢？一个神又怎么可能分成三个神呢？这些问题不断地困扰着我。我和朋友们讨论到最后我也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教堂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他们只会不断告知我们要保护自己的信仰。

我听说长老会将要组织青年夏令营。我十岁那年第一次去过那里，接下来的七年，每一年我都在去。我在自己的小教堂里很开心。在夏令营期间我感觉和上帝有了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我意识到自己的信仰越来越坚定。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游戏，手艺和游泳等活动上，这些都很有趣。除了这些活动，每天的其他时间都是祈祷，上《圣经》课，举办读《圣经》活动和自行思考。特别是自行思考时间，对我的影响很大。仍然有许多时刻还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规则很简单，你可以在营地里的200多个建筑范围内选择任意一个地方开始自行思考。我平时喜欢站在草坪或小溪的桥梁上，在规定的时间内，尽情地思考。我会环顾四周，观望草坪，树木，云朵，甲虫和鸟儿。我会倾听流水的哗哗声，甲虫和鸟儿的唧唧声。这个地方会让我安心，我感谢上帝给我这些机会。在每个夏季结束时我都会带着那些美好的体验和感受回到家里。我喜欢独自外出思考。并且喜欢纪念上帝。除了教会的教导之外，我已经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去了解耶稣，并把他当作我的人生指路人和模范。

我相信耶稣所带来的教条，并且时至今日我仍相信其中的部分观点。“要像喜欢自己一样喜欢你的邻居。”“不求回报地去帮助别人。”“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那样对待别人。”我开始尽我所能地帮助周边有需求的人。十四岁时，我在一个冰淇淋店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当我每个月收到我的

工资时我会拿出二十五美元资助一个为孩子们服务的组织。在我四年的高中生活里我试图去支付一个埃及儿童的学费，我每个月都会给她寄一笔钱并且给她写信。她认为我是一个成年男子。然而我只是一个比她大五岁的孩子。她九岁那年父亲去世了，母亲因为生病而无法工作，她还有两个年龄比较小的弟弟和一个年龄和我一样大的姐姐。我十六岁时收到她的一封信，她写道，因为她姐姐的订婚而兴高采烈。然而她的姐姐和我一样才十六岁。我这个年龄，订婚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和这个家庭的联系也可以算作是我和伊斯兰教的首次接触。

我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不同活动，并为来自美洲的学生提供英语私人课程。我们组织了社会责任学生会，还为来自尼加拉瓜和肯尼亚的人组织了慈善活动。我们还发起了反对核武器的活动。那时的我们非常害怕发生核战争。

我邀请一个来自法国的交换生来我家作客。我还交到了世界各地的笔友。在高中的第一年我参加了一个名为“战役中的儿童”的组织，我们为来自南非的、巴勒斯坦的、危地马拉和其他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儿童组织了一些救助项目。他们回国以后以和平使臣的身份继续组织着和平事业。我们也热情款待了来自尼加拉瓜和南非的客人。那年夏天我自愿作为志愿者给两名难民女士教英语。我们班有两位来自越南的穆斯林寡妇。这是我第二次与穆斯林见面，由于她们的英语不太好，我们很少沟通，但我们的日子依然过得很有趣。

我的所有经历，保持了国际思维和看法，无论我去到哪里，都能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我的青年时期和高中时期，有两件事深深影响着我，一个是我对上帝的信仰，另一个是与世界各地人的谈话。

我在波兰特的刘易斯克拉克大学，开始学习法语和西班牙语，我梦想有一天与难民合作，并教他们英语作为他们的第二个语言。我来到学校，住到学生公寓，我有两位舍友：一位是来自美国加州的姑娘，另一位是29岁的日本女生。当时我才十七岁。

因为不熟悉学校里的人，我开始参加一些活动和同学们认识认识。我加入了两个和我志趣相投的社团，其中一个基督教社团，另一个是帮助国际学生学习英语的社团。

我在学校的第一学期就加入了基督教社团。这些人中有一些确实非常友好善良，但是大多数人都是那些喜欢展示自己的人。我们每个星期都选一个人演讲给我们听，然后唱一些赞圣词。几周以后我开始访问波特兰的不同的教堂，大多数教堂给了我从未感受到的清冷和不安。在这些访问之后，我决定退出基督教社团。最后一次我们去拜访的教堂里，有人在弹电子吉他，人们在下面拍手，并且说“哈利路亚”。我在电视上看过类似的仪式。我感到不舒服。但小组中的其他朋友非常喜欢他们，还继续参加了那些仪式。我觉得这里的氛围不适合做功修也不会给人带来安宁。

当我独自静静地走在外面时，我总是感到我和上帝很亲近。我开始在外出走动。坐在亭子里，我望着湖德山陷入思考，我还会观赏那些不同颜色的树木。有一天我去了学校里的小教堂。它是由木头制成的，虽然有一个简单的结构，但是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在教堂里有几个木制的圆形座椅。还有一个巨大的管风琴，有点像是垂挂在房顶上。这里没有传教士的讲台，没有十字架，也没有雕塑，有的只是木头制成的椅子和一个管风琴。那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这个教堂里度过，无论是倾听演奏风琴的人还是静静地坐在木椅上，我有一种从未在

任何教堂里有过的感觉，在这个教堂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离上帝是那么的近。

那些日子，我还开始与当时为国际学院服务的团队进行沟通，并开始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我们建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工作小组：一男一女两个日本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巴勒斯坦人和我。每周两次，我们在午餐后见面并且练习用英语展开讨论。我们的主题往往是父母、工作、孩子以及我们的文化。巴勒斯坦人讲述了他自己的生活，家人和他的宗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想起了我之前认识的穆斯林，谢里夫、法图麦和麦颂。我之前觉得我无法将他们的宗教和自己联系起来，因为他们的宗教对我来说太陌生了。然而当我更多的了解伊斯兰教时，我意识到伊斯兰教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学校的第二个学期，国际学生被派往其他学校，帮助他们的团队也被分散了，但我们之间的讨论继续影响着我。在下一个学期我参加了一门伊斯兰教入门的课程。这门课让我想到了在基督教上我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我从伊斯兰教中学到的东西已经回答了我以前所有的问题，没有人会因为阿丹先知犯的错而受到惩罚，因为阿丹(愿主福安之)向安拉忏悔并求饶恕，安拉原谅了他并且接受了他的忏悔，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罪过而悔改并且求恕饶。而耶稣也不是安拉的儿子，他是一位像其他先知一样的先知，所有的先知传递着同样的信息。他们认主独一，只为安拉做功修，并且在安拉指明的道路上走过一生。在全部的信仰当中这些都是一样的。三为一体的问题在我的脑海里解决了。安拉超绝了万物并绝对的公正。安拉会根据我们的信仰和善功让我们进入天堂或者是火狱。我发现这和我的人生哲学思想非常相符。我的理智和内心都接受了它是正确的思想。这里面没有任何混淆不清的思路。



那年暑假回家后，我还继续研究着伊斯兰教。我查阅了图书馆里的书籍，并与朋友展开了这方面的讨论。我对形而上学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兴趣了，并且也开始一起研究其他的东方宗教。家人非常好奇伊斯兰教如何影响了像我这样自由的加利福尼亚女孩。我还是继续在努力。我开始调查我附近的伊斯兰教中心，最近的是在旧金山，因为交通原因很难来往，所以去那儿似乎不太可能。所以我还是继续独自学习。当我需要分享一些东西时，我就和我的父母谈话。有一天，我和家人一起观看有关爱斯基摩人的纪录片，我的父亲说爱斯基摩人用两百个不同的词汇表达的‘雪’这个单词，因为雪是他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二天晚上，我们为了明白不同的语言最重视什么？一个事物可以用多少个词汇来表达？我们做了个研究。我父亲发现在美国，表达钱的意思的词语在字典上非常多，从而发现货币词汇在美国的重要性。我则告诉了他们对于穆斯林来说安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安拉有九十九个不同的尊名。

夏天结束了，我回到了学校，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与波特兰的清真寺取得联系。我问他们是否有女士愿意和我联系。之后，我接到了一个女士的电话。那一周我拜访了接电话的那个穆斯林女士。经过一段简短的谈话之后，她了解到我是一个准备入教的人。我问她是否有人可以帮助我实现伊斯兰教的实际生活。比如说：怎么去礼拜？我从书中读到过，但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我试着用英语去做礼拜，做了好几次，但是感觉原则上这些是不正确的。那晚女士邀请我吃饭，是因为庆祝一个新生儿诞生的特殊晚宴。那天晚上，她带我去了那里。我和穆斯林女士在一起感到很舒适，那天晚上她们对我很亲近，我在几位女士的见证下念了作证词，她们给我教如何礼拜。她们中有

许多人都是美国人，她们给我讲述了自己如何皈依伊斯兰教的故事。那天晚上我感觉自己像重生了一样。

回到学校，我继续留在我的公寓里，这里没有穆斯林朋友。去清真寺要换两个公交车，我与在那里认识的大多数女士失去了联系，我试图自我发展。我也多次的主动去清真寺里面想和那些女士们见面。但是因为我混淆了时间，每次我去的时候清真寺里只有男人。有一天，我决定去参加星期五的主麻拜，但是又因为那里礼拜的全都是男人，我无法进入清真寺。我失去了勇气，头脑变得混乱，但我仍继续学习伊斯兰。

我皈依伊斯兰教也快六个月了，我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斋月。我想遮盖，但是因为有点害怕我迈不出第一步。事实上我原本就穿的很保守。当我去朋友那里时我会把头巾披在肩上。有一位穆斯林姐姐告诉我，当我完全把头巾盖好时我的遮盖才算完整。那时我发现我的信仰没有足够的强大，我害怕遮住我的头，我了解遮盖的原因和必要性，我赞赏遮盖的人，遮盖的女士们拥有高贵仪态和坚定的立场。但是我知道当我遮盖后会有很多人问我问题。我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回答这些问题。

随着斋月的进入，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在斋月的第一天戴了头巾，从那以后我一直戴着它。也许斋月随着仁慈到来，而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信仰变得更加坚强，我为自己成为穆斯林而感到骄傲。我觉得我已经准备好回答任何将要回答的问题了。

与此同时，在这第一个斋月中我感到有些孤独，和与世隔绝了。没有任何穆斯林团体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任何一个活动。我在学校自己制定了一份膳食计划，学校同意将我的封斋饭每天放在饭盒里，我也很好地将它们保存到了凌晨。每天夜晚，我都会独自起来吃我的封斋饭。我一直吃的都是一样的食物：

一点点酸奶、一个水果、饼干和金枪鱼或者是鸡蛋、三明治。但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此的安宁。

当我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我告诉了家人。这个消息并没有让他们感到惊讶。因为去年暑假在家谈话之后，他们预料到我会选择伊斯兰教。他们接受了我的选择。就算我们的想法不一致，他们也会接受我的行为和我的选择。但是对于遮盖的问题却不同，他们认为遮盖会让我远离社会，会阻碍我的发展。他们还认为遮盖是一个极端思想，虽然会尊重我的信仰，但是希望我能控制影响外在的生活的一些举止，希望我不要走极端。

我将想要结婚的想法告诉他们时，他们更加难过。我开始继续和在学校认识的巴勒斯坦的法里斯见面。我们在午餐时间和图书馆里共度时光，进入这所学校已经第三年了，我成为穆斯林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们决定在这个夏天结婚。但我的家人反对。他们认为我很年轻，如果结婚了就不能完成学业，不能达到想要的目标，从而毁了自己的一生。他们很喜欢我的伴侣，但是并不完全相信他。他们认为他为了拿到绿卡以后可以久居美国而利用我。我和我的家人一起争执了好几个月，我怕我和家人的关系会受到巨大的创伤。

这些事情发生在三年前，从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法里斯和我定居在俄勒冈州克瓦里斯。我们居住的社区有许多穆斯林。我在儿童发展项目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和超高的荣誉。我找到很多不妨碍我遮盖的工作。我也参加了志愿者活动。因沙安拉，我的丈夫在今年将毕业于他的电力工程专业。我和法里斯的家人今年才第一次相见。我试图慢慢地把阿拉伯语加入我所能说的语言当中。

我的家人终于看到伊斯兰并没有毁了我的生活。他们看到伊斯兰教给我带来了快乐并把我从痛苦之中解救了出来，现在他们为我的成功感到自豪，我们的关系恢复了正常，希望他们在下个月能够来到我们这里，因沙安拉。

当我结束一切回头看时，我感赞安拉今天所给我的一切，我感受到了安拉的怜悯，似乎我的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充满了伊斯兰教，感赞全世界的主。



## 伊斯兰教，灵魂、思想的自由之门

凯瑞麦 Kerime

1991年9月20号，我诵念了作证词，成为了一名穆斯林。如果五年前有人告诉我，我将会皈依伊斯兰教会成为穆斯林，我肯定不会相信。实际上我自己也很难解释到底什么影响了我。漫长的三年里，我有时快乐有时悲伤，仿佛自己正在上演一场戏剧，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某些观念被保留，而另一些则被完全改变了。有时候，我害怕几乎要迷失自己，但始终相信这条路是我的宿命。过去几年里伊斯兰教深深地影响着我，它一步步慢慢地带我到了念作证词的那一刻。

皈依伊斯兰教之前，我缺乏精神上的食粮，生活在一种追寻的状态里，渴望内心寻到安宁。可我还没有找到一条路，一条既让自己满意，又能用理性解决我疑惑的路。我一直以世俗人文主义者的身份生活，自我有很强的道德价值观，但是我不崇拜什么圣神的实体。基督教在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但对我而言它带给人们更多的是罪恶感和内疚，那时我还没有接触过其它宗教，也没有做过相关的研究来弥补精神上的空缺。也许我当时所处的舒适环境阻碍了我。我生活在一个互相扶持的家庭环境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我非常喜欢我的大学和我所从事

的工作，我是一名成功的学生。与很多穆斯林相识是我的一种幸运，那促使了我研究伊斯兰教。

谢里夫是复活了我精神的穆斯林朋友。我刚来到大学的时候，他正在教育扶持组里工作。在物质方面和育人方面，他的工作都能带给他乐趣和满足感。他说起话来语气非常柔和并会给予人信心，相比于他说的言语，他的态度和行为更能影响我。我希望当我到了他的年龄时，我能拥有像他那样的精神和灵魂。

随着接触更多的穆斯林，他们的信仰和内心的平静让我更加好奇。这些温和的灵魂，与人们脑海中伊斯兰教的残暴思想相距甚远。之后我认识了一位名叫伊姆兰（Imran）的穆斯林，他聪明诚实，冷静而又独立，是我满意的理想中的结婚对象。当我们两个觉得彼此合适的时候，我开始更多去研究伊斯兰教。事实上我还无意成为穆斯林，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将来有了孩子，要让他们从父亲身上取得良好的宗教教育，只要他们长大后真诚善良热爱和平，那我就放心了。这也促使我更好地去学习伊斯兰教。

当我回头看时，终于明白了在接触热爱和平的人后，自己为何会受到如此大的影响。因为我的内心并不平静，我的精神世界一直有缺口，它不会因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优异的学业而填满。从这点出发，我把伊斯兰教视为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这既符合我对学术生活的理解，又处于自我的控制之中。

我把自己定义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了解了很多有关伊斯兰教女性的知识，本以为伊斯兰教会压迫女性，相比于自我尊重来说，我更把遮盖看作是人们对女性施加压力的表现。但当我了解后我很震惊，它并没有给女性施加压力，而是解放了她们。本世纪我们才获得的女性权利，在十四世纪

前伊斯兰教就把它给了女性，有财产权，结婚后受丈夫保护的权力，投票权以及离婚权等这些权力。在西方，这些在本世纪初才受到关注。

其实要真正理解这些非常困难，因为对于每一步我都很抵触，但是我意识到自己解答了所有疑惑。比如我原本很质疑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四妻，可事实上伊斯兰教并不鼓励一夫四妻，而是要求所有的妻子要得到平等的待遇。回顾历史时我们可以得知，当时因为战争女性人数在增加，有很多寡妇和孩子需要保护，这样也避免了非法关系，出生的孩子归属也很清楚，这只是我众多疑惑中的一个，也证明了伊斯兰教给予了女性权利。

然而这些发现还是无法让我的内心平静。第二年对我来说是充满激情的一年。我完成了以拉丁美洲为研究课题的硕士研究生学业。1999年，我决定以代课老师的身份工作，这让我有机会在学习伊斯兰教知识上花费大量的精力。我发现了解到的伊斯兰教知识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然而对我来说还有很多与我的世界观不相符的地方。我一直认为宗教代表着一种扶持和希望，这是真的吗？在这个世界上宗教难道没有造成很多战争和冲突吗？我怎么会嫁给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呢？我经常从收音机里听到讲述穆斯林对女性欺压的新闻。报纸上的新闻也和收音机的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嫁给了信仰宗教的人我还是女权主义者吗？我抬起头，仿佛感觉到了人们的担忧，我二十四年来的平静生活可能会突然倒转。我无法辨别对错，在我的世界没有了黑色和白色，一切都是灰色的。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驱使我走向意念之外的地方。和仪姆兰结婚也已经成了我想法以外的事情。我感觉自己如果从研究伊斯兰教的事业中抽身，我很快就会做回女权主义者，就会回到

我原来的社会生活中，就要回到爱我的家人的庇护之下。也许是因为这些人在我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没有抛弃我。我既担心又好奇他们会如何看待我，因为我很在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我试图从脑海中隔离这些想法，我只与家人和不对我做评价的朋友交流，我还在继续学习着。

情况已不再是与伊斯兰教打交道与否了，而是我陷入了和自己的斗争之中。那个时候我已经拥有了很多成就，我清楚地学会了如何做出一个很好的研究，以及如何写出一篇好的论文。我的角色从未如此悲观过。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写出来的文章都是为了讨好其他人。现在我应该开始为自身工作了。这真的很可怕。我知道家人和朋友非常爱我，但是我寻找的答案不在他们那里。仪姆兰一直在回答着我的问题。尽管我很欣赏他坚定的信仰和持久的耐心，但是我不希望自己的困惑成为他的负担。我感觉自己一无是处，我感到孤独害怕，我怀疑我自己，但我仍然在努力学习。

关于女性在伊斯兰教中地位的问题得到满意的答案后，我又面对了另一个为之惊叹的事情。我开始阅读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生平和《古兰经》，并得到了一个结论：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领导者，他拥有高于一切的、值得信托的、充满怜悯的、目光远大的身份。他能完美地计划现在和未来。他在强者面前不懦弱，他以谦虚在人类历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即使他功绩非凡，可他却选择了像穆麦中最穷困的人那样艰苦的生活。

我逐渐深入了解《古兰经》，人类能够创作出如此宏伟的作品吗？除此之外《古兰经》甚至给先知指明道路。它处处都给先知提供一些建议。如果《古兰经》是先知自己写的话，会有这些内容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古兰经》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我和《古兰经》产生的思想冲突也在减少，我和私欲的斗争变得越来越强烈。在过去，我会否认并反对这些经文的每一个字，总会想方设法去查找否认《古兰经》的观点，以此来阻止自己对《古兰经》的信任。但每次都会发生点改变，所有的经文都是在针对我的疑问做出回答。《古兰经》第二章最后一节经文，『黄牛章(2: 286)』，这给我的疑惑和混乱想法做了个解答：“安拉只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读完这些经文后，我虽然没有立即选择相信安拉，但是读到后我有了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开始学习伊斯兰教后，与害怕交织的感受还在继续。在成为穆斯林后，我还能和我的家人像以前那样亲密吗？他们能像往常一样开明地接受吗？我依然相信世俗人文主义，我认为它的观点普遍，开放。我渐渐开始意识到，这些想法至少和伊斯兰教的教条和思想形态是一致的。每个人都有某种思想形态。我也有意识地选择了自己的思想形态。我明白了我必须要相信自己并做出选择。这段时间我很注重自我保护，并在思想上变得更加自由。

两年半后，我读完了整本《古兰经》，我对其中关于大自然的解释着迷，《古兰经》的智慧消除了我的疑惑，它增强了我的信仰，我了解到了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不寻常的生活，我明白了伊斯兰教中男人和女人的不同，但是得到的权利又是公平的，我被它说服。伊斯兰教这种公平的对待方式，不仅体现在男女的权利上，还体现在如何对待不同民族和不同的群体上。这种情况下，我保留了自己原来的想法。我终于遇到了最后关键的问题“认主独一”，这是成为穆斯林的基本条件。我头脑中与伊斯兰教法和历史相关的疑惑有了答案。最后这个问

题才更为关键：我能将自己完全交给强大的主宰吗？我如何消除内心的世俗人文主义观念？

虽然我有两次决定念作证词了，可惜次日我又改变了主意。一天下午午餐后，我卧膝而坐，叩下了头寻求帮助，这个方式是我从穆斯林那里学到的，我感到很平静。也许就是那一刻我成为了一名穆斯林，但我还是没有做好念作证词的思想准备。

几周后我开始在学校教书。时光飞逝，我不希望日子在没有信仰的状态下过得那么快。我的理性没有拒绝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和《古兰经》的证据，那时我已经准备好成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在这之前，我一直试图寻找能让自己心智同步、思想和行动同步的东西，最后我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它。几天之后我念了作证词，通过接受安拉，我找到了自己的灵魂，开启了心灵的自由之门。



## 从基督教走向佛教；从佛教皈依伊斯兰教

穆萨·赛里曼 Musa Selman

1951年,我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1635年我的祖先从西班牙移民到了美国。我们家族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之一,祖辈们迁移到这里是为了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我的祖父母原本是英国人,为了躲避教堂的欺压,他们先迁移到意大利,之后去西班牙,最后来到了美国,到现在是第十二代人了。宗教是我们家族移民的原因,我们的宗教和美国人对宗教的普遍理解没有多大的区别。

我的父亲是一位法学教授,母亲是一位优秀的天主教徒和家庭主妇。家里有四个孩子,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我。父母亲唯一的梦想就是希望我们都能从事最受人尊敬的职业,比如医生或是律师。

我大学时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中。兄弟姐妹中,我是最爱好读书和思考的。我常常会质疑自己的生活,因为不能成为一名正统意义上的基督徒,而是个世袭的基督教徒。几个世纪以来,家庭持续遭受的宗教迫害也影响了我。

我开始在普林斯顿学医,在学习的课程中,我并不满足于自己被描述成普通的生物。我觉得人类不像机器,不能只被看作拥有躯体的生物。这些思考驱使我研究医学历史。我开始疯

狂地阅读，东方人的描述让我很受启发，它讲述人类由灵魂，生命和身体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阐释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而我接受的教育只是去了解身体，没有其他的维度，于是我放弃了学医。

我的家人还在期待着我能成为医生，不知道我退学的情况。我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人是什么？到底是谁？丢失基督教信仰的同时，我开始阅读与东方宗教有关的著作。我在家里弄了一个相当大的图书室，书籍涉及到思想史、医学史、宗教和人类历史等等。书在不断地增多，我也在不断地深入研究。

这些书籍让我开始走向佛教，佛教的哲学和生活模式对我的影响很大。最重要的是，它似乎可以解答西方人复杂思想的疑惑。它保证人们内心的平静，而当时的我最需要的是也是安心。我继续增加相关的阅读，并且结识了几个佛教徒。

不久之后我自己就成为了一名佛教徒，对我而言这是次另类的尝试。我想通过这个宗教的生活为内心的疑惑找到答案，我觉得生活中的困惑似乎已经被它解决。我学习了解了佛教的各种学派，遵从各种佛教传授，不仅成了一名素食主义者，还开始练习身体所需的一切动作练习，特别是做呼吸练习。有一次我持续做了一个月的慢动作和呼吸练习，并注意我的饮食等等。因为我很耐心，所以我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些困难的练习。

可我内心还是没有得到满足，于是又重新开始思考并提问。心平静了，但还是感觉有欠缺的东西，我内心不再满足了。我发现我所找寻的东西并非佛教，于是我又开始了寻找。我再一次更热烈地投身于书籍的世界，我感知到答案就在这里。那段时间我回到了大学生活。我开始阅读哲学史，大学里有一位老师，他不是穆斯林，但他教书时穿着阿拉伯风格的衣服，说是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喜欢上了这套衣服，于是就在学

校也穿着它。有一天我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了他，他说我应该阅读《古兰经》，答案也许就在里面。之后他送了我一本英译版的《古兰经》。

对于狂热的阅读爱好者来说，阅读《古兰经》本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事实上并不像我预期的那样。我觉得有反反复复品读每一行的必要。因为它不是一本简单的书，在里面仿佛有为我常遇的疑惑专门准备的答案。我开始研究伊斯兰教，我想要的一切答案都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皈依伊斯兰。

我开始结识穆斯林，最先认识了北非的穆斯林，但他们的文化和信仰截然不同。我继续参加穆斯林的演讲，其中一次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听说有一位从土耳其来的苏菲导师，他会我们的城市停留一段时间，于是我们就邀请他做演讲。

在演讲大厅的入口处首次遇到他的时候，一时间四目相对，我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感觉他就像扫描仪一样，扫描完了我的过去和当下。那是我第一次和别人相视后有如此强烈的感受。他像块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演讲时他时而用阿拉伯语，时而又用土耳其语，用土耳其语聊天，这两门语言我都不会。但我还是要从中获得属于我的一份感受。为了听懂你并不需要掌握那门语言，只需要听从他和服从他。

我还没有成为穆斯林，但是我会参加礼拜，会参加苏菲修士们的纪念聚会，观察他们的行为。尽管我不知道那些行为的意义，但我一样会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在这里找到了无法在佛教里找到的一切，这是一种知识和心灵相伴的生活。虽然内心仍阻碍自己成为穆斯林，但却早已相信了这个宗教的真实。当看到那个苏菲导师的时候，我没有了丝毫的疑虑。一个主麻的日子，我礼了主麻拜，听了演讲。那时我站了起来，在安拉面

前在大众面前告诉他们我想成为穆斯林。我到伊玛姆跟前念了作证词，自己似乎被另一个东西附体，内心很奇妙的感觉。那一年是1980年，我二十九岁。一方面我很高兴自己成为了一名穆斯林，另一方面我又为浪费的时间感到惋惜。

我继续跟随大众做集体礼拜，在斋月封斋，同时我继续完成学业。我是皈依前认识了自己的妻子，她和我皈依的时间也大致相同，之后我们结了婚。她也是一个努力追寻真理的女士，最后在伊斯兰教中找到了她的答案。

大学毕业后，我们去了阿拉伯国家，在伊斯兰的摇篮地待了几年后，我们拜访了土耳其。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发展是不同的，他们的发展更全球化，对每一个人都有吸引力，特别是修行的方式变得多种多样了。其实穆斯林群体中给我影响最为深刻的是土耳其人。

现在我们的生活在美国继续着。如今我们是一个由九名穆斯林组成的家庭，感赞安拉，让我们共同生活在了一起。在1635年，为了保持基督教信仰而迁徙到美国的家庭，如今为了以伊斯兰教的方式生活，也许有一天会迁徙到土耳其。



我从不想念以前的生活，因为我获得了安拉的爱，  
感到无比幸福

优素福·伊斯拉姆(凯特·史蒂文斯)

Yusuf Islam (Cat Stevens)

我想要说的是你平常也知道的，那就是安拉派遣使者带给我们的真正的宗教。作为人类的我们，在被造物中拥有最高贵的地位和思想。人作为大地的哈里发(代治者)而被创造。通过了解这一义务的重要性，并使自己摆脱幻想，我们必须将我们的今世生活转变为获取后世的福利的机会，那些错过了这个机会的人在后世将没有重返的机会。伟大的《古兰经》有关刑罚之日说道：“仆人对主说：‘把我们送回去吧，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主会说：‘如果我让你们重返你们会再次做同样的事。’”（叩头章，32：12）

我在奢华和光辉的光环下长大，我的母亲是瑞典浸信会教徒，我的父亲是塞浦路斯希腊东正教徒。家里有一丁点基督教的氛围。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出生并长大。但是现在我知道每个孩子从出生就有伊斯兰教天性的，是他的父母让他成为基督徒或犹太人或者拜火教徒。我认为我成为基督徒也是因为我的父母将我培养成了基督徒。

我被送到伦敦市中心一所隶属于罗马天主教管辖且离我家很近的学校学习，在那里，他们教导我们要相信上帝，他们说认识上帝的唯一的途径得通过认识耶稣来完成。我们与上帝没有直接的关系，我接受了这个说法。因为这些是我父母所笃信的，我认为他们比我更清楚。

十一岁的时候，当我去了一个由各个宗教信仰组成的学校时，我已经和基督教会没有了多少关系。而且我本来就不相信三位一体的说法，但是耶稣深深的影响了我。

当我看到耶稣雕像的时候，我把他看作了在我生命出现的没有生命力的石头而已。我想不通三位一体，但是我没有勇气争辩。因为我尊重我家人的信仰，所以我不得不装作我相信三位一体。

虽然刚开始从事音乐的时候，我的内心也告诉我要更加注重信仰，但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很吸引人，对于我的诱惑力太大了，因此我开始忽视信仰，完全沉溺于这样的花花世界里，无法自拔。

我想成为大明星，就像在电视、电影里看到的那样，这些深深的吸引着我，我想也许那才是我应该崇拜的东西，我的人生目标应该是变成有钱人、成为名人。我有一个叔叔，他很有钱，而且有辆豪车，我周围的人就像叔叔一样，都是拜金主义者，这更让我觉得人生就该如此。

成为有名和有钱人成了我的人生目标。我开始把流行明星作为我的榜样，而且我知道，当我有钱的时候，我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之后的一两年我确实出名了，而且因为我非常年轻他们把我当作了一个传奇。这正是我想要的，但是成为一个名人的后果就是酗酒和吸毒成瘾。



十五、六岁时我开始写歌，当我迈入十九岁之际，我首次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我的名字和照片全都出现在各大媒体上。也因为我酗酒和吸烟太多，因此二十岁时我得了肺结核，我的艺术生涯也受到了影响。

我病得很严重，被带到医院，躺在病床上我开始思考：我怎么了？我单单只有这个肉体而已吗？我生活的目的只是让这个肉体得到满足吗？我明白这次考验是安拉让我打开心眼的机会。我开始关注东方宗教哲学，开始阅读关于佛教的书籍。我发现佛教比刻板的教堂教育更令人愉悦。为了像一个佛教徒一样，与世隔绝，我开始吃斋、打坐，冥想。这是我相比于基督教，觉得更有趣的一个方面。只是真正的实施起来却有点难。

我萌生了想要研究自我的想法。我一直追溯到家族的希腊根源。在毕加哥拉斯定理中，一切事物都有一个数学的定律，而宇宙根据数学定律运转的理论等等。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告诉我应该怎么生活。

有一天，外出的时候下大雨，我开始往避雨的方向跑。不一会儿，我发现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淋湿了，仿佛身体也在诉说着自己的潮湿。我突然意识到，像一头驴子接受了训练才能找到正确的路一样，我的身体也应该要接受教育，才能将我带到正确的方向。相反驴子就会把你带到它自己想去的地方。

我明白意识是安拉赋予人类的礼物。东方宗教中学到的概念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走到了基督教的尽头。我再次开始了音乐之路，这次我在音乐上表达了我的想法和感受。我在“寻找上帝之路”这首歌里写道：“我想知道，天堂或地狱都有些什么，我真的想知道。你在自己的房间里或在尘土飞扬的狭小空间里，而别人在巨大的宾馆里，你又怎能知道这些呢？”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在一条路上了。

因为这首歌，我在音乐界更有名了。但我遇到了更大的困难。我的财富、名誉和我寻找真理的想法都在逐步提升。我和世界的联系太紧密了，我还没有准备成为僧人与世界断绝联系。

我还查了一些禅教和天文学有关的资料。我再次对《圣经》提起了兴趣，但又放弃了。我对伊斯兰教还是一无所知。1975年，我的哥哥去参观了耶路撒冷。圣寺也在他们的访问计划中，当他进入圣寺时，他的心中有一种平静的、令人舒适的感觉，于是他给我发了一张介绍这个宗教的卡，之前我们对它毫无所知。当他回到伦敦时他给我带了本英文翻译的《古兰经》。我的哥哥不是穆斯林，但他意识到这个宗教里有一些东西给了他异样的感受，他觉得也许我会对此感兴趣。我很幸运，因为安拉想要照亮我的生活，我在读哥哥作为礼物送给我的《古兰经》，当我阅读时我明白，这正是我寻求的宗教，这是安拉指引我走向正确的道路。

当我读《古兰经》时，它会讲述一切来引导我，我是谁？我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类似这样的问题，它给了我回答，我意识到这个宗教是真正的宗教，但西方世界认为，这不是适合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如果西方人想要入某个宗教，唯一方法就是成为拥护那个思想的狂热粉丝。但是我不是一个狂热粉丝。我的身体和灵魂陷入了矛盾。我明白，我的肉体 and 灵魂是融为一体的，为了以宗教的方式生活，我也不需要与世隔绝，现在，我最想做的就是成为穆斯林。

我经历了很多精神和灵魂指引的道路。可惜谁都没能使我满足。我就像一艘没有航线的船。但是当我阅读《古兰经》时，我有了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好像它是因为我而被创造的，我也是为它而被创造的。

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读《古兰经》。在此期间我没有见过任何穆斯林。我沉迷在《古兰经》的内容中。我有两种选择：要么服从于它，要么继续在音乐道路上走下去。当我阅读“开端章”(Fatiha)之后，开始明白《古兰经》是针对所有人的，它和任何书籍都不一样，所有的句子都莫名的离我很近，我内心充满了亲切的感觉，就好像我融入了其中，我就好像找到了大海的一条河流，流向我自己的道路，找到了我该走的路。

《古兰经》通俗易懂，每一个人都能读懂它。毫无疑问是被安拉降示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模仿它。因为它就是一个真理，愿意接受伊斯兰的人，他会忠诚于古兰经，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古兰经》，我们每个人的方式虽然都不尽完美，但是我们用自己最好的方式来遵循它。

我明白一切都属于安拉，祂创造了一切。当我意识到这些时，我就降低了我的姿态。以前我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唯我独尊，现在明白了我是被安拉创造的，我在这里生活的真正目的是，学习伊斯兰教，感受他的完美。我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我感觉我成为了一个穆斯林。我在《古兰经》中读到，所有使者都在传递安拉的信息，为什么犹太教和基督教是不同的，现在犹太人为什么不把耶稣当救世主看待，安拉的经文为什么被篡改，以及基督教为什么误解安拉的经文并说耶稣是安拉的儿子，一切对我来说都变得更有意义了，这就是《古兰经》尊贵的见证。

宇航员飞到太空时，看到了与浩瀚的宇宙相比地球是多么渺小。在此发现之后，有些人的信仰变得更强烈了，因为他们看到安拉伟大的迹象。

我决定像我的哥哥一样去拜访耶路撒冷。当我到达耶路撒冷后，我去了圣寺，坐在里面。一个男人过来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我说：“我是穆斯林”，他问了我的名字，我说：“我叫史蒂文”。他感觉很奇怪。虽然我不太会礼拜，但我还是跟随伊玛目礼了拜。我回到伦敦拜访了一位名叫娜菲莎的穆斯林女士，我告诉她我想皈依伊斯兰教。她告诉我可以去摄政公园清真寺。那是1977年，我和《古兰经》已经相识六个月了。到了摆脱私欲和恶魔，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了。周五那天我做完主麻，然后我去了伊玛目旁边，告诉他我想皈依伊斯兰教。我现在不需要其他媒介的帮助，可以和安拉直接对话，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则没有这种看法。一位印度教女士曾对我说：“你不了解印度教，我们也相信一个上帝，我们只用物品和偶像来集中注意力。”事实上那位女士的意思是为了联系上帝就必须创造偶像。然而，伊斯兰教消除了我们与安拉之间的所有障碍，礼拜是一个净化过程，使那些不信道的人成为信士。

我从内心里相信像喝酒、吸烟、高利贷等这些事情实际上是对我自身的一种损耗，因此我皈依伊斯兰后，很容易的和这些旧习一刀两断。但是我仍然很难与老朋友断绝关系，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不理解伊斯兰教带来的这些信息呢？我试图一边坚持自己的信仰一边和他们保持联系，但最后我意识到为了宗教我得和过去说再见。总之，当我和非穆斯林朋友在一起时，我会说一声抱歉并默默地过去做我的礼拜。我并没有跟他们说我要去做什么，因为我认为这样有点奇怪。之后我决定他们有必要知道我离开是为了去礼拜，他们中没有人反对，他们非常尊重我。当你们开始尽心尽力做你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安

拉会使你的事情变得轻松容易。那之后，我和他们之间也没有出现太多问题。

我从未留恋过我以前的生活，因为我感受到了安拉对我的爱，所以我很幸福。俗话说：生活的味道闻起来似面包一般透着香，吃起来则不然，这就是我的生活总结。我相信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人顺其自然的和造物主联系。满意安拉的安排，而安拉也满意我们。我如今的生活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当我拥有现代文明带给我的所有权利和可能性时，我觉得内心很空虚。但是现在，感赞安拉，我已经找到了我的道路。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没有什么比接近安拉，有一个清廉的妻子和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更加美好了。

愿安拉使我们更好地遵循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道路，阿米乃。



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从哪里来？我死后又要到哪里去？

罗伯特 Robert

1964年我出生于伦敦，我成长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是英国教会的成员，他们不算是很虔诚的宗教信徒，所以我们家没有浓厚的宗教气氛，我的家人只会为了参加婚礼而去教堂，而我也只参加过我舅舅的婚礼。在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于是我的母亲带着我再婚了。我在母亲身边长大，我们俩的关系很亲密。我的母亲思想不涉及任何宗教理念，但是还有一些生活哲学和理论。上中学时，我开始在学校学习一些关于宗教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不足以给人们提供帮助，当然，在此期间我也学习到了一点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比如：穆斯林去清真寺礼拜时，他们会把他们的鞋子脱掉。

在我还没有改变宗教之前，我每个周末都会去外面喝酒并且和一些年轻女孩在一起玩。我在短时间内交了女朋友，但是很快就分手了，然后没过多久就忘记了她。

我对生活没有特别清楚的想法。也许我在其中寻找着答案。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和朋友们一起外出。我猜测是因为我物质方面什么都有，不欠缺什么，所以我非常不快乐，但是我又不知道缺少的是什么东西(但是现在我知道当时缺少的是什么)。作为一个少年，我经常思考星星和太阳，他们来自哪里？为什么被创

造，等等。我经常试图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当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的脑子就变得很混乱。

我对宗教了解不多，我在宗教方面非常无知，比如说如果你问我锡克教<sup>6</sup>和印度教之间的区别，我是不知道的。对于我而言，宗教就是宗教，无法分辨它们之间的差异。

我是通过我的妻子才接触了宗教。我第一次遇见我的妻子是在伦敦的火车站，我们相遇的方式很奇特。那天我的一个朋友需要把他的女朋友送到火车站。但是他停车的那条街要举行马拉松赛，所以被封闭了，他没有能把车开出来。我的车停在另一边的街上。他问我能不能把他们带到火车站，我也就同意了。到了维多利亚火车站，我因为要买茶，所以去了一个餐厅。那时，每个地方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爆炸会随时发生的恐怖气息。我在餐厅看见一个女士，在她前面有一个像是没有主人的一个行李箱。然后我去问她那个箱子是不是她的。由于这件事我们开始了聊天。

我们在那里相识并开始经常见面。她是巴勒斯坦人，偶尔会涉及巴勒斯坦的问题。从前我对巴勒斯坦从来都不感兴趣，渐渐我们开始了解对方，后来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穆斯林。她讲了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事情。但那时候我并没有听进去太多，因为我对任何宗教都不感兴趣。她想给我一些书，当她想更多地讨论伊斯兰教时，我会说让我们转移这个话题吧，因为我不感兴趣。实际上她并不是想让我成为穆斯林，她只是在向我讲述伊斯兰教。在见面两个月以后我们结婚了。

我们结婚后她没有给我任何宗教压力，但她总是试图告诉我一些事情。就像之前我所说的那样我还是对宗教提不起兴趣。她不会完全地履行她的拜功(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但她完全相信伊斯兰教)。

6 锡克教：在公元16世纪，教祖古鲁那纳克为了让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亲如一家而兼收两教创立了锡克教。

促使我成为穆斯林的首要因素，是我的妻子想见他的叔叔，于是我们去了穆斯林国家——约旦，但她只知道她的叔叔住在约旦，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地址。她向她在黎巴嫩的一个妹妹寻求帮助，于是我们在1998年6月前往约旦度假，当我和她的叔叔见面后，她的叔叔认为他的侄女的丈夫也应该是穆斯林，于是他邀请我皈依伊斯兰教。他们讲述了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知识，但我仍然不感兴趣。那段时间，那里的人际交往和生活习惯深深影响了我。例如，当你去一个公交车站时男士会立即起身给女士让座。其次我在那里遇到的一个巴勒斯坦青年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跟他谈论了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伊斯兰教及其他宗教和意识形态。他很有逻辑性地讲解了其他宗教和思想的错误，而伊斯兰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强调：“你不应该去看一个穆斯林，而是去看伊斯兰教，并试图去理解。单看穆斯林你可能不会得知伊斯兰教的真正内涵”。这个巴勒斯坦青年，问了我三个从没人问过的问题。我现在面临的三个问题是：我为什么在这里？我从哪里来？死后我要去哪里？我之前也遇到过虔诚的穆斯林，但他们并没有给我传播宗教，他们没有宣教的使命感。巴勒斯坦青年告诉我这个世界必须有一个创造者，今世的这些短暂的事物不可能自我创造。我们在约旦停留了五周，这个巴勒斯坦青年很短的时间内说服了我成为一个穆斯林。我在24岁时，念了作证词，然后皈依了伊斯兰。

当我进入伊斯兰教时，我必须在生活中立下许多规矩和禁令。我需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也要远离曾经的坏习惯。我很高兴，因为这一切都会将我的生活引向一个更好的方向。现在我要以得到安拉的喜悦为标准来要求自己，并且给自己的生活立一个目标。我立即放弃了喝酒和赌博等一切非法的事物。我试图开始礼拜，但是刚开始感觉很困难。成为穆斯林六个月以后，我开始了有规律地礼拜。我离开约旦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要和伦敦的穆斯林建立联系，否则我的信仰会变弱。当我回到



伦敦后，我认识了非常好的朋友们。我回来几周后我的妻子给我取了一个穆斯林的名字。

在母亲得知我成为一名穆斯林后她很震惊。她想我是不是在约旦被洗脑了。她认为这是年轻人头脑发热，一时冲动。她认为我会在六至七周内会放弃这个宗教。我的母亲没有明白我是以多么的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伊斯兰教。后来她接受了我成为穆斯林的事实。在我成为穆斯林初期我无法向她解释的事情，如今可以向她解释了。事实上，她也认为许多观点都是正确的。母子之间的关系变好了。我的朋友们也很震惊，他们说：“你现在是穆斯林，你也不跟我们打交道，也不喝酒了。”他们没有明白我的状态。现在的我对他们来说就像一个陌生人，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渐渐的不和我来往了。大概有两年我没有见过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我成了穆斯林，他就断绝了我的关系。人们想不通一个英国人接受伊斯兰教。因为社交媒体传递给人们拒绝伊斯兰教的信息，他们已经给伊斯兰教设定了一个模板。所以人们很难接受一个英国人成为一个穆斯林。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两年，最初的六个月里我没有告诉同事们我是穆斯林，因为我希望他们首先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我。如果最初我告诉他们我是穆斯林的话，他们会立即断绝和我来往。如今我和他们的关系非常要好。其实我更希望他们问我更多关于伊斯兰教的问题，但他们不过问太多。一般他们会问塞尔曼拉仕事件和海湾战争有关的事情。

伊斯兰教不仅仅是礼拜、斋戒、和朝觐，它还是一种世界观。伊斯兰教包含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人们的言行举止。对我而言礼拜是一种必须。有时候我不想做礼拜，但我还是会去完成，因为那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我礼拜时心灵充满了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有时候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是我仍然做我的功修，就这样品尝到履行功修的美好滋味。



我又学到了新的东西，  
在伊斯兰教里举意也可以使人获得报酬

肯奈斯 Kenneth

我小时候就对安拉有一种敬畏。我的人生中有一段时间是和我的祖母一起度过的。甚至可以说是她养育了我。她属于五旬节教会<sup>7</sup>并且是一个超级保守的女性。因为受她的影响，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会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才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天堂和地狱是什么。我的祖母告诉我骗子会在地狱里被地狱之火燃烧。

当时我妈妈做着两份不同的工作。当我们见面时，我的母亲会重复祖母教给我的东西，并不断地提醒我它们的重要性。我的姐姐和弟弟并没有像我一样认真听母亲的话。有一天，我看到天空中的月亮并开始哭泣，月亮是满月，而且是红色的。我在书中读到过这是末日到来的象征（在末日，月亮就会像血那样红），因此我非常害怕。当我八岁的时候，类似让我害怕的事情急剧增加。我会在夜晚梦到审判日和末日。我们家离铁路非常近，经常有火车经过。当我听到火车巨大的噪音时，我在恐惧中惊醒，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我以为天仙伊斯拉菲勒

7 五旬节是20世纪初出现的新教会运动。它的名字来自复活节后的第五十天，是教会用来庆祝圣灵被赐给使徒们的五旬节。

(Israfil)吹响了号角，死人都复活了，审判日到来了。有关宗教的这些知识，是从我参加的一些讲座和我以前读过的《圣经里的故事》这本书所留下的一些记忆而已。

每个星期天我们都会穿着漂亮的衣服去教堂，祖父会开着自己的车给我们做私人司机。在教堂里的时间似乎永远都不会结束。有一次，我们在上午十一点左右进入教堂，我们出来后我发现已经下午三点了。我记得有时候我会在讲座中把头放在祖母的膝盖上睡觉。有时候我和弟弟在早晨祷告和上学之间的时间得到许可，和祖父一起在花园里看着火车经过。祖父自己不去教堂，但他鼓励我们去。过了一段时间他瘫痪了。我们也就不经常去教堂了。这段时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我十六岁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去他的父亲当牧师的一个教堂里。这里是少数人同时参与宗教仪式的地方。那是一个相当小的教堂，它建在了商店的入口，几个月内，我一直去这个教堂，直到它被关闭。开始上大学后，我重新意识到我的宗教义务。我开始深入阅读五旬节教派的教导。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很自豪地去教堂，每个人对我的期望都很高，而且我也很高兴自己走上这样一条获救的道路。

当教堂门打开时，我总是最早进入教堂的人之一。我每天都读《圣经》。我旁听了基督教学者的课程。二十岁时我开始布道，我很快就成为了众所周知的人，没有聆听我演讲的人，我觉得他们无法完成救赎。我成了一个极端的教导主义者。我把没有尝试认识上帝的人分成等级并谴责他们，我相信耶稣和上帝是完全一样的。在我们的教会里没有三位一体的说法，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包括了父亲、儿子和圣洁的灵魂。我也试图说服自己，因为其实我的理智并不相信这个。我会表扬那些穿着宗教服饰的男子和妇女。在我看来，完全遮盖的女性，就像耶

稣身旁的天使一样。当我看到那些化妆打扮的女士时，我会为她们感到特别可惜。我非常自信，与任何一个教会相比，我都认为自己是最好的那个，我认为如果我和他们展开辩论，我能击败所有人。我背诵了几百篇《圣经》的节段。这能显示我传教时的与众不同。虽然我相信我走的是正确的道路，但是我的内心还在寻找真理。似乎还有我未能找到的真理。

当我独自一个人时我会向安拉祈祷。如果自己走的道路是错误的，我希望安拉给我指明正确的道路。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穆斯林，听到伊斯兰教时，我唯一能想到的是黑人穆斯林的领袖伊利亚·穆罕默德 (Elijah Muhammed)。到七十年代末。路易斯法·法拉罕 (Louis Farakhan) 刷新了这个组织，并发起了一个名为 " 伊斯兰民族 " 的运动。有一天，我听了他的一个演讲，他的说话方式和演讲内容对我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认为我必须立即与他交谈，并努力让自己的宗教多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不管他们是谁，我试图拯救那些我认为将会掉入火狱的人们，从地狱之火把他们拯救出来，并邀请他们来到自己的道路上以此得到拯救。这使我颇感乐趣。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在教堂做全职工作，我的事业达到顶峰。伊利亚的支持者，不再隐藏自己他们开始公开活动，我很欣赏他们的勇气。我买了他们的一些出版物，并且参加了他们的会议以此来支持他们。我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尝试了解他们的信仰。我以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错误地解释《圣经》。作为一个精通《圣经》的人，我无法接受他们的解释。

在这段时间，我搬到了德克萨斯州。大约六个月后我开始与两个教堂合作，其中一个教堂的牧师非常年轻，但是没有经验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我对关于基督教的书写资料的了解快速增长。我成了一位痴迷的《圣经》读者和研究员。我对这些文

字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那一刻开始认为我比同期的教会领袖拥有更多的知识。为了学习新的知识，我搬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的教堂。这里的牧师知识渊博且有一个很好的教学方法，他还有一些一般基督徒不能接受的很有趣的想法。我还佩服他有一个领袖般的教学方式。总之，我是在这里学到了“所有闪耀的东西并不都是黄金”，这也成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课程之一。我内心开始有一些改变，似乎魔鬼开始在控制我的想法。我开始质疑自己的想法了。

短时间内，我发现了牧师们之间的各种猜忌，大多数牧师为了达到顶峰而不择手段。我自己也发生了很多改变。我开始认为那些遮盖起来的女人是因為很内向，我开始不批评那些为了吸引异性而穿着比较暴露的衣服的女性。我开始觉得我的权利和地位比传教更重要，我开始想如何从教堂的活动赚取更多的钱。我变得很贪心，我不去参加人数比较少的教堂，因为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这些满足不了我。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我错了：就算是我一个人我也会继续宣教，并且不收任何费用。我开始审视自己，我意识到自己变坏了。但作为学习《圣经》的学习者，良心告诉我这些都是错误的，我正处在错误的道路上。另一方面我开始质疑《圣经》，并开始提出教父们无法回答的问题，耶稣为什么会接受为神，圣子和圣灵呢？如今提这些问题的人就只有我，有的问题牧师解答不了，但他们说即使我们无法理解，我们也要去相信它。

我失去了寻找答案的信心。我需要改变，我必须要摆脱这种环境。我的改变在我接受去沙特阿拉伯工作的情况后实现了。

当我去到沙特阿拉伯时，我注意到的一件事情：穆斯林中，伊利亚和路易斯·法拉罕的拥护者非常不同。这里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各个民族的人。我发自内心地想学习有关伊斯兰

教的知识。当我第一次读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生平时,我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我想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认识了几个传教的人。我在他们那里借了很多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并阅读了全部。四个之内月我反复读了《古兰经》。脑海中浮现的那些问题马上就能找到答案了。而且中东人民的谦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一些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他们会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果你愿意,我就去问那些会的人,再告诉你答案吧。”

那些从头到尾都遮盖的女性的形象也让我印象深刻,没有宗教等级制度,没有人为了在宗教中获得地位而去争斗。一切都很美妙。但我怎样才能进入这美妙的世界呢?我怎么能放弃我从小就学到并接受的东西呢?我该把《圣经》如何呢?虽然我一再质疑这些知识的可信度,但从心底里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在这期间,我拿到了一个录像带,是一个艾哈迈德·迪达特(Ahmet Deedat)和吉米斯瓦加特(Jimmy Swaggart)之间展开的讨论节目。艾哈迈德·迪达特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观看之后我立即成了穆斯林。

我去了伊斯兰学者阿卜杜阿齐兹·本·巴兹(Abdulaziz bin baz)的办公室,告诉他我想正式皈依伊斯兰教。他给了我一些建议,他说在这之后将是一段漫长的旅程,然后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感觉到内心从黑暗走向了光明。那么当我的教会朋友知道我是穆斯林时,他们会怎样想呢?我以旅游为目的回了一段时间美国。得知我成了穆斯林的人(以前的基督徒伙伴们)批评我说:“因为你的基督教信仰不够坚定,所以很容易叛教成为穆斯林”,他们称我为叛徒、罪人等。但是我现在内心很平静,对他们的批评我毫不在乎。

以前我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而现在我想更多地投身于伊斯兰教。为此，首先我必须努力地学习，最起码应该有出生就是穆斯林所拥有的知识。对于想要学习的人来说，机会总是会有，而且很容易获得知识。《古兰经》老师给了我一本穆斯林圣训集作为礼物。我开始细致地学习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生平。我读了所有可以用英语找到的不同的圣训来源，生活对我来说有了全新的意义，而生活的真正目的是为后世做准备。我还学到了一些新东西：在伊斯兰教中，我们能够以我们的举意获得回赐，如果你打算做一件好事，就算没有做成，你也会得到回赐。这在基督教中的完全不同。通往天堂美好的道路是由清廉的工作和好的举意点缀的。但是如果你在教会里犯了罪(尤其是通奸这样的大罪)只要你不向牧师承认，天堂的大门对你都是封闭的。

麦地那的一家报刊采访我时，问我日常的计划和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我说：“我当前的计划是学好阿拉伯语，然后学习我在伊斯兰教中还未学到的知识。”我还表明：“如果安拉意愿，我将写一部巨著，来对比不同的宗教。还想给非穆斯林上有关伊斯兰的课程”。

每个穆斯林的任务应该是，尽可能把自己了解的伊斯兰教传播给更多的人。一个致力于讲《圣经》并热爱《圣经》的人，如今正致力于告诉数十亿相信《圣经》的人们，那些都是错误的。幸运的是，我从我的教会时代获得的知识足以让我回应那些捍卫《圣经》的人。因为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问题时，非常清楚地知道如何回应。

我祈求安拉恕饶我们，原谅我们，给我们指明通往天堂的道路。所有的赞颂都归于祂。祝安拉的仁慈降示在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和他家人以及所有稳麦的身上！



## 一本书，它指明了我的信仰

格瑞斯 Grace

我出生在伦敦，出生没几天母亲就把我送给了养母。养父母将我养大成人，真正的父母，直到现在我仍然还没有找到他们。在家里，我们从来不提宗教话题。除了参加婚礼，我的家人不会去教堂。我觉得我应该受了洗礼了。我一生去过教堂两次都是为了参加婚礼。学校也没有跟我们教过关于宗教的内容，我也不记得我听到过关于宗教的话题。

当知道自己被收养时，在我的内心感觉受到了伤害。养父母尽可能地帮助我，减少伤害，但这还不足够。我仍然不断质疑为什么我拥有绿色的眼睛和棕色的头发，我对人生的不安和质疑一直持续着。我十六岁时离开了学校，十七岁时居住在意大利。我很不快乐，想离开家。我想去其他地方做其他事情。起初我只是计划在暑假期间留在意大利，但我住了下来，八年来我都在这里。由于异国他乡，我独自一人，经历困难的同时也获得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在意大利，我的工作导游，带人们一起游览梵蒂冈教堂和圣彼得教堂，就这样我也学会了它的历史。我认为教堂是上帝的房屋，我特别尊重有信仰的人，也非常喜欢待在教堂里。因为在教堂里，人们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多纪念上帝。但另一方面，我也对那些自相矛盾的教派不感兴趣。



我相信造物主，但是我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我相信上帝是唯一的，我还相信前定。如果安拉没有意欲，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另一方面选择好与坏的权利在我手上。安拉给了我意志和选择的能力，如果我在错误的道路上坚持，那会是我的错。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所有行为都会被清算。如果我的良好的行为较多，我会进入天堂，在那里度过美好的时光。我不会有意地去伤害别人。我认为自己也并不是一个坏人。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故意让任何人陷入困境。

在我接下来的生活中我也没有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也不觉得我生活空虚，也没有对任何宗教展开调查。在不同的人生时期，我经历了不一样的事情。我有时候会很满足，有时候又不会。加入伊斯兰教后，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突然发生什么具体的变化。但是当我找到伊斯兰教后，我生活中全部的未知和迷茫都消失了。我的生活有了方向。我获得了一个好的向导。

《古兰经》引导我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也许不可能时时刻刻百分之百地遵守这些规则，但我知道我已经尽了全力。如果我的世界仍然有迷茫之处，我知道是因为我还未完全实践伊斯兰。

与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有更多的律法、规则和禁令，也就是说伊斯兰教能够更细致地引导人类。是否遵循它们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总之，这些都是为我们而降示的，给了我们的生活一个更明确的方向。

当我首次接触伊斯兰教的时候，我周围没有一个按照伊斯兰生活的穆斯林，我只有从书中学到的知识。学习实践宗教花费了我三年的时间。我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我改正了自己的想法和习惯。其实我最先接触的是阿拉伯人，而不是伊斯兰教。从意大利返回伦敦后，我在夜总会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在这里会看到很多阿拉伯人。我并不认为他们是穆斯林，对于我来说，他们只是阿拉伯人。一段时间后夜总会这个工作开始令我厌烦。我渴望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我要选择中文或者

阿拉伯语。由于我认识很多阿拉伯人我选择了学阿拉伯语，这样我学习之余可以更好地练习。为了学习阿拉伯语，我买了语法书、伊斯兰书和其他一些阿拉伯语书。尽管这是一本以简单形式讲述伊斯兰教的书籍，我也发现了伊斯兰教原来是一个包含信仰理论和全部生活方式的一个宗教。它包含了我对上帝的所有信仰。祂是万物的唯一创造者。

我开始与在夜总会见到的两个穆斯林女士交谈。她们的宗教信仰不是很好，她们还喝酒，谈恋爱。她们与我在书中了解的穆斯林的描述有所不同，但我不认识除她们以外的穆斯林。即使她们不是我理想中完美的穆斯林，至少她们心中也有一些关于伊斯兰教的东西。过一段时间，我读了《古兰经》之后，完全被它打动了。仅仅其中一个字也是完美的。我相信并从内心里认可了《古兰经》所讲的一切，包括遮盖等话题也在内。

从那天起，我反对英国朋友抹黑伊斯兰教，我开始捍卫伊斯兰教，为伊斯兰辩护，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当我发现伊斯兰教当中对于收养孩子这方面的解释时，我发现这些解释是完美的。在西方当一个孩子被领养时，他的新家庭拥有他的监护权，他还要接受新家庭的姓，并接受新的父母。而根据伊斯兰教，这个家庭不会是他的真正家庭，他们更多是以监护人的身份存在。孩子以他亲生父亲的名字被熟知，且在家里被看成是一位客人，所以比起自己的孩子们，收养的孩子应该更加受到重视。这是我在世界上学到的最好的知识之一，这对我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开始忙碌起别的事情来了。学习阿拉伯语和学习伊斯兰教对我来说没有之前那么重要了。期间我与一位爱尔兰人结婚了，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婚姻，四个月后我们离婚了。这种短暂的打击让我意识到我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想要的。我在英格兰萎靡不振，但在意大利的生活却更有规律，比较符合伊斯兰。大约六个月后，我又开始阅读伊斯兰教书籍，并与

我的穆斯林朋友交谈，但这还不够，因为我周围没有按照伊斯兰教生活的人，所以我更加倾向找更多的书来学习。

我试图阅读阿语版《古兰经》，但是我并不太理解。当时阅读阿语版《古兰经》对我来说真的很难。现在我已经有了些基础知识，感觉理解《古兰经》不像之前那么困难了。总之，我开始越来越感兴趣。我开始阅读得更多，并且想成为一名穆斯林。在我看来，成为穆斯林是一种优势。起初，我并没有想到过我自己也能成为穆斯林。我起先认为只有阿拉伯人和从出生就接受伊斯兰教育的人才能成为穆斯林。另外，我身边的穆斯林并没有按照伊斯兰教的方式生活，而我也不想像他们一样，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和他们差不多，没有多大区别，而我也不想突然改变它。

我想过一种穆斯林应该过的生活。我想学会所有我该学会的，并借此塑造我的人生。但我没有想过我能成为真正的穆斯林，完完全全按照伊斯兰教法来过一辈子。我知道穆斯林每天礼五次拜。我开始在早晨起床后做祈祷，在午餐和睡觉前诵读《古兰经》。像这样我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我拿到一本讲述如何礼拜的书，我学会了一步一步地去礼拜。

那段时间我遇见了一位沙特的朋友，他告诉我他结婚了，他的妻子也改变了宗教并成为了穆斯林。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像穆斯林一样生活。我的朋友对我叙述此事时，我问他：“一个人可以在后天成为穆斯林吗？”他说：“对啊，我妻子是一个比我更好的穆斯林。”我感到很不可思议：“那我可以成为穆斯林吗？”“当然可以”他说：“现在你唯一需要做的是去一个清真寺。”我问他：“你礼拜吗？”他说：“是的，我一天做一两次礼拜。”我又问：“不需要每天礼五番拜吗？”他对我说：“我们都是人，做力所能及的事是我们的义务。我实在礼不了五番拜。”

我很受益并感到非常高兴，我曾思考过每天如何礼五番拜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工作时是无法礼拜的，以及我怎样戴

着头巾去工作？我要遵守的规矩太多了，并且我又如何在生活中去适应它们呢？起初我感到很困难，我打电话给伦敦中央清真寺并去了那里。伊玛目回答问题的同时也送给我一本书，他让我读完以后实践它。我期盼的那一刻到来了：伊玛目让我念了作证言。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成为穆斯林是一种优势。我说：“我还需要做什么？”他对我说：“此刻你已成为穆斯林，像穆斯林一样去生活吧！”“你不把这些写在护照或类似的文件上吗？否则人们如何知道我是穆斯林？”他说：“不，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穆斯林，你已经是了。如果你坚持想要一份文件证明的话，我也可以给你。”

我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像穆斯林一样生活，这并不是因为我怀疑什么，只是这对我来说似乎很难。在我的生命中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穆斯林榜样，在我所处的环境中我没能发现能够在生活中带动我的人，因此我的穆斯林之路有些艰难。不过自从我开始礼拜后，我能感觉我的信仰一天比一天更坚定。

成为了穆斯林，意味着安拉引导你去体验更美好的生活。只要我还活着，我就应该遵循这些：成为一名穆斯林，遵行《古兰经》。

回忆往事在此之前，我有过很多信仰，只是我没有把它们定义为宗教信仰。当我读到一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籍时，我发现伊斯兰教与我的信仰相吻合。最终，我说“我要加入伊斯兰教！”后来我了解了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并开始以这种方式生活。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正是安拉希望我们拥有的。如果我找到一本关于佛教的书，然后阅读它，我是否还会说：“我会成为佛教徒”吗？我不会，因为我并不认为佛教能带给我关于造物主的答案。我想要说的就是：我曾经没有想过寻找一个宗教。我是个满足现状的人。可是没想到，我读的一本书向我证实了我的信仰就是伊斯兰教。



当听到宣礼声时，我第一次感觉原来安拉离我那么亲近

阿布杜萨拉姆 Abdüsselam

我出生在美国，我的家里环境非常糟糕，我父亲是一个酒鬼，他经常对妻子和孩子们实施暴力和冷暴力，以此折磨他们。在这样一个暴力的环境里长大，我也渐渐倾向于暴力。我表现出了反社会的行为。我无法适应我所处的环境，并且破坏我周围的一切，这样我就可以把从家庭里得不到关爱后表现出的恨发泄出来。

生活中我也对别人实施暴力或者骚扰他们，但这些都是我无意识的行为，因为我的潜意识早已经被这种行为所占据。我一直处于这种充满暴力的环境中，无法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我一直在与我的哥哥、同学、老师争吵。我甚至很喜欢通过暴力、虐待动物来发泄自己的内心被积累的愤怒和自卑。

13岁的时候我被送到了少管所，那里的孩子们和我有着相同的症状。同龄人使我厌烦，我开始和比我年龄大的混迹在一起。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为酗酒、吸毒、施暴和种族主义等问题而被送到了这里。少管所在我看来就像一座监狱，情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把我带向更坏的地步。我的愤怒和仇恨持续增长，我也越来越倾向于暴力和种族主义。另外我身边没有一个

人可以成为我的榜样，我身边都是反社会的人。我还在这里学会了以前并不知道的。我开始仇视黑人、犹太人和亚洲人。我在这个机构呆了三年后，又被释放到了社会中，我就像一颗行走的手榴弹。

我试图寻找一个可以发泄愤怒的地方。我加入了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种族主义团体。我们定期进行社会攻击性活动。十六岁时，我因盗窃、殴打、持有枪支等罪名被加利福尼亚青年法院判处六年半有期徒刑。我在那里面也不闲着，我参与了一个名为“白人至上主义”的团伙，对非Anglo-Saxon人<sup>8</sup>的愤怒与日俱增。

几年之后，我假释出狱，立即加入了KKK(三K党)组，我的行动变得更专业而且更暴力。我们开始烧毁房屋，伤害人们。我因参与了一次抢劫并携带武器而重新被逮捕，假释也被撤销了。

这一次被捕也成了我开始追寻安宁的原因。我才20岁，多年来，我知道在我身上累积的恨怒已使我筋疲力尽。我曾对监狱的工作人员大吼大叫以示愤怒；我把表示愤怒和仇恨的口号写满了我所在的牢房的墙上，而且我身上的纹身也表达了我的情绪。我不仅仅借外力发泄，内心的情绪也达到了顶点。

愤怒和憎恨就像一团云雾一样驻留在我面前，似乎只要我掀开了它，我就会变得赤裸裸。我一无所有。我感觉很孤单。我开始思考我是如何变成这样的，我回忆我的过去。我在监狱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我开始考虑我的未来。我想到了那些我在生活中曾伤害过的人们。如果我再继续这样下去，我将

8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指的是盎格鲁(Anglos)和撒克逊(Saxons)两个民族结合的民族，生活于大不列颠东部和南部地区，在语言、种族上相近的民族，是白种人。盎格鲁人把不列颠称为“盎格兰”（“英格兰”一词的由来）。

永远留在监狱里。我对自己说：“你必须在善与恶之间做出抉择。”我意识到只要我还背负着邪恶，我就没有未来。以前我的父母，我的女友，我的兄弟们都惧怕我，觉得我很陌生。我想再次被爱。我不想再带着一身的怒气，我想以一种没有愤怒和没有憎恨的情绪走向未来。

我在抢劫中被抓捕后，在蒙大拿州关了两年半又被假释了。这次我加入了人权组织。其中有一些活动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免遭种族主义团体的侵害而展开的。为了让他们不要变得像我一样，我尝试着去帮助他们。但是我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罪行，没过多久，因为携带炸药我被联邦法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入了联邦监狱后不久，我遇到了非洲裔的美国穆斯林。在监狱里，穆斯林们试图帮助有需要的人。我对他们的行为很感兴趣，并开始观察他们。但在我的印象中，这种宗教只存在于黑人中，我作为一个白种人不能成为这个宗教的一员。

但我依旧向这里的穆斯林询问，关于伊斯兰教我可以读些什么样的书。有一本书里写道：“伊斯兰教是普世的宗教。肤色、种族、血统或出身都不会妨碍你皈依伊斯兰教，宗教的本质就是平等”。我仿佛听到了一个真实且纯洁的声音。这里的穆斯林兄弟邀请我参加主麻聚礼，又送了我一本《古兰经》作为礼物。我开始阅读英译版的《古兰经》。我感觉这是一本讲述真理的书。在这个宗教中没有欺骗和神秘。它有一个所有人都可以靠自己去理解的简单结构，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了解真相。当我听到宣礼声时，我第一次觉得我离安拉是那么亲近。我的灵魂和心灵仿佛被安拉所包围。

我继续读《古兰经》并对其进行研究，后来，我确信它是一本非常有逻辑的书。它的中心思想不像那些相信三元论（三位一体论）或只相信科学的无神论，对我来说毫无道理。

伊斯兰教提倡：认主独一，安拉确是万能的，祂从无中创造了一切。祂所降示的《古兰经》已向我们表明了，这本经典到现今为止已有1400年的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字母被更改过，伟大的安拉向我们显示了祂的奇迹。

《圣经》则完全不同，因为它不断地被篡改。安拉是独一无二的，宗教也只有一个，在这个宗教需要服从安拉，这个宗教的名字是——伊斯兰。

在历史上出现过众多有仇恨，愤怒和暴力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也犯下许多错误，如今我改过自新，把自己交给了伊斯兰，并且沿着它的道路前进，向人们讲述伊斯兰。我希望在监狱里的一百多万人能放弃我曾走过的这条歧途，改邪归正，将那些怨恨、恼怒通通都丢掉，服从伊斯兰教从而释放自己的灵魂。一个灵魂并不自由的人，哪怕是住在监狱外面，也如同过着监狱般的生活，然后再前往永恒的火狱。然而，服从伊斯兰教的人，哪怕在四面墙之间也能拥有灵魂的自由，最终也会永恒地获救。

在审判日，无论是黑人或是白人，无论贫穷或富裕，也不论坚强或软弱，每个人都会为他们的今世付出代价。我不会因为别人所犯下的罪而受到审判，我只对自己负责。我已找到了真理。我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安拉的仆人和使者。自从我紧紧抓住这个本质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感赞安拉，我现在像孩子一般纯洁无暇。

除了安拉赐予的安宁之外我们别无安宁。一切赞颂全归安拉。若主意欲的话，我希望能继续作为他的仆人生活。



